

福爾摩斯偵探奇案
恐怖窟



上海春明書店印行

福爾摩斯
最新探案

恐怖窟

卷一 勃爾斯東之慘劇

第一章

以予思之。則予必謂。……予言未續。而予友歇洛克福爾摩斯已作不耐狀。目炯炯而視予。曰華生休矣。使予而為汝者。予亦必作是想。言次。冷然讀吾書者。當知吾人之素性。實至能耐而無倫。特在今日。受此冷峭之言。則亦不禁色然而言曰。君言亦太過矣。使予受之。實有難乎為情。而福爾摩斯置勿答。蓋其心中。方如轆轤之轉。以思其事。雙眸凝然。注於承塵之上。抑若不聞予之有抗議者。既而回其視綫。注目視於一紙小箋之上。此箋即方纔於郵筒中抽出者。久之。乃舉其手。側身略向內坐。使此紙面。飽受陽光之燭。目灼灼而口嚙嚙曰。孰謂

恐怖窟



科南達里原
常覺小蝶合



此非包洛克之手筆哉。予雖僅兩見之。然予固已省識而無疑。汝但觀此字。轉圈之熟。用筆之秀。即使煨爲灰燼。亦可識爲包洛克之手筆。福爾摩斯爲此言時。初非向予而言。特予聞語。興致遽高。而剛纔憤憤之氣。倏已消歸於無有。因以和婉之聲容以詢之曰。包洛克者。果何如人耶。福聞予言。乃徐徐答曰。華生君。汝誠弗之知耶。夫所謂包洛克者。初非其人之名。特不過爲其人之代名詞耳。然其人之性情。則吾可爲君告。其人蓋一絕無定見之人也。彼前次來函。嘗自白其名氏爲僞。然又輒作驕語。謂吾人雖塌生平之智力。必不能於倫敦數萬人中。得其蹤跡。華生當知包洛克者。實乃劇賊。於吾案中至爲重要。然予之意。則殊不在包洛克。特與包洛克交接之人。實於吾案中有絕大之關係耳。華生。汝試閉目而思。彼嚮導魚之與鯊魚。野狗之與獅子。其魔力爲何如乎。夫野狗與嚮導魚者。藐乎其小。初何足爲人害。然既身爲惡俵。則又安得以尋常之

物目之哉。包洛克亦猶是耳。惟包洛克所處地位。實至偏促。惕於雄威鷲毒之下。苟不從其指揮者。直且吞而嚙之。然而包洛克之甘於俯首帖耳。以就吾人之範圍者。亦正以此。汝於平時。亦嘗聞予言及馬利亞德大教師歟。予應之曰。然。聞之稔矣。彼其之人。實爲科學中傑出之罪犯。故其人於一般無賴之中。名譽之大。實不亞於……予語未畢。而予友福爾摩斯已作色曰。嗟乎華生。汝言其人爲無賴耶。予亟辯曰否。予語蓋猶未畢。予謂其人於黨係之中。名譽之大。正與一般不知其人之底蘊而傾倒其人之學問者相等耳。福聞予言。遽自椅間躍起。笑曰。華生乎。不謂汝近來竟得此無礙之辯才。然彼固爲學校之大教師。聲譽卓著。孰不目爲泰斗。而自表面觀之。豈有一毫劣跡之足尋。汝乃諛之曰科學中傑出之罪犯。汝豈不懼因此而受誹謗之罪。然我實欽其人。其人蓋爲千古以來未有之大陰謀家。犯罪而能使人不覺。充其力量。直可亡人之國。

而有餘。然能脫離於一般社會輿論之中。而不受人之誹謗與指謫者。能力亦甚大矣。故汝適才之言。設使爲彼所聞。彼必可以寘汝於法。罰汝毀謗名譽之罪。汝亦知馬利亞德。卽爲引心重壓之著作。設就此書而論。則其人之算學程度。直可謂已造峯極頂。無復可爲評謫。以理而論。安有如是之人。而乃竟爲罪大惡極之劇賊者耶。果有一日。能使吾人與彼一較手段。吾人亦以爲幸。予聞其言。乃自祝曰。偉哉福君。果使吾人於汝二人較量之時。得當場一覩其真相者。而予之欣幸。亦且與君相同。福乃笑而頷之。且曰。華生乎。汝當知包洛克者。猶諸鍊鍊最近之一節。鍊卽馬利亞德也。然此一節之鍊鍊。其勢已弱。不久且斷。而其餘各節。則又甚固且強。予曰。然。汝所謂最弱之一節者。以予思之。恐較其他之強者爲強。蓋其質地較其他者爲堅也。福聞予言。乃擊掌曰。誠哉。華生之言也。此予所以謂包洛克之爲人。實於吾案中至爲重要。職是之故。予

乃竭吾之力。籠絡其人。時復以書規之。且復時有餽贈。而包洛克亦以此感激於予。始肯稍稍迴心向予。時復以此中至寶貴之消息。預爲予告。而予得以預爲之防。華生乎。汝當知馬利亞德。欲爲而未爲之事。爲予所阻止者屢矣。言次。舉其手中之箋曰。故予以爲此紙之中。苟能探得其要旨者。則其中之所言。必於吾事乃大有裨。於時。則卽以此一箋。展而置諸磁盤之中。注目勿言。予則轟然立於其後。張予之目。以視此紙。則其所書者。實非文字。爲數碼也。此中奧妙。殊不可解。今吾述其字。以示讀者。(534 C2 13 127 39 31 47 121 41 dours
las 109 203 5 37 Bristone 26 Bristone 9 13 117) 予既目注此紙久之。而終不得其故。因向予友曰。福君。此何謂哉。福爾摩斯聞言。微蹙其額。然轉瞬卽申言曰。吾友乎。果予知其所謂之謂何。則予亦奚用苦爲思索。嗟乎。此卽包洛克報告於予之祕函也。予因笑曰。然此祕函。乃無鑰以啓之。亦徒然耳。福爾摩

斯曰。就汝之意。豈竟置之勿顧也耶。予曰。然而解人難得。其奈之何。福爾摩斯曰。然。予於曩時。每讀祕密信函。輒無所難。了然如識尋常之字母。蓋此種粗淺之方法。不特不能謂爲祕密。直且不值智者之一笑。今於此函。亦幾無所用其心思腦力。惟此數碼者。則予實能以意度之。蓋予信其必指一部書中之某頁耳。特予不能知其所指之爲何書。則又何從而解。予曰。然則此數碼之中。間以道克洛斯 *Douglas* 勃爾斯東 *Briston* 二字又何解耶。福爾摩斯曰。以吾思之。此必爲書中所無者。故不能不明言之。予曰。然又何以不將此書之名。明言之耶。福爾摩斯笑曰。我誠不能不責汝之愚矣。天下有以祕寶之鑰。並封之於一函之內。以寄人者。則其人之愚。亦將與汝等矣。言次。驟然。則卽迴眸以視壁上之鐘曰。少須。汝毋亟亟。不一刻間。第二次之郵使且至。或竟以書寄我。亦意料中事也。予聞其言。暫置勿答。其僕人比蘭入。則福君之預言。竟已驗矣。蓋比

蘭手中。方持一函而進。福君大喜。亟起取而視之。曰：「如何。此非包洛克之手筆乎。」言時且剖且言曰：「華生。汝試觀之。今此一函。卽所謂祕鑰者是。其中必以書名告我無疑。予聞言亦以爲是。然一諦視福君之容色。則已驀然變爲失望之狀。但聞其喟然曰：『嗟乎。華生。今吾人之希望絕矣。然予但願包洛克之人。不爲予害。』言時卽取紙筆。譯此函中之言。爲予讀曰：

密斯脫福爾摩斯鑒。今吾人不願更爲此事矣。蓋此事之險。舉天下事。殆無更出其右。當予正欲以前函之祕鑰封寄於汝。不意竟爲彼人所見。幸予機變。始得掩飾於無形。否則吾命且絕。前此一函。旣不能以祕鑰授君。度君亦無所用。請卽付之一炬爲幸。包洛克叩。

福君讀竟。則覺失望之色。盡於其面。頽然凝坐。而以二指拈弄此紙。沈默久之。曰：「嗟乎。包洛克之爲是函也。要亦無怪。蓋彼旣爲同黨。而欲復以其黨人之祕

密報告於予。是於天良上實宜負疚。今乃幡然變計。取消前事。以情理論。亦其良知所當爲也。亦何怪乎。予曰。函中所謂彼人。毋卽指馬利亞德耶。曰然。彼黨中人。但言彼人者。卽可知其所指之人。蓋此稱謂。卽所謂獨一無二之人也。予曰。彼人果有如何之能力歟。則莞爾曰。嘻。汝爲此言。汝誠不知事勢之甚矣。夫以歐洲之大思想家。出其全力。而與吾人爲敵。率其一般魍魎魑魅之劇鬼。躡踪而伺於我之後。禍患正不可以預測。但觀此函。卽可想見包洛克之膽。亦且盡碎。試與前函相較。前函字跡。類多清正。而今此一函。則遼草舛訛。殆不可以勝計。是知其人之心。方懾懾而不自安矣。予曰。然則包洛克又何必有此一函。果勿敢以祕鑰相授者。則竟契然置之可耳。奚用此蛇足爲。福曰。揣其用意。殆恐前此一函。旣投於我。苟不復絕我者。則我勢必窮求其人。轉足以爲之累。予曰。此說亦近是矣。予爲此言時。乃復取其前此一函。而推求其祕密之記號。則

蹙額曰。觀乎此函。直足令人狂易。此中果有如何之祕鑰。竭吾人之心思腦力。而不能識。奈之何哉。時福君已推其肴盞於一旁。而取菸斗燃之而吸。此菸斗者。福爾摩斯於窮思極慮中之良友也。已而吐其餘煙。以背就椅。目視承塵。而小語曰。是誠吾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。然吾以爲凡事思之愈深。往往失之愈遠。吾人腦力過人。亦或有爲心思腦力太過之故。而反失之於勿覺者。華生乎。今吾人試以理想的推究其源。或可得其一綫之光明。馬利亞德非嘗著有一書耶。今吾人試以此一點。而爲研究之起點。予曰。嗟乎。此事難矣。是誠不啻於大海中撈針也。福爾摩斯曰。吾且思之。此海之範圍。亦能縮小否耶。旣而曰。就吾此心以之凝想。終有涯岸之可尋。彼人所著之書。其中能有如何之表示。足使吾人尋繹者否耶。予曰無之。福曰。然吾以爲必不至此。今吾試觀此祕函開端之一行。而此 534 二字之大。較出於常。安知非指其書中之頁數乎。然而此

書乃有五百餘頁之多。亦可謂鉅製矣。而此一部鉅製之中。更有如何之表示。可尋否耶。華生乎。汝試觀之。此函中之第二字碼則爲 O。亦有深意存焉否耶。予曰。此必指爲第二章無疑。有何深意之可言。福乃笑曰。華生此說。雖亦近是。然而吾人則不敢於贊同。蓋此函中。既已指明頁數。而復綴言章數。苟其人非笨伯。吾知必不出此。抑且五百三十四頁之書。始爲全書之第二章也。則其前後各章。字數之多。頁數之厚。殆不可以思議。予聞此言。不禁失笑。因此一笑。而予之思路頓開。則猝然曰。然則指第二行矣。福爾摩斯曰。敏哉華生。汝今晨之腦力誠充分哉。今吾人因此推測。已得知此一部書之印式。實爲雙行。而每一行中之字數又極多也。蓋其祕函中之數碼。乃有 239 之一數。概可知矣。華生乎。吾人推測至此。汝不將謂吾人之理想界。盡此而止乎。予曰誠然。福爾摩斯笑曰。毋亦自視過輕哉。今此黑暗之中。尙有一綫之光可尋。華生乎。汝蓋竭

此腦力。一求進步。蓋吾思之。苟其書。爲一種極難得之書者。則既以函授我。又何不並其書而寄之我耶。由是觀之。則可知其所指之書。實至尋常。彼蓋以爲彼有是書。我亦必有是書也。予曰。聆君之言。實有至理。福曰。猶未已也。今吾人推測之範圍。蓋已收束至於一部之書。及至書中之頁數行數字數之微。而更決定其必爲尋常日用之書矣。然而其書果何書耶。予聆至此。則又觸發機智。賀賀然曰。然則是書必聖經耳。福爾摩斯笑曰。善。汝之言也。然而猶未盡善也。蓋馬利亞德之黨徒。未必有人尙能日挾聖經而朝諷夕禱者矣。抑且聖經之書。版式至多。彼所有者。必不能同於我。包洛克豈有弗知。而乃冒昧爲此。故吾由是推測。則知此書。必係有一定格之版。彼之所見爲五百三十四頁者。任取天下所有。亦必在於五百三十四頁可知。予曰。然則此等之書亦僅矣。福爾摩斯曰。然。今吾人推測之途。益復單純而狹。蓋知此書必爲人人所有。而又部部

相同者矣。予乃猝應之曰。甯非勃來梯奧乎。（按勃來梯奧猶今上海書業公所出版之官商便覽）福爾摩斯曰。華生。此猶未妥。夫勃來梯奧所列之字。簡而且樸。數亦勿多。欲於一頁之中。擇其相當之字而爲一函。困難極矣。因此之故。故予以爲字典一書。亦必不合於吾人之理想。然則尙有何種之書耶。予曰。以吾思之。其爲日用通書乎。福爾摩斯曰。華生。此語當也。苟此語而猶謂其不中的者。吾又失之腦力過深矣。決爲日用通書而無疑。今予試以海梯克通書而論。其頁數之多。與夫雙行之式。固近之也。抑其所有之字。亦頗通用。言時。卽向案上取海梯克通書。以手翻之曰。五百三十四頁。有之矣。第二行。誠然誠然。是蓋敍一印度財政以及商務之一篇。適用之字。至繁且夥。華生乎。汝試爲我記之。第十三字。摩拉脫。Mahratta 噫嘻。予恐此語殊不近是。（按摩拉脫乃印度地名故云）又曰。第一百二十七字。Government 乃政府也。此則稍有意思。

矣。然於吾人與馬利亞德之事實無關也。姑再試觀其下。摩拉脫政府果作何事。乃引目以視其下。則曰。Figs bristles 嗟乎華生。此第二十六字乃猪鬃也。咄。前功盡棄。其奈之何。予聆其言。雖不夫其滑稽之慣態。特觀其面。則其豐盛之睫毛。方翕翕而動。蓋其失望與懊惱之態。正不可以自掩。時予亦復愛莫能助。但以目注爐火。相對默然。久之。忽聞呼聲起自福爾摩斯座中。則見其欸然而起。逕向書架中。別取一黃面之書。返而就予笑曰。華生乎。吾人以趨時之故。今乃受其罰矣。蓋今日之日。雖已正月初七。然而包洛克之所有者。安知不爲去年之通書哉。果使包洛克能以祕鑰授予。必能爲予言之。惜彼乃不能耳。然吾人此時。正不必更作虛想。今試翻此舊通書一觀如何。因披書檢視第五百三十四頁。則見第十三字。乃爲 there 吾兩人之眉宇。爲之一軒。蓋此一字用義至廣。當有頭緒可尋。不如前此之艱澀矣。因譯其第二字。則爲 it。予於此時。

亦不禁色然而喜。我乃昂其笑容。以視吾友。則見其雙眸之中。精光直透睫毛。而出。而以枯瘦之指。且數且顫。吾因知其心中之愉快。當較吾人更高十倍也。然於此時。予友已欣然續言曰。danger 其言此字之時。樂乃不支。則以手揮予曰。華生。速爲予記之。因又續言曰。There is danger-may-come-very-soon-or- 其後卽爲明碼。Douglas 一字。又其後。則爲 rich-country-now-at-Birls-tone-Hous-Birlstone-confidence-is-pressing 譯竟。則搓兩手而拭其眸子。以視予曰。華生乎。以汝視此。於理想上能得如何之效果乎。予聞此語。則不知其所云。但癡然注予之目。於此譯函之上。反復久之。則曰嗟乎。吾實不解包洛克作此函時。何其粗心。乃爾。語意乃多不貫。福爾摩斯笑曰。此亦何可苛求者哉。汝試思之。於一頁書中。雜掇其字而成一函。難乎不難。但得其意。亦已足矣。至其未盡之處。則純賴受書者之能會悟也。但其大意。固已甚晰。此不過馬利亞

德。又欲遣其災星。照臨於所謂道克洛斯者之身。而其所謂勃爾斯東者。則又當然爲彼所居之地址。而其人且爲富紳。然此災禍發現之期。亦必在此旦夕間耳。華生。汝不觀彼函中語乎。其意蓋云此禍已在眉睫。華生乎。此事雖爲吾人理想上所得之效果。然就此密函而爲分晰言之。則且朗若列眉矣。（譯者曰。此密函之原意。福爾摩斯雖未嘗言。然吾人不得不爲演譯一過。其意若曰。今危險將加於勃爾斯東別墅富紳道克洛斯。急待救援云。讀者須知。此語雖極簡單。然在福爾摩斯視之。則已洞如觀火。今吾當續述華生之言矣。）予友之性情。素與常人特異。彼於得意之時。雖無人在側。亦自翕唇而笑。然在此時。則已不暇展笑。蓋當其笑時。僕人比蘭忽推其門。報有客至。福君猶未及領。蘇格蘭場之警官。曰馬克道拉而得者。逕已昂然而入。

馬克道拉而得。乃一少年。在警部中享有極大之信用。而於人民一方。亦復享

有極大之名譽。身材頎碩。而露骨節。一望而知其膂力過人。深睛內陷。蔚藍之光熠熠射人。足以見其聰明智力。實懸於眉睫間也。平素寡言而質。操生硬之蘭格蘭口音。就其生平事業中。已經兩次得福君之助。而在福君所得之報酬。則不過於探案破獲之後。覺於精神上享有無上之快樂已耳。初未嘗沾沾而言功也。故馬克之敬愛福君之心。實爲至誠極摯。彼庸常之輩。惟知有己。不知有人者。固不可與馬克道拉而得同日而語。然惟英雄乃識英雄。惟豪傑乃識豪傑。馬克道拉而得者。偉識之人也。彼蓋以爲集思廣益。初不爲病。而况請求此歐洲獨一無二之人以爲己助。固無損於己之榮譽也。予友生平。不喜交游。然對此蘇格蘭之少年。則亦頗爲歡迎。方見其入。則向之笑曰。密司脫馬克來何早耶。吾恐汝又挾得何種之探案來矣。馬克乃露其齒。作猶笑曰。君言近耳。然以恐字而易爲料字則尤當也。敬謝君。予勿吸菸。予急欲以此事告君。蓋凡

一案初起。在此數十分時間。光陰至爲可貴。君固深知之者。然而……然而……言至此。語忽中止。目炯炯然。露其怪異之光。以注視於案上之紙。此紙卽吾人方才所譯之祕函也。則期期曰。道格洛斯！勃爾斯東！密司脫福爾摩斯。此果何物耶。密司脫其神乎。密司脫果何由而得此二者之名。福爾摩斯曰。此卽吾人與華生醫士所譯之祕函也。然此又何關於汝事。馬克乃向予二人作呆望。嚙嚙言曰。勃爾斯東別墅中之主人道格洛斯。乃於今晨被人慘殺。嗟乎。其形狀至可怖也。

第二章

讀者將謂吾友福爾摩斯。聞此警官意外之報告。亦將震駭而狂呼乎。殊不知福君之性情。實與常人不同。每當此等之時。則其性情。益復異於常人。彼特異之心靈中。雖無絲毫之殘忍性存於其間。特以日與慘殺劫盜等種種罪惡相

接觸。遂如嗜飲者之日進醇醪。久乃毫不覺其烈矣。顧吾友七情上之感覺。雖少遲鈍。然其智力上之感覺。則仍敏銳無倫。故予斗聞此慘報。頓現恐怖之色。而吾友則反是鎮靜安詳。一如平昔。不過稍露注意之色。正如化學家之審視結晶體。自其飽足之溶液中。而下落於玻瓶之底也。故當警官宣告此惡耗之後。第從容曰。是殊奇特。是殊奇特。警官馬克曰。覩君之狀。一若此事已在預料之中。毫無可以驚異者。福君曰。密斯脫馬克。適君所言。祇足以助予之興味。而不足以令予驚異也。蓋予誠有不必驚異之理由。予方自某處接得一祕密之函。謂將有災禍降於是人之身。而一句鐘內。復知所謂災禍者。乃竟演爲事實。而某人者。竟遭慘殺。則又何驚異之有。言次。乃舉包洛克密函報告之事約略以告馬克。馬克則以手擋頤。傾耳而聽。力閣其目擠諸鼻梁之間。茸茸之眉。乃與睫毛攢聚。成一黃包之毛球。觀其色。足以知其注意深也。少選。言曰。予於今

晨。已至勃爾斯東。今此之來。原意乃在詢君及君友。亦嘗有興偕予同往否也。既聞君言。則覺吾人當留倫敦。庶於事更有益。福君曰。然予之意。殊不謂然。馬克瞿然曰。休矣。密司脫福爾摩斯。一二日後。報紙上必且滿載勃爾斯東之怪劇。顧卽此倫敦之中。有一人焉。乃能在此怪劇未演之前。而預言之。則所謂怪果何在耶。是故吾人當先圖着手於此人。餘者自易耳。福爾摩斯曰。密司脫馬克。君言固然。唯君欲獲此鴻飛冥冥之包洛克。其道何在。可得聞乎。馬克乃將包洛克密函之封。翻復審視。言曰。寄自坎堡威爾……實於吾人無所助益。抑且其名乃僞託者。則茲事着手之方。誠不免有見爲難者。唯君不言。亦嘗以貲助彼人耶。福君曰。然。予曾寄資二次於彼。馬克曰。然則君貲寄往何所。福君曰。寄至坎堡威爾。聽彼自往取之耳。馬克曰。君竟未嘗着意於取貲者爲何人乎。福君曰。未。馬克至此。乃露驚訝之色。曰。君乃胡弗注意之。福君曰。以予素不

失信於人也。予第一次與彼通函。卽許彼永弗究其根跡。馬克曰。君豈以爲彼人之後。猶有一人乎。福曰。予固知之。馬克曰。卽君告予。予大教師乎。福曰。誠然。馬克乃輒容微笑。復斜睨及予。而其眼胞之皮。則自顫動不已。久之言曰。密斯脫福爾摩斯。予當君前。實不敢有所諱飾。蓋吾儕警隊中人。早知君之素不慚於此大教師也。予於此事。亦嘗親自探訪。唯知此大教師者。實有一名譽有學問。並有絕大之才智之人耳。福徐笑曰。君能見及彼人之絕大才智。亦殊足以嘉尙矣。馬克曰。卽吾不欲見其才智。蓋亦有所勿能。予自前此聆君之言後。予卽專意欲見其人。幸而果獲良晤。當吾兩人晤說之頃。不期中間論及月蝕。彼乃取一迴光之鏡。與夫地球之儀。爲予演解其理。不數分鐘。竟能使予恍然而悟。且復以所著出示於予。特予今者。不敢譯於君前。蓋予讀如不讀。高深玄奧。固非下愚所能領悟也。至其人之態度。則尤端重。疲削之面。灰色之眸。談吐間。

具有凝重之致。卽以之爲國務大臣亦殊稱。比予起身告辭之際。渠乃以手撫予之肩。現爲懇摯之色。彷彿慈父之對於愛子也。福聞其言。則力搓其手。笑而向馬克曰。善夫。君與彼人之良晤也。惟予更有進者。君與彼人會晤之所。卽爲其書室否耶。馬克曰然。福曰。書室中之陳列。誠華美哉。馬克曰。華美殆無其倫。福曰。君所坐處。殆卽爲書案之前。馬克曰然。福君又曰。然則君之面必向日光。而彼人之面。則反是。馬克曰。是日已晚。但猶憶其燈光實向我也。福曰。是乃必然之事。然君猶憶當彼人坐處之上。有一畫幅否耶。馬克曰。密司脫福爾摩斯。予從君學久矣。故當觀察之際。其能逃予目光者。蓋亦不多。彼人座後之壁上。誠懸一畫。畫一女郎。以手支頤。而目斜睨。盈盈若欲嬌語。而美麗乃至無倫。福曰。此畫乃瘡羅斯氏手筆。馬克曰。瘡羅斯乎。言次乃竭力作爲注意之態。福乃徐徐偃仰於椅背之上。則以手指空而示之曰。瘡羅斯者。法國之名畫家也。在

千七百五十年至八百年間。名譽幾震寰宇。卽至於今。而一般畫家。尙無不奉之爲師。馬克聆此。不無失望。蓋覺此語。殊無關於本案也。則曰。今吾人不如述……語未竟。而福已鄭重爲言曰。勿急。如無所言。卽與君所謂勃爾斯東之怪劇有關。卽謂爲此案之中心點也。亦未嘗不可。馬克乃作微笑。略向予一望。以表其不甚深信之意。然又仍向吾友曰。密司脫福爾摩斯。君之思想過敏。往往直進向前。一躍而幾不可思議之域。吾人追蹤其後。遂覺望塵而莫之及。密司脫試思。彼已死之畫家。與現在之勃爾斯東一案。固有如何之關係耶。福君嘆曰。凡此等事。皆偵探家所當知也。當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之際。辯羅斯之畫。已值一百二十萬法郎。此雖至微之事。然在偵探家則當認爲極應注意之一點耳。

讀吾書者。當知吾友之言。其效力之大。直無可與爲喻。故馬克此時。面色已不

復如前之平和。兩頰微頰。手踈踏而不甯。彼其心中。蓋已爲福爾摩斯之言所警。而於無意中現爲注意之容矣。福爾摩斯因續言曰。尙有一事。可與子言。以爲明證。蓋大教師薪俸之歲入。充其分。至多亦不過數百磅金。……馬克因屢言曰。嗟乎。然則馬利亞德。又何能竟出此重金乎。……其意蓋以馬利亞德。旣爲窮教師。又何能出此重價以購此畫。然福爾摩斯不待其語畢。卽鼓掌曰。誠哉。吾亦如是云云耳。馬克聞語。因閉其睫作深思。久之乃曰。密斯脫福爾摩斯。君言實滋有味。今吾願靜聆君語。福爾摩斯聞語。乃微笑。蓋福爾摩斯之爲人。實具特性。凡有一人。而能爲其知己。且能贊美其人者。則其心花肺葉。立卽大放。有如鄉老之入城市。愉快之忱。溢於其量。則惟孜孜展笑。幾不復能一語。然凡名爲美術家者。類多具此特性。固不獨福爾摩斯然也。福爾摩斯因續言曰。吾友乎。汝願聞吾之言。固吾所願。特不知現在已爲何時。吾人須赴維多利亞

一行否耶。馬克乃探手入衣袋。出錢諦視曰。爲時尙早。且有馬車伺於門外。由此赴維多利亞。祇一瞬耳。今但請續前言可耳。但吾尙有一說問君。蓋君與大教師馬利亞德。既未嘗與晤面。而何以深知其室中之陳設。以及其人之舉動。并且知其室中乃懸有絕名貴之畫。不亦奇歟。福爾摩斯笑曰。吾友毋疑。吾人雖未嘗與馬利亞德晤面。且勿識其容止之若何。然而吾人入其室者固三次矣。其初兩次。皆俟馬利亞德外出。托名訪之。比其返也。吾已托故而行。故馬利亞德不知爲予。亦且未見予面。其後一次。則殊祕密。雖汝警察中人。至今亦未嘗與語。然今者當爲君語矣。蓋此次之入彼室。竟任吾之自由。將其抽屜中之文牘函件。盡行翻檢。吾友乎。夫此一次搜檢之結果。實有出吾意料之外者矣。馬克聞語。不待其詞之畢。遽屢言曰。然則君已得其祕密之文件乎。密斯脫福爾摩斯。吾爲君賀。福爾摩斯爽然曰。此何有哉。吾人初不料馬利亞德之爲人。

竟至精密若此。不使有一毫之柄。落於人手。然於此一畫之上。實可以推知其
人。實一絕富之人也。夫馬利亞德之清貧。吾人固可懸想而得。彼蓋未嘗娶妻。
則於奩贈一方。當然不生問題。而其弟。又不過爲一車站之站長。必無餘資以
供其兄之揮霍。而其己身。益不足論。蓋一大教師耳。然其室中。竟有此拿羅斯
名家手筆之畫軸。抑又何耶。福爾摩斯語至此少息。馬克乃促之曰。密斯脫福
爾摩斯。此後又如何哉。福爾摩斯曰。此後乎。此則可以不言而喻。諒君亦能推
求得之。馬克曰。如君所言。非謂馬利亞德。實爲擁有絕大財產之人。而其財產
之來。又爲出於極不規則之手段耶。福爾摩斯曰。然。但吾之作是想。實如有無
數之游絲。引吾視線。漸漸而注射於其中。至毒之一蜘蛛也。今吾所云之拿羅
斯名畫者。實不過游絲中之一線耳。馬克曰。密斯脫福爾摩斯。聆君之言。殊奇
離而可喜。然能允我之請。少爲明晰言之乎。彼馬利亞德財產之來。私鑄歟。抑

劫盜耶。福爾摩斯聞語。亦不即答。但還問曰。密斯脫馬克。君亦當讀喬那琛華愛爾特一書乎。馬克曰然。此名甚審。特已不能明晰憶之。其人似爲偵探小說中之一人。然乎。然吾殊不願與此輩接近。彼蓋但知緝賊。而於緝賊之方法。與夫理由。輒祕不以示人。今吾人所處之地。旣爲實地。則但講實事可耳。吾殊不願以空談而蝕寶貴之時光。福爾摩斯曰。喬那琛華愛爾特。實非小說中人。亦非偵探。其人乃一絕大之劇賊。其人之生。似在一千七百五十年之時。然已不能決定之矣。馬克笑曰。然則已矣。君豈欲起此陳死人。與之商約捕賊之方法乎。今但求實用耳。福曰。密斯特馬克。君乃謂求實用乎。須知天下之事。必有一事先爲之影。與其後者互相照映。君如能犧牲三月之光陰。竭其心力。以揣摩此喬那琛華愛爾特之賊史者。則於馬利亞德之行爲。必能洞如觀火。汝當知馬利亞德之能爲此劇賊者。吾知其必以是書爲之祖也。蓋當一千七百五十

年間華愛爾特之爲人實爲當時倫敦社會上無數劇賊暗中之主動。其人初不自犯罪惡。但售其心思腦力於一般劇賊無賴之中。而於事後享其一分子之報酬。故在局外之人。無能知其罪惡。蓋其事至穩。而其心至毒也。雖然。一千七百五十年之時代。去今已遠。然其惡運。實隨地軸而轉。今又回復而至原處矣。吾子當知。時運既復。必有一人應運而生。其人爲誰。卽馬利亞德也。然尙有二事。將爲君告。且足以引起君之興味。馬克曰。興味乎。君當知予腦中麻木之神經。實已爲君之談鋒所割。愉快乃至無倫。殊不能更以興味二字蔽之矣。但求君速言耳。福爾摩斯曰。君之取譬佳哉。然我亦當設一譬語語君。言時。以手指馬克襟前所系之錶鍊曰。密斯脫馬克乎。汝當知此鍊之節。初非節也。實聚集無數之劇盜無賴土痞剪結。與夫一般翻戲黨中之人而成。而其引手之一端。實爲罪犯中之拿破崙也。但一牽掣使之動轉。卽不無動。然此引手處之第

一節。適爲予所深知之人。其人卽爲馬倫大佐。蓋羣小中之首領。而隸屬於馬利亞德之下者也。吾子當知彼黨中之制度。儼然一朝廷也。彼羣小者。乃如以針貫珠。而以一絛結束之。使不離散。而此所謂馬倫大佐者。卽其結也。密斯脫馬克試思。馬利亞德給付馬倫大佐之歲俸。當幾何耶。吾知汝聞之者。且必咋舌。蓋其歲給乃至六千磅也。吾子試思。卽以吾國之國務總理而言。其歲給之俸。亦無如是之鉅。由此以概其餘。則馬利亞德富可知矣。且不第此。蓋吾因此之故。思欲一探其財產之現狀。乃復竭予心力。得知其付出之支票。乃有六處。由此推想。則其存款之處。當猶不止此六處也。馬克君乎。卽此一舉。不已足以引起君之注意也耶。馬克曰。此誠足爲吾人注意者。然於此中。君又作如何之推想。福曰。此無他。凡人旣號爲大陰謀家。則其心計必深。安肯使人知其底蘊。而舉其所有之財產。存諸一處者哉。以吾度之。凡其交通之銀行。爲數必在二

十以上。而外國銀行。當猶不在此數。密斯脫馬克。君以吾言爲然乎。吾願子於暇時。將此馬利亞德之事。細爲推求。必能知予言之不誣矣。

馬克既聞吾友之言。初尙不過引起其興味。傾耳而聽。迨及其後。則且貫注全神於福爾摩斯之言動間矣。癡然凝盼。幾若不知所語。讀者須知馬克者。亦偵探中人也。故其毅定之力。乃較常人爲多。然一剎那間。卽復原狀。因向吾友曰。密斯脫福爾摩斯。今事岌矣。可暫置此勿言。蓋吾於子所言。雖已知馬利亞德。實爲此案中至要之人物。且復得有包洛克之警告。但不識君能爲我言其較近者否。福爾摩斯曰。此案之內情。雖尙未得其底細。但吾人不妨於此案之原動力。加以設想。君之初意。非謂此案實至迷離。而無可以解釋。然以吾意思之。則其原動力實有二種之解釋也。其一。卽可揣知馬利亞德之處置徒黨。爲律實至嚴酷。且甚簡單。蓋卽死耳。於此以思。則此被害者。或卽爲彼黨中人。而又

賣其領袖者也。以事不密。乃爲黨人所知。遂致被殺。否則必爲一尋常之殺人案件。馬利亞德不過爲其言動。出謀以役徒黨。後却其財物已耳。蓋此被害之人。固甚富也。然吾終以前者爲近。而後者爲遠。密斯脫馬克。君亦聞此被害者。曾失竊否乎。馬克沉思久之。應曰否。吾未嘗聞也。福爾摩斯曰。然乎。吾固知其無也。如其有之。必將與我前者之臆測相背。而與後者之問題相合矣。然而馬利亞德者。實劇賊也。循其舊例。殺其人而奪其利。蓋亦分所當爲之事。特於此案。則殊弗近。或者竟有出吾臆料之外。尙有第三者爲其原動。亦正未可知耳。要之。吾人但至勃爾斯東一案其究竟。亦必可以得其真相。然而馬利亞德。亦吾友也。吾知吾友深。彼益必不肯留些子痕跡。以餽其敵手如我者也。馬克聞語。遽自椅間一躍而起。呼曰。然則吾人趣赴維多利亞車站。乘車以赴勃爾斯東別墅。言時。出錢視之。復呼曰。嗟乎。吾初不料爲時已較吾所預定者晏矣。今

但能允君等以五分鐘之預備。卽須乘車而行。福君乃始起立曰。五分鐘乎。足矣。足矣。言次。卽向衣架之畔。卸其晨衣。懸之架上。另取外衣着之。且言曰。密斯脫馬克。吾人赴車站時。於車行之暇。願汝更以前後之事。悉盡舉而語予。復顧予曰。華生乎。汝其從吾行矣。

吾人既上車行。密斯脫馬克。卽舉所知以告吾友福爾摩斯。惜其所知不多。故言亦無幾。然其事之離奇。則殊足以引人入勝。洵非暗殺家之能手不辦。故福爾摩斯之精神。亦因之而愈足。斂其乾癟之顛。翕翕而動。注其深陷之睛。灼灼然以視馬克之面。而以枯蜡之指。反復自握其手背。不已。厥狀乃如獼猴之得果。樂乃無藝。然此亦無足怪。蓋吾人賦閒已至兩禮拜之久。彼鋒利無比之腦筋。久無所用。行且鈍而生鏽。今乃於無意之中。得此用武之地。及鋒而試。使預料其所向必靡。則其愉快之心。固有不可言喻者矣。讀吾書者。苟能於我字縫

之中。見彼福爾摩斯者。必當見其僂僕其身。引一手以附車軾。側其耳以聆馬克之言。然據馬克所言。則其消息。實乃得諸梅生之口。而梅生之消息。則又得諸火車上送牛奶之人也。梅生與馬克至莫逆。故馬克得此消息。乃最早。且較蘇格蘭場一般警察爲尤速也。馬克乃於車中出梅生之函。展而讀曰。『馬克君鑒。此信爲致君之私函。官中已另備公文。但君能否於早間卽來勃爾斯東。蓋此案之奇。實爲從來所未有。願君見信。立卽運足而行。勿更延擱。但君此來。苟能與密斯脫福爾摩斯君偕者。則尤當。蓋此案之怪誕。實無異於舞台上之新劇。特不過此死人。一爲眞。一爲僞耳。諒福爾摩斯君聞之。亦必欣逢其會。以求揭幕而一觀其究竟也。梅生啓。』馬克讀已。福爾摩斯曰。密斯脫馬克乎。以此函視之。君友亦非鈍人。馬克曰。然。彼固老於探案者。手段亦甚幹練。福曰。其人尙有他語否乎。馬克曰。無之。彼不過謂俟相見之後。再以細情相告耳。福爾

摩斯曰。然則君又何以知此死者實爲道格洛斯。而又稱爲被人慘殺也耶。馬克曰。此則於官報中見之。特官報中。初無慘字。君當知官中文字。每喜粉飾。不好用此慘厲之字面。但言其人致死之處。乃在頭部。且爲最大之獵槍所傷。而此案發生之時。正在昨日之深夜也。報告中且又加以斷語曰。此案必爲謀殺無疑。特其兇手。則已逃匿無蹤。密斯脫福爾摩斯。此卽予所知者。故予之報告。亦卽告終於此而無能贅。福爾摩斯曰。然則吾人亦祇能至此而止。凡人必欲過分以其理想加諸理想之上。其狀實無異架樑於無礎之柱。轉取塌敗已耳。然其大略。吾人固已知之。今但就此線索。以爲推求。則願予曰。華生以爲如何。

第三章

今予當述吾人既至目的地後所見之情形矣。勃爾斯東。本爲極小之村落。地既荒僻。故居人亦不多。曩時但有零星茅屋。隱約見於萬樹叢綠之中。如美人

之露其半面粧於鏡函之背。故風景亦殊清絕。特是數十年來。時代既易。景物亦復隨之而變。以富家愛此地清境。率多擇地建爲別墅。樓閣櫛比。於是疇昔之茅舍竹籬。悉一變而爲瓊樓玉榭。如貧窶之人。一旦暴富。故其氣概亦復軒昂。不似當時之渾樸矣。而扶疎之樹。亦因之愈茂。此森林本爲惠而特大森林之尾。故一出勃爾斯東境界。卽漸迤邐而西。與惠而特之森林相接。特是村中居民既多。有所需要。輒必遠出求覓。跋涉不無爲苦。故一般營利之輩。亦卽就村中結屋設市。以供給居人之需要。不數年來。此冷落之荒村勃爾斯東。遂爾成爲近來新闢之大鎮矣。市鎮既繁。往來者亦卽望之而趨。視爲無數鄰村之中心點。以曩者此輩需物。必須往湯勃理區惠而斯。爲程既遠。路又弗良於步。離其所居。輒有十哩之遙。誠不如勃爾斯東之爲便也。然此富家之別墅。則已去鎮可半里許。其間有一絕大之榆樹。扶疎直出萬木之上。以爲標識。而此榆

樹大影所蔽之一部分。所有建築之別墅。實較其他爲古。蓋建造此屋之人。尙爲第一次十字軍中之名將秀果特泰伯斯。以戰功故。乃荷紐王賜第於此。泰伯斯遂自興土伐木。建爲城堡。且設炮台以爲衛。特是好景不常。天下之物縱堅。亦不能歷億千萬年而不毀。故當一千五百七十六年之時。遽燬於火。房廊曲榭。至是盡成焦木。所存者惟四周之基石。與夫庭柱而已。其後直至覺科賓時代。始就其遺址。復建爲別墅。所爲基石。悉仍其舊。故至今雖已數百年。而紅瓦鱗鱗。猶復耀斜陽作光。如陳死之人。尙留其骸骨於人間。使人望而足興怨歎也。屋之前後。本有二重谿濠圍繞其外。然爲時既久。故外圍之濠久已湮沒。曩者淼淼之水。至今盡變爲菜畦矣。惟屋後之溪。至今尙在。其闊雖尙有四十尺之橫度。特已不能如前之深且廣。其旁有一小河與之相通。望之雖如止水。然清乃澈底。絕無汗滓。故此別墅最下層之窗。去水面乃不過一尺。每當朝

曦初上。日光射及水面。點點作金光。反撲窗檻。燦如綺繡。景乃絕佳。溪上本有板橋。可以起落。以阻人行。惟以年代既遠。鐵鍊與夫轆轤均已鏽壞。不能轉動。故此溪濠。亦如虛設。惟當此屋之新主人。入主此屋之時。竟費無數鉅款。重令此轆轤。使能輪轉。乃得每於夜間。曳此板橋。以斷行路。惟日間則仍下之耳。此事既行。故此別墅。每於夜間直成孤島。四周咸以溪濠隔絕。苟無飛行術者。必不能自此間而達彼岸。讀吾書者誌之。此卽吾人當時見此別墅後最大之疑問。亦卽其後倫敦警察所以躊躇磋商。而終莫得其故者。亦以此也。

迨此主人遷徙之後。此屋遂無人居。鴟梟蝙蝠。輒入爲其主人。故此別墅。亦幾鄰於塌敗。成爲一種供人憑吊之古跡。然其後。竟有一人入主其室。使此古屋頓易一種氣象。如秋草之受春光。其人爲誰。卽今被慘殺之道克洛斯是也。道克洛斯之家。人口極少。除已與其妻子之外。惟數臧獲。以供奔走而已。道克洛

斯年事已近半百。然其精壯。殊不減於少年。鬚作灰色。虬虬然繞其頰下。目光絕銳。視人乃如射火箭。而面之粗劣。亦以映起。使人望而知爲一精明強壯之人。初不隨衆人之垂垂自甘老死於溝壑者。故其與人交接。亦復和善可親。且不拘禮節。於此。則又足以概道克洛斯之爲人。當其少年時代。亦必曾經歷於患難也。道克洛斯。雖不甚見禮於鄰衆富翁。然頗能得村中鄉人之歡心。蓋於村中貧乏之家。賻贈恆豐。初不若一般之守財虜。視錢如命者也。而村中鄉老。亦以是樂之。善與親近。每當村中開同樂會。或跳舞會時。必邀道克洛斯往。而道克洛斯亦且自忘其富翁之身。降尊以從。與會所至。則且振其宏大之喉。爲跳舞之歌。以悅衆客。衆客亦隨之而大笑。以揄揚之。而道克洛斯亦大樂。然道克洛斯之富。其原因。在一般人理想度之。以爲必得自加利福理金鑛之中。道克洛斯及其夫人自謂。亦云曩者嘗居美洲絕久。然村人既服其人。亦不復窮

考其事之究竟。而道克洛斯之名譽。亦大著於勃爾斯東村中。惟是道克洛斯之名譽。除慷慨好施。與夫和氣慈祥之外。尚有一種。尤爲他人所勿能及者。蓋其勇敢之氣。實較常人爲高也。卽以賽馬而論。道克洛斯之超乘。本極庸劣。特於賽會之時。輒好與最上者較。亦復有時。竟能占勝。尚有一次。會勃爾斯東牧師之住宅失火。火勢既熾。人多束手無策。獨道克洛斯。冒火而入。竟爲拯出衣物甚夥。牧師亦賴此得以不貧。於是道克洛斯。雖居勃爾斯東不及五年之久。而其名譽已大噪矣。

道克洛斯之性情。旣如是矣。然使與其夫人相較。則其夫人之和善。益有過之。蓋凡村中之人。有識密昔斯道克洛斯其人者。竟無一人。不贊其人性情之美。惟是英人習慣。凡與生人相見。苟無人爲之介紹。必不能自行求見。故夫人居勃爾斯東。交游亦絕少也。然夫人殊不以此爲寂。蓋其生性嫻靜。居恆但傾心。

於其夫。並注意於家務之上。故亦不以客少爲嫌。彼爲英籍。故當其居於倫敦之時。適與道克洛斯相遇。且相愛好。其時道克洛斯正傷偶。遂與結婚焉。故吾書當稱密昔司道克洛斯。密昔司道克洛斯。人極頎長。然不失其盈盈之態。面目亦復美豔。惟年齡與道克洛斯相差。實有二十歲之遠。在理實弗稱。特以二人者情愛既深。故亦不以爲嫌。而與密昔司道克洛斯相識之人。則謂密昔司道克洛斯之於密斯特道克洛斯。實猶未能有完全之愛好與信用也。蓋密昔司道克洛斯於其夫所爲之事。初亦未嘗深悉。故恆祕而不言。然每當道克洛斯歸來過晏之時。其神情之上。輒露出一種蹣跚不安之態。是則又可爲疑慮者也。雖然。此不過旁人猜度之言耳。初不足爲道克洛斯之輕重。特是鄉僻之間。每喜譸言。故此猜度之言一出。立即傳議紛紛。初猶不過互相揣度。用爲談助。及此慘殺事發生以後。人乃大驚。咸以前言爲然。且張其目以視此案之究

竟矣。考其往事。則知此別墅之中。除彼夫婦二人外。尚有一客。時來住宿。當此案出現之時。不幸此人。適在別墅之中。故其名姓。亦即隨此案而表揚於人口。立時傳遍村中。其人曰。洒秀爾勃克漢姆司。台梯哀之人也。其人既爲此別墅中主人歡迎之客。故於勃爾斯東市上。亦嘗見其翩翩之影。故人亦密司稱之。蓋以道克洛斯別墅中之客。僅此一人而已。洒秀爾勃克。雖亦爲英人。然據其自述之言。則似其人之識道克洛斯。實尙在美洲之時。其人之形狀。似絕富於資財。以予所聞。則其人似尙未有家室也。惟其年齡。似在道克洛斯之下。充其分。至多亦不過四十五許。雙眉濃厚。寬其胸膈。體極壯碩。似絕有膂力者。雙眸作深黑色。灼灼有光。令人望之生畏。苟使其人而入人叢中者。雖不翕張雙膊以格旁人。但使一瞬其目。人亦且望而怯退。不敢與之少抗。然彼雖嘗至勃爾斯東。而未嘗一出而騎獵。惟於暇時。出別墅散步而行。脚煙斗於唇際。昂首而

作略思。有時則與其居停主人。御車而出。一吸郊外新鮮之氣。設主人不在。有時亦復與其女主人相偕。向萬綠深處。追逐晚涼。然此亦不多觀也。以勃克之來。恆深居而簡出。故別墅中臧獲之總管安洛司。亦嘗向人言曰。密斯特勃克之爲人。至爲和靄。然我殊不敢少背其意旨。致引其怒。以其目光凶也。勃克之對道格洛司。固極知己。且對於密昔司道格洛司。亦極相愛。因此相愛之故。輒復動主人之嫉忌。卽其臧獲之輩。嘗因主人之顏色而覺之也。讀者誌之。此洒秀爾勃克者。卽此慘劇出現之家之第三人也。至其家中其他之僕人。則爲數雖多。然皆碌碌無足道。今所當標出以告於讀者之人。則惟二人。其一卽爲總管安洛司。至其他一人。則爲助理家事之密昔司愛倫。而其餘之人。則咸與此正月六日夜間慘殺之事無關。故吾書亦不之敘。

第三章

其日之夕。當十一點四十五分之時。此慘厲之消息。亦已傳入當地警長惠爾琛之耳。其時。洒秀爾勃克。既狂奔赴警署叩門。弗應。則繼之以狂呼。及見警長。則僅匆匆一二語。報告其主人於頃間被殺之事。卽復反奔而歸別墅。然警長聞語。亦卽接踪而往。故當惠爾琛入別墅勘驚之時。其時尙不過十二點也。吊橋則已放平。室中燈火盡開。角隅通明。而一種驚悸擾亂之態。亦復因之愈甚。以人影爲燈光所照。輒於地上幢幢往來不已也。臧獲雖多。咸束手無策。輒相視而愕。面白無血色。且蜷縮如蝟。總管安密司。則倚其身於門側。頻以兩手相搓不已。惟洒秀爾勃克。尙能從容力鎮其驚悸。啓門以延警長一室。同時道克洛斯家所延之醫士華德。亦至。卽隨警長之後而入。二人既進。勃克乃反身以掩其門。以此中慘狀。殊不能令一般婦人見之。致其驚怖也。此時道克洛斯之屍。方仰臥地上。手足伸而弗縮。如鷺鳥之被彈而墮地者。衣晚服。且罩外衣。微

作紅色。足赤而不襪。但着軟屐。故其狀尤慘。華德乃自案上取燈。握之手中。屈一膝就地。伏而視死人之身。然華德之爲此檢驗。初亦可以不必。蓋但須一望其慘死之狀。卽不必更有所疑問。蓋此慘死之人。似已翕唇以語之曰。吾傷已入骨。不復更能藥救。無勞汝也。故華德亦不復探其呼吸。但檢其胸前之創。以盡醫生應盡之職務。其傷雖有數處。然致死者則在胸口一創。傷口至巨。陷入之彈子。爲狀乃如最巨之獵槍所用者。且驚此受傷之現象。則當放槍之時。其槍管已截去一尺有餘。而施放之時。又去被傷之人甚近。故槍力之猛。此人乃全受之。吾人但一視其頭部碎爛之態。卽足知此槍身之猛矣。而此獵槍上之扳機。必以鐵絲互相連絡。使施放之時。雙管得以并發。故其爲害乃尤烈也。惠爾深既覩此狀。面色亦盡慘白。彼蓋自懼。不謂此絕小村落之間。竟發生此等大案。舉而畀諸雙肩之上。因卽以其目光。直注死人之面。低聲曰。嗟乎。茲事重

大。非吾長官蒞至。吾殊不敢少動也。警長之爲此言。音本甚低。然洒秀爾勃克固已聞之。則卽言曰。室中物件。未敢少動。此吾可以擔保。蓋吾當此慘事發現之時。立卽馳至警廳報告。故除我外。必無他人敢入此室。警長聞語。乃探懷出日記册記之。且詢曰。然則此事發生。果在何時耶。勃克曰。其時適在十一點半。予尙未寢。方默然坐於爐火之旁。就火取煖。及聞槍聲。卽覺有異。乃立時奔赴主人之室。槍聲雖不甚響。似有意抑之然者。但吾固能辨其方向。故吾之奔赴甚速。當時雖不知費時幾許。然今思之。至多亦不過半分鐘也。警長曰。當時臥室之門開乎。勃克曰。然。其時。吾可憐之主人道克洛斯。已偃臥地上。一如長官今者所見之狀。初無少異。惠爾琛又曰。然則汝於其時。嘗於室中見有他人否耶。勃克曰。無之。惟當吾人入室之後。卽聞樓梯蹭蹭作響。吾女主人。已下樓而來。然我殊不願我女主人見此慘狀。致重傷其心。因卽出而阻之。而於此時。密

昔司愛倫亦聞聲而至。吾因囑其扶吾女主上樓。予則復自入室。而安密斯亦繼至矣。予乃復出。偕安密斯而返己室。略少喘息。警長聞語。微蹙其額。既而曰。惟吾聞此門外之吊橋。每夜輒曳起。必至平明始下。然乎。勃克曰。然。因吾來赴警署報告。始放之下耳。當此慘事出現之時。則吊橋固未下也。警長曰。然則此殺人之兇手。初無飛翅。何以能出入無阻。以吾度之。密斯脫道克洛斯。或者爲自殺也。勃克聞語不悅。曰。吾初亦作是想。然……言時。以手攀窗上之幃。曰。然。汝當視此。語已。卽以手取燈照之。警長亦卽移其視線。就燈觀察。則其白幃之外。窗已洞開。窗上玻璃絕厚。琢成細花。不能外矚。而窗檻之上。則有血跡一痕。作半圓形。望而知爲人之足根也。勃克曰。覩此。足知必有一人。逞其慘殺之手段。自此而遁。警長色乃遽頹。則囁囁曰。如汝所言。豈謂此犯罪之人。乃泗水而過耶。勃克冷然曰。然。吾固作是想也。警長惠而琛曰。由此言之。則汝入此室之時。

彼罪人必在谿濠中揭水而渡。尙未登彼岸也。言時微笑。勃克則正其色曰。然。今吾所悔者。亦以此。當時被此無情之幃。遮蔽窗洞。不使予有所覩。迨既見之。而密昔司道克洛斯。又復下樓而來。致予心神淆亂。竟不復以此事置懷。且未嘗一思。而今思之。悔誠無及。其時華德醫士。方癡然注目於死人之面。至時。乃歎息言曰。嗟乎。吾自勃爾斯東火車出事之後。從未嘗見有重傷如此之人也。而警長惠爾琛。則方盤旋其思想於絕鈍之腦筋之中。注視此洞開之窗不少瞬。故於醫士之言。亦無聞焉。既而又言曰。勃克。汝謂罪人之逸。必爲渡濠而過者。固矣。然其入時。在理時當未晏。路上亦有行人。彼豈有隱身之法。足以避人之目乎。勃克乃蹙額曰。吾之所疑。亦以此耳。警長既得勝。與乃遽高。則曰。勃克。此吊橋曳起之時。約在黃昏乎。勃克未之答。而總管安密斯。已推門進。聞言。則即殼殼答曰。每日總在六時半也。警長曰否。以吾所聞。此吊橋曳起之時。初不

限定鐘點。惟以日輪入山爲準。以現在之天氣度之。則斜日落山。射其餘光於人家屋背之時。爲時不過四句半耳。而汝乃曰六時半。抑又何耶。安密司曰。此言平日耳。惟昨日之日。密昔司道克洛斯。適開茶會。客乃久久不去。至六時半始行。予則俟其既行之後。率人曳之。此事爲我親手所爲。我故憶之眞耳。警長乃點其首曰。然則此賊之來。必在六時半以前。預先掩入別墅。迨人靜後。始入此室。然乎。若謂此人而爲絕流而渡者。則此室中。何又無水漬耶。安密司曰。吾亦作如是想。蓋密斯特道克洛斯於未寢之前。必至別墅前後。巡行一周。惟恐有火燭不慎之事。不幸適爲此賊所見。卽蹤吾主人之後。以入此室。吾主人覺。回身視之。賊乃出其不意。遽爾轟擊。且知槍聲一發。必當有人尋聲奔至。遂卽躍窗而避。且棄其槍於窗外。隻身渡水而去。吾之揣度如是。特不知長官以爲如何耳。然除此之外。恐亦無其他理想。能與此事相合者矣。警長一面聆其所

言。一面移其雙眸。灼灼然四視。忽驚呼曰。此何物耶。言時卽俯身於死者身下。拾一名刺。夾之手中諦視。則見其中爲大楷之「V.V」二字。而其後則爲墨筆所書「341」三字。字跡絕潦草。勃克覩狀。亦現爲驚疑之狀。曰。嗟乎。此何物。我奈何未之前見耶。以理度之。必爲兇犯所遺者無疑。然警長聞語。乃如弗聞。但視此名刺不已。且自語曰「V.V.341」此何爲哉。豈爲人名之縮寫乎。言時忽又大呼。以手指醫士曰。華德醫士。汝所拾者何物耶。蓋華德於時。方自地毯上拾起一鋒利之斧。默然諦視。洒秀爾勃克乃以手指架上玻璃瓶中所貯之鐵釘。言曰。密斯脫道克洛斯。昨嘗移其所掛之畫。予曾見其展一大畫。掛諸火爐架上。或以此斧爲擊釘之用耳。警長乃愈蹙其額曰。然則趣置之原處。毋移動。吾殊不料此事之困難。乃又進一層矣。以吾思之。惟有趣以此事。報告倫敦警察廳中。吾儕愚陋。殊不能辦也。言時。復舉其案上之燈於手。環室蹀躞而行。且拉

此方才所啓之窗幃於一邊。忽又驚呼曰。嗟乎。汝儕於何時下此窗幃者耶。安密司應曰。大率在上燈之初。爲時可四句之後也。警長乃復置燈於案。而回光所照。適見牆角之上。印有泥足之印。凡二。警長嘖曰。密斯脫勃克。此非有人入室之明證乎。吾今不能更非爾言耳。其人之入室。吾知其必在窗幃已下之後。而其人入別墅。亦必在吊橋未曳起之前。然則其人之來。必在四六兩點鐘之間。又無疑矣。然其初入之室。亦必卽爲此室。爲恐人見。乃伏其身於窗幃之背。以自隱。否則此雙足之印何來耶。惟是其人之來。初不必定具殺人之心也。或但爲盜竊之計。亦未可知。祇以其後。旣爲人見。乃不得不逞爲一擊之計。以圖自脫。此固事實之明顯而易見者也。勃克點首曰。吾意亦云然也。吾而爲時未久。或此兇徒。尙在別墅之中而未去也。亦未可知。長官能許我指此無謂之空談。一出別墅之前後。加以縝密之查察乎。警長聞話。又沉思者久之。始曰。此

事本宜允汝。但勃爾斯東之火車開時。恆在早時之六句鐘。今爲時尙早。此兇犯必不能乘火車而逃。如其步行而遁。則此全身水漬。狼狽之狀。但有人見。亦必不肯放其行也。惟吾今既來此。負此勘查之職。苟無人來代我者。吾亦不敢擅離。卽汝諸人。於此事未查清之前。亦不可有蛙步之離也。警長語時。醫生華德。又舉燈照此死屍之身。久之。忽驚呼曰。嗟乎。此又何謂哉。豈此記號。與此慘殺之案。有關乎。言時。以手握死人之手。擅其袖直至腕上。指以示衆曰。衆視之。此何爲者。衆聞語。引目以視。則見其手腕之上。有一棕色之記號。作△式。如古代戟尾之眼。言次又細視曰。此記號乃非針刺。且爲火烙。吾殊不解其人。何以不自疼惜。乃肯受此慘烙。言時。舉目以視勃克。勃克曰。然。此事卽吾亦弗解。特是近十年來。實已數數見之。不復以爲異矣。其時安密司亦言曰。此記號。吾人亦嘗見之。每當早起。吾主人捲袖以濯手腕之時。吾固習見之也。警長惠爾琛。

曰。此事或與此案無關。亦未可知。然我終有所狐疑也。警長之語未畢。而安密司又失驚而呼。以一手指此死人之手。續斷言曰。衆試視之。此兇犯殊奇特。我主人小指上所御之結婚指環。乃竟攫之去矣。汝不見吾主人。曩者恆御此結婚之指環。於此禁指之上。而其上。復壓一鑲金鏡之指環。而以另一蛇形之環。御之無名之指。今此鑲金鏡者。與夫蛇形之指環俱在。獨此結婚指環。乃竟失之。不亦奇耶。勃克聞語。亦噫氣曰然。此何往耶。而警長與醫士。則已相視而癡。既而警長顧安密司曰。汝果見汝主人御此結婚指環。恆壓以金鏡之指環耶。安密司曰然。吾主人自結婚以來。未嘗一日不如此也。警長曰。若是。則此兇犯果欲取此結婚之指環。必先卸此金鏡之約指。然後始能取之。而於既取之後。又復更以金鏡之環。套之指上。此半分鐘。竟能爲此繁細之手續。吾殊服此人之手腕實靈敏矣。警長言至此。益蹙其額曰。此事誠難。吾意不如逕交於倫敦

警察之手爲佳。蓋華愛德梅生實至明幹。凡勃爾斯東所出之探案。未有一次足以難之。今者。不久且來此助予。然予知此一案。亦必非彼所能措手。實告汝儕。以吾人之能耐。殊弗及也。不然。吾人之職份。又豈僅此區區一警長而已哉。

第四章

是夜三時。溫洒克司省中之警察署長梅生。已於本部。趨車而赴勃爾斯東之別署。以助惠爾生勘驗一切。當勃爾斯東之火車第一次開行時。梅生卽以此消息。由火車傳往蘇格蘭場警署。并及其好友馬克。其時天尙未明。蓋時鐘正鳴五下也。而吾人得信。亦卽與馬克偕赴勃爾斯東勘驗之場。既抵車站。遂與密司脫梅生相見矣。梅生之爲人。極嫻靜。平素寡言笑。雙目深碧。望而知爲極有智機之人。體碩而壯。故所衣亦復寬博。爲黑色之呢所製。似覺輕軟無倫。雙股微曲。然亦健碩。且裹以革靴。高與膝齊。乍視之。其人之形狀。乃類勤苦之農

夫。或能盡職之獵戶。謂爲捕緝犯之偵探家。則其狀殊弗肖也。既見吾儕蒞此。則即絮絮曰。密司脫馬克。此事以吾思之。殊難措手。然不一刻間。彼報館中之新聞記者。行且蠕蠕而來。如蟻集腥。故吾意不如趁此時間。先理一切。使之就緒。不致少刻爲彼輩所擾亂。馬克。汝以爲如何。惟吾腦力既鈍。故於此事直如撈針於大海之底。宜無着手處也。言時又顧及予。並向吾友曰。密斯脫福爾摩斯。此事吾知君當必甚有興味。初不似吾人之枯索。復顧予曰。華生博士勿哂。蓋吾人既爲警察。於其職份之內。例不能默。故不自覺其言之絮絮矣。言次乃展然而笑。既而又曰。吾等寓舍。我已爲覓得矣。特是此地偏僻。急切間殊不能得相當之所。故今冒昧。擬屈君等暫寓於西村旅舍。其地尙清潔。幸勿以簡慢罪予。言時。以手指一人曰。此人堪爲君等提挈行囊。今請隨我行也。予覩狀。固知梅生之爲人。實至和霽可親。然予方念及此。吾友已率吾輩隨之行矣。十分

鐘後。遂抵西村旅舍。聆梅生報告之言。其言與我前章所述。大略相同。故亦不復贅敘。然吾今者。雖不復敘。而當時之馬克。則殊不能如予之安逸。亟亟焉伸紙提筆。以紀梅生之言。而吾友福爾摩斯。則正襟危坐。注其全神。以貫射於梅生之語中。時而露爲驚詫之容。然一眨眼間。亦復卽隱厥狀。大似物理學家把玩其新摘之名花也。梅生語既。福爾摩斯卽曰異哉。吾人探案縱多。然殊不能自憶。更有其他之案情。較此爲奇者矣。梅生聞語。乃大樂曰。密斯脫福爾摩斯。吾亦度君必爲此語。蓋吾人之居。雖在鄉僻。然而此案之奇。則在倫敦熱鬧之場。亦無更有過於此者。今汝爲此言。則吾自信力益堅矣。實告君。予自昨夜。自惠爾生手中。接到此信之後。奔波乃至終夕。予馬本老。至是。且垂垂病矣。然予自思。覺此一夜之奔波。殊爲不值。蓋予日聞惠爾生報告之後。雖窮予腦力。以爲思索。於其原來所得之外。亦不過僅得數點耳。福爾摩斯亟曰。密斯脫梅

生。汝所得者。果爲何點耶。梅生曰。當予入室之時。最先卽取此釘畫之錘。細爲諦視。卽華德醫士。亦復助予檢驗。然終不能少得罪人之憑據。果如道克洛斯被害時。卽以此錘而爲抵禦之器者。則其上必當有痕跡。今乃潔如初滌。然使謂彼兇人。竟以此錘而爲殺人之器者。則尤不足憑矣。故吾以爲此案之內情。實與此錘無關。馬克乃屢言曰。梅生此語。殊恐不當。蓋歷來罪案。每每有以錘爲殺人之兇器。然當案情未破之前。其於錘上亦未嘗有一毫痕跡之可尋者。益亦恆有之事也。梅生曰。在我之意。非謂此錘。可以絕對斷其未嘗用者。然欲於此中少得痕跡。以爲吾人探案之助。則竟無有。其次。予卽檢此獵鎗。則見其振機之上。果咸絡以鐵絲。卑得並發。諸君試思。凡人。旣用此鎗爲兇器。則其心中之必欲死一人也。可知。且其鎗之雙管。上端旣已截去。故當未用時。卽得藏諸大衣之內。使人弗覺。於時。吾又察看其製造此鎗之廠名。則但於管口見有

大楷 Big 三字。而其餘者。蓋已隨此截去之鐵管而去。不可尋矣。福爾摩斯此時默然已久。至是。乃忽言曰。此字是否較 Big 爲大而 Small 二字較 Small 字爲小耶。梅生曰然。其狀正如此也。福爾摩斯曰。然則必爲噴雪而萬尼 (Pennsylvania) 所製。此蓋英國之名廠也。梅生聞語。乃詫。蓋奇吾友見識之廣。且於一言之微。竟能盡釋其疑團也。則不禁注其雙眸。灼然以視福爾摩斯之面曰。福爾摩斯君。予殊佩汝。汝豈竟將天下造鎗之廠名。盡熟讀而無遺耶。福爾摩斯乃揮其手。令弗用。蓋福君此時。興味正濃。殊不願聞此虛譽。致耗去有限之時光也。梅生乃續言曰。然則此鎗製造之處。必爲美國無疑矣。旣而曰是矣。吾似於何種書上。曾見有一處人。其用獵鎗。恆去長管。由是思之。則此兇手。必爲美人無疑矣。梅生言至此。乃大樂。一若已得此殺人之美人者。則以右手自握其拳。久之弗釋。馬克不禁笑曰。梅生。汝弗過樂。防此美人以拳接汝者。則汝哭且不暇。

矣。然吾殊未嘗見有如何之生人。入彼密斯脫道克洛斯之室也。梅生乃怪呼曰。汝語悖哉。彼窗幃上之血跡。壁上之足印。與夫拋棄之獵鎗。及地下之名片。豈均非生人入室之據乎。馬克乃駁之曰。夫此種種。無一不可預先搆造。以淆亂偵探之耳目。若汝謂殺人必美人者。則密斯特勃克固明明爲美種。卽密斯特道克洛斯。亦復居於美洲者久矣。然則必欲謂爲美人者。則但就其室中。任爲選取一人。亦卽已得。初不必更事外求也。梅生曰。然則總管安密司……馬克聞言。遽囁言曰。安密司其人忠慤乎？梅生曰。忠慤哉。其人自却而司勳業處退職以後。卽傭於道克洛斯之家。凡五年。自密斯脫道克洛斯來居別墅之始。以至於今。實已多年。然終未嘗見。有此雙管之鎗也。馬克曰。此語悖哉。蓋此短鎗。隨在可藏。何能以安密司未嘗得見。遂卽決定道克洛斯別墅中竟無此鎗耶。梅生語屈。則強辨曰。然安密司固未之見也。馬克乃搖其固執之腦曰否。

汝語。吾終不能全信。蓋此殺人之兇犯。初不必謂其自外來也。密斯脫福爾摩斯。願汝爲我決之。福爾摩斯。時方靜聆二人爭辨。默然無聲。至此乃始笑曰。密斯脫馬克。今我試爲汝儕裁判。汝其申訴汝所辨護之言。馬克曰。此案之表面。似爲一以私事仇殺之案。故其屍身之旁。乃有此詭異之名刺。而其指上之約指。亦復因此之故。不翅而飛。然予亦殊不敢深信。今試思之。安有一人。挾其犯罪之心。以入人家之室。而又熟知犯罪之後。逃逸之手續。此其困難爲何如哉。抑且四面環以深濠。不可插翅而飛。然則其人殺人之兇器。將以何者爲佳乎。則吾以爲必以無聲之利器爲上也。惟如此。乃始可以殺人。而使旁人懵於不覺。然後始可徐徐自窗間逸出。然後更絕流而渡。不致爲人所緝獲。今乃捨此不圖。而用他粗笨之獵鎗。彼豈不思一鎗爆發之後。滿屋之人。行且被震而醒。則能逃脫與否。亦在不可自知之數。其人苟非狂易。要必不出此下下之策也。

密斯脫福爾摩斯君意以爲然乎。福爾摩斯曰然。君言殊有味。但予今者亦殊未能確定。要惟俟至道克洛斯別墅勘察之後。始可爲下斷語也。言時。又顧梅生曰。密斯脫梅生君亦嘗至濠溝之對戶一勘察否。其間有無痕跡。梅生赧然曰。堤岸盡爲光石所砌。初不足留痕跡也。福爾摩斯曰。豈並足跡而無之乎。則曰無之。福爾摩斯乃喟然曰。然則奇矣。密斯脫梅生。汝能許我。卽於此時赴別墅乎。梅生曰佳甚。吾亦正擬以此爲請。蓋吾意特於君未赴別墅之前。先以此事告之於君。庶於踏勘時。亦可稍得頭緒。今請行矣。密斯脫福爾摩斯君果有所得者。願君弗……其意。蓋謂君果有所得者。願君盡情告予。勿奪予之功也。其語未出。而馬克已覺。則截之曰。然。福爾摩斯先生。爲人至和羈。苟有所得。當不吝教誨吾人也。馬克之語既出。福爾摩斯乃微笑曰。密斯脫馬克之言當也。蓋吾人生平。恆喜竭予智力。以補警察之不足。初不敢稍存私意也。曩者警察

中人恆謂予喜僭其功。然此實彼輩岐視予耳。若予則殊未敢一存是心。但今者須與君約。密斯脫梅生。此事君既托付於我。卽當任我之意而行。俟就緒後。再當奉之於君。以請坐享其成。至其中之佈置如何。則君弗能置一言也。密斯脫梅生。能允我乎。梅生至此乃大赧。則足恭曰。密斯脫福爾摩斯。此予何敢吾人。但得君臨。卽已榮幸無比矣。言時。又向予曰。華生博士。願汝他日著作之中。得使予名備列其中者。則榮幸尤無既極。弗敢望褒。幸免詆刺足矣。予不禁失笑。吾人旣出旅舍。卽逕向道克洛斯別墅取道而行。途中風景絕佳。梧桐夾植道旁。時尙禿而未葉。厥狀乃如虬龍行空。時欲攫人而食者。長途盡處。則有石製之華表二。亭亭對峙。以時歷久。乃駁落不堪。苔蘚作綠色。紛披點綴其上。柱頂本有石獅。然已爲苔蘚所封。則亦不復能辨。其時。吾人已行入森林之中。參天拔地。皆爲橡樹與絕大之楮樹。景乃幽邃無比。然當路線轉折之時。則予眼

中。卽已見此古樸無華赤磚所砌之甲科賓時代所建之屋矣。其地。卽道克洛斯之別墅也。吾人旣行近吊橋之次。予乃凝予之目。以視濠中之水。則見此水。清澄無比。漾作淺碧之色。激激撲人眉宇。爲狀甚似以絕大之水晶。耀於日光中也。夫此別墅。去今已三百餘年。其中出生死亡之事。亦不知經過凡幾。今乃竟有此曖昧之事。發生於此別墅之中。則吾亦殊爲此別墅悲矣。然苟視此舊式之屋頂。與夫下垂之簷吻。陰森之氣。本是撲人眉宇。然則以此而爲暗殺之場會者。爲地亦頗稱也。予思至此。予乃直注予之目光。以視此別墅中幽黯古式之窗牖。並古式之牆。而私念曰。吾恐英倫三島之中。當更無一處。足以合宜於此慘劇者矣。梅生因遙指曰。衆視之。此傍吊橋之窗。其中卽密斯脫道克洛斯被害處也。不見此古式之長窗。尙洞開乎。吾友福爾摩斯。乃顰蹙曰。此窗得毋過狹歟。梅生曰否。吾知犯罪者必非胖而且碩之人。密斯脫福爾摩斯。果以

吾人之身而坐此窗中入者。吾知其亦綽綽乎有容也。福爾摩斯乃信步至濠溝之次。俯其身以視砌岸之石。并對岸之花園。蓋視昨日之夕。有無人自水渡此而過。梅生乃阻之曰。密斯脫福爾摩斯。此可毋庸。當予早已察視。彼罪人既爲殺人之兇犯。則又何肯留痕跡。而授吾人以柄乎。福爾摩斯曰。然。而又曰。梅生。此間之水。素來作此濁色乎。梅生曰。然。蓋水流之時。恆挾泥滓而行也。福爾摩斯又曰。然。則深幾何耶。梅生曰。岸側深約二尺許。而其中恆在三尺以外。福爾摩斯曰。信乎。然則此罪人。必不致溺斃於濠中矣。梅生笑曰。此何能者。卽三尺之童子。亦必不致溺於是中。福爾摩斯頷之。乃逕度橋而入別墅。予與馬克繼之。則見老而且癯之安密司。方鵠立於側。面作菜白色。蓋昨夕之餘驚正未已也。

吾人既入室。則見此苦惱之警長惠爾森。猶鵠立而守此屍身。絕弗少動。若恐此死尸乘間而逸者。然醫生華德。則已去久矣。梅生乃前。語之曰。惠爾森警長。吾人去後。尙有其他新異之事出現乎。惠爾森聞言。乃足恭曰。無之。梅生微頷其首。卽曰。然則汝可去矣。汝憊甚。宜少息。予如有事相需。再當召汝。惠爾森諾。梅生又曰。汝可傳吾令。令總管安密斯。但待門外勿入。并令密昔司道克洛斯。及密斯特勃克與管家婦。在吾人檢查未竣之前。切勿他出。蓋予或有事相詰也。惠爾森承命。乃鞠躬而出。梅生向惠爾森語已。復向吾人曰。請諸君許我於未檢察之前。先以予見之所得者。以供諸君之參攷如何。予問梅生之言。因思此鄉僻之探長。初實未可厚非。蓋彼所出之語。時復中的。不作平常泛泛之論。故吾友福爾摩斯。亦傾聽無厭。雖彼語見長。亦未嘗露一毫之倦容也。而於是梅生之語開場矣。其言曰。諸君乎。今吾人於此事之問題。第一所當研究者。卽

爲此被害者。果爲自殺。抑爲謀殺。以吾思之。如係自殺。則其人於未死之前。必
先着寢衣。自其寢室中至此。然後以足印之於窗幕之後。冀以令人信彼實爲
被殺。然猶恐人之不信也。乃復自刺其身。以血塗之於……梅生之語未畢。而
馬克已阻之曰。止。此可弗論。蓋天下必無是理之自殺案也。梅生曰。然。吾意亦
如此。然則其人必爲謀殺無疑。惟此謀殺之兇犯。因爲別墅以外之人歟。抑卽
別墅以內之人歟。馬克曰。汝試言之。使吾人得聞汝之高論也。梅生乃續言曰。
夫此兩種問題。其中均含有疑難之點。以待解決。然吾固能斷定此二者之中。
必居其一也。今不妨先以設想。謂此犯罪之人。卽爲別墅以內之人也。則是夜
必有一人。俟衆人寢後。潛行入室。戕彼主人。而其所用之兇器。則爲室中平素
所未嘗見。而發聲且甚響者。意蓋欲使室中之人。聞聲知警。而又欲人疑其爲
外來之賊。如其不然。又何必用此詭異之獵鎗乎。馬克曰。否。此理想殊不合於

情理。吾殊弗敢贊同。梅生又曰。今吾人固已知此慘事發生以至衆人警覺之時間。所差必無一分鐘之久。彼勃克雖自謂爲聞警之第一人。然吾思之。則總管安密司及衆人之來。亦不致落後至若干時也。惟在勃克之心理中。似覺彼輩爲宴耳。諸君試思。凡人手足縱敏捷。必無一人能於此一分鐘間。作此種種之事。不特以其足跡印之幕後。且又以血污染之窗檻。而後乃取死人指上之環。從容而逸。嗟乎。吾人卽夢中破空飛行。亦無若是之遙也。福爾摩斯聞語。乃贊之曰。吾友之語當哉。梅生曰。由此而言。故吾人不得不認定其人之自外入也。然其中猶有無數之疑問。以滋吾惑。特不如前此之問題爲難澀耳。今吾人不妨易地爲兇手一思。則其入此別墅之時。必在密昔司道克洛斯尙未送客之前。蓋其時正近黃昏。吊橋亦未曳起。故此兇手不妨掩跡而入。特此兇手所挾之意見。必不爲怯篋而來。蓋密斯特道克洛斯居美洲久。而其所業。又未嘗

明言。故吾以爲必係挾嫌之人。俟隙而動。逞此一擊以爲快。諸君不觀此槍爲美洲產乎。或此人者。竟爲美洲之人。未可知也。此兇手旣入別墅之後。首先卽入此吾人所履之室。以此室適當衆室之前也。至其入室後之種種。則卽不問可知。其人必先隱於幕背以自匿。迨至十一句鐘時。密斯特道克洛斯。始自寢室中至此。與此兇手爲極短時間之晤面。蓋據密普斯道克洛斯言。密斯特道克洛斯出寢室後。不幾分鐘後。卽聞槍聲也。故吾決定其晤面之時。至爲甚短促。福爾摩斯曰然。但視此案上之燭。卽可知矣。梅生亦曰誠然。此燭燃未及寸。且又安然立於桌上。未嘗傾仆。於此可見密斯特道克洛斯入室之後。必尙置此燭於桌上。與賊爲極短之談判。而後始被殺也。不則驚惶失措。此燭必落於地。而吾尤能推想此燭熄滅之時。則又在勃克入室之後矣。蓋勃克固言此燭爲彼所吹熄者。福爾摩斯曰然。梅生又曰。於此我又得默揣當時之情形矣。試

爲諸君言之。得無談否。密斯特道克洛斯既入室。置其燭於案上之後。其時卽有一人自幕後出。向密斯特道克洛斯要求指環。至其原因如何。則吾人未嘗能知。要之。惟兇手與死者知之耳。今姑弗論。但言其時道克洛斯。既聞此人之要求。乃卽以此指環畀之。以語言弗合。乃肇爭端。互相毆撲。其後。賊人敗。乃以槍射之死。棄槍而逃。然於惶迫之中。落其名片。卽此 < 31 名片之所由來矣。適當其時。密斯特勃克。卽已聞聲而入。以吾思之。此時兇手。當未渡濠而遁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君意以爲如何哉。福爾摩斯曰。君語誠當。特患模糊耳。而馬克則抗議曰否。密斯特梅生君之言。我終不敢贊同。蓋天下殺人之事。終以機密爲上。必無挈此笨重之器。以爲殺人之具者。故吾意此兇手之殺人。必尙有他器。特以槍淆衆觀耳。言時。向吾友曰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君既以梅生之語爲弗明。則請君更言之。以釋吾疑。勿使吾人久久處於黑幕中也。當馬克議論之

時。福爾摩斯方側耳以聆梅生之言。初不肯令其有一字之逸。而目光所注。則又不注於梅生。而注射於屋之四隅。旋轉不已。額筋微突。膚紋盡深皺。蓋正深爲思慮也。聞馬克言。則曰馬克。予尙欲於事實之中。更有所得。以決定吾人之思畫。言次。乃伏其身於屍次。既而曰。嗟乎。此種傷狀。吾實未嘗多見。見之殊足令人驚悸。今願召安密司入。吾將有所詢問。安密司入。福曰。汝主人臂上之記號。汝固嘗見乎。安密司曰然。福爾摩斯曰。汝亦知此記號爲何。安密司曰。弗知。福爾摩斯因微蹙其額曰。嗟乎。此暗記實爲火烙。吾知其初。必受無限之痛苦也。安密司默然。福爾摩斯又曰。安密司。汝主人額下。尙貼有一絕小之膏藥。汝亦嘗見之乎。安密司曰見之。此吾主人昨日薙面之時。爲剃刀所破者也。福爾摩斯曰。然則汝主人尋常薙面之時。亦嘗傷其額下乎。安密司曰。此則無之。卽有不慎。偶受小傷。亦不必定在額下也。福爾摩斯至此。乃不語者少頃。既而又

曰。此事殊足深味。或此禍事之來。道克洛斯實已先知。故於雍面之時。乃不慎而傷其頰。言次。復向安密司曰。汝於日間。亦覺汝主人有不甯之態耶。安密司曰。吾初殊未之覺。今君言。故吾憶之。似覺其日間容色。頗弗甯也。福爾摩斯遽然曰。然乎。然則此禍之來。要非汝主人者意料外之事矣。密司特馬克。願汝假爲裁判。以詢吾人可乎。馬克笑曰。吾才弗及君。何能裁判君事。但能靜聆君語。有以教我耳。福爾摩斯曰。然則吾人當研究此名片矣。言次。拈之細視。且言曰。V. V. 431 福爾摩斯言至此。又少息。既而曰。此紙似極平常。不足異。言時。向安密司曰。君家亦有是物乎。馬克驕言曰。此恐不致有也。福爾摩斯乃自屍旁起行。近寫字檯之旁。舉各瓶墨水。瀋諸吸墨紙上。已而曰。此名刺恐非在此室中所書。蓋此間之墨水。咸作藍色。而名刺上之墨跡。則微作紫色也。且名刺上之字跡。似爲粗闊之筆頭所書。而案上所有。則皆尖細之筆頭也。言時向安密

司曰。汝於此字義。亦有所知乎。安密司曰。主臣。吾弗能知也。福爾摩斯乃向馬克曰。密斯特馬克。君意如何者。馬克曰。吾意此必爲祕密社會之暗記。與醫上暗記之義同也。梅生和曰。然。吾意亦作如是想也。福爾摩斯曰。然則吾人即可從此一種問題中先爲解決。使此一種黑幕。不復障於吾人心曲。如何。馬克弗言。而福爾摩斯已續言曰。今使有人自其祕密社會中出。以赴道克洛斯別墅。戕其主人。復留名刺於其家。然後越濠而遁。其事雖詭。其意固明。蓋其人之意。不過欲於新聞報紙上。記此暗殺之事時。將此名刺一併披露於其中。使彼黨人。知此事之成功也。然而此槍。又何說哉。馬克曰。是誠不可得解。福爾摩斯曰。且不第此。而失其指環之事爲尤怪也。馬克亦曰。然。何爲而取此指環歟。福爾摩斯曰。此事最奇。今時已近卓午。此暗殺之消息。行且佈滿於英倫。以吾思之。彼勃爾斯東周圍四十里之幅員。警察佈置殆滿。緝此兇犯。何乃竟無踪影。馬

克默然。福爾摩斯又曰。要之。惟勃爾斯東近處。實爲窩窟。足以藏身。故能使人弗覺。非然者。惟於未犯罪之前。備有燥衣。以備換易。如其不然。倫敦之警察。豈盡爲盲。任彼濕衣淋漓之人逸乎。福爾摩斯言至此。乃探懷出顯微鏡。就窗以察窗檻上之血跡。言曰。此分明爲一足印。且其履又甚闊。然吾思其所着之履。必不致廣闊至此。或以移動之故。遂易其樣耳。雖然。此血跡與夫泥跡之足印。固未甚明了。是又無怪其然也。言次。忽指桌上曰。安密司。此何物耶。安密司曰。此爲啞鈴。蓋主人日常所用者。福爾摩斯曰。啞鈴乎。胡以僅存其一。尙有一隻安在。安密司曰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此則予不之知矣。或竟僅有其一。亦未可知。蓋予已有多日。未嘗經意於此。福爾摩斯遽沈其面曰。僅一啞鈴乎。……福爾摩斯爲此語時。音極延長。然其詞未畢。已爲一極厲之叩門聲所阻。語乃弗續。其時卽有一人排闥而進。身極頎長。而面容微作黝黑之色。然修薙極整。一

望而知爲機警無匹之人也。予覩狀。予乃不待他人之介紹。卽已知其人卽爲洒秀爾勃克。蓋其容色。足以詔我識其人耳。勃克旣入。卽四轉其目光。一一以視吾人之面。迅疾無匹。吾初疑其目光爲閃電也。勃克乃致詞曰。諸君恕予。予來。乃阻諸君之談論。然吾知君等必樂聞最新之消息也。馬克喜曰。豈其人已獲乎。勃克曰。嗟乎。何來此佳運哉。然吾人實已得其自由之車。於去此一百碼之出。君等能隨外一往觀乎。福爾摩斯領予。吾人乃隨勃克而行。旣至其地。則卽見有多人聚而圍觀。然人數不多。故吾人一望。卽見此自由之車。方偃臥於冬青樹下。此車產出之所。實爲名廠。然以行路過多。泥濘殆滿。而坐墊之後。尙有一油瓶。與旋轉螺旋之機在焉。馬克因曰。此車廠中。苟能以售與之人名。一一而註之冊者。則吾人獲益匪鮮。特惜不能耳。然而有此一物。抑亦聊於無。今吾人雖不能知其主人之去向。然其自何而來。則可因此一車而知之矣。旣而

又狐疑曰。特是其人。何必棄車而行。豈其步履。乃較車行爲速。天下恐無是理也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此事不且轉滋吾人之惑歟。吾友福爾摩斯曰。然乎。然則誠可異矣。

第五章

吾儕既返至宅內。梅生乃言曰。君等殆已詳識此書室內之情景乎。馬克答曰。以目前論。可稱竣事。吾友福爾摩斯微頷其首。似表同意。梅生復言曰。然則君等此時亦欲一聆宅中人之供證乎。吾儕可暫藉此餐室爲假預審也。安密司趣來。汝當首先舉爾所知。以告吾等。毋稍隱。

安密司所供。實至簡明。且其陳述時之狀態。亦殊誠懇。蓋密斯脫道克洛斯來主此勃爾斯東別墅之五年以前。安密司卽已受雇爲總管。且知道克洛斯富於資財。其金錢實自美洲攜來。但亦不明其所以耳。道克洛斯爲人至和靄。御

下亦頗有恩。以安密司所知。則其主人生平。實未曾有畏懼懼之意。非特此也。其胆力之雄偉。實爲村人之冠。彼於每晚。必令起此吊橋。初非畏盜。實以此爲宅中舊例。遂欲規復而沿存之耳。平居簡出。亦弗離此村落。惟於被害之前一日。曾一往湯勃理區購物。既歸宅。則卽大異常態。神情舉止。頗露恐怖不甯之狀。且對廝僕。亦現獷暴不耐之意。入夕。安密司尙未就寢。方在宅後伙食房收拾一切銀製器皿。頓聞鈴聲大震。顧槍聲則未之聞。因伙食房及廚屋。遠在宅後。其間有重門及長弄阻隔。槍聲雖烈。弗克達也。管家老婦震於鈴聲。亦自室中出。二人乃相率往前宅。既抵梯底。則仰見密昔司道克洛斯方拾級而下。爲狀殊弗匆遽。方下梯。密斯脫勃克卽自書室中狂奔而出。阻其勿進。堅懇其返至己室。其言曰。天乎！速返汝室。吾友已殞。汝誠無能爲力。天乎！速歸。密昔司道克洛斯經其勸阻。乃略一徘徊。卽拾級歸室。觀其狀。殊弗悲。亦不號泣。

密昔司愛倫管家婦也。扶掖主母返室。並留彼伴之。安密司乃偕密斯脫勃克同返書室。至則見其主人已陳尸地上。其狀卽警察所見者也。彼時燭已不燃。燃者爲燈。二人乃探窗外窺。惟黑夜沈沈。殊無所見。旋即奔至廳事。安密司亟亟轉旋盤機。放其吊橋。而勃克則卽忽忽赴警署報告。安密司之供祇此。餘無足爲記述。乃召密昔司愛倫進。陳其說。

密昔司愛倫之寢室。較安密司所居之伙食房爲稍近。故聞警亦較安密司爲少審。當時渠正欲解衣就寢。忽聞電鈴大震。乃始驚悸。故密昔司愛倫自述。謂僅聞一絕巨之聲浪。木然震其耳鼓。如有人砰然闖其門者。初不知爲槍聲也。其時安密司已啓門而出。愛倫乃與之同行。則見密斯特勃克。方自書室中倉皇而出。面色之白。乃如死灰。然猶強自鎮定。見密昔司道克洛斯下樓。遂卽阻之。令勿前。且以語爲慰。似令其上樓。惜密昔司愛倫之耳不聰。故未之聞也。據

云。但見其口鼻蠕蠕動耳。然至密斯特勃克向其抗聲而語。令侍密昔司道克洛。斯上樓。則亦稍稍聞之。遂乃遵其令旨。復引密昔司道克洛斯。歸其臥室。且以語慰之。令勿恐。顧密昔司道克洛斯。此時驚悸已極。故亦不復思下樓。但頽然倚一椅而坐。密昔司愛倫謹侍其側。是夜乃未下樓。故於書室中之情形。都弗之知。但有壁間時計的的作聲。以待警告而已。以上均爲密昔司愛倫當時所供。然於吾人案情之上。殊無裨益。但添吾人以憐憫悲哀耳。繼密昔斯愛倫而語者。卽爲洒秀爾勃克。特於當時情事。固已早與警長梅生言之。度吾人已知。故亦不復多贅。惟其意見之間。則謂此兇手者。必爲外來。且又從窗而逸。言時。頻以手指窗檻上之足印。與夫血蹟。謂此卽足以證明其言。且室中除此而外。實無可以飛遁之路。讀者乎。勃克之言。雖如是斬截。然至罪人何以棄其自由之車。徒步而逃之故。則又不能了解。但凝其炯炯之眸。以視吾人之面。雖然。

勃克者。乃精明強幹之人也。故於此案凡有又供研究之點。亦嘗爲吾儕言之矣。蓋密斯特道克洛斯。自愛爾蘭移居於美洲之時。其年齡尙在少壯。與勃克遇於加利福理之省。意語旣洽。乃合資治金鑛事業。商業亦大盛。然不幾時。道克洛斯忽又捨是弗業。盡舉所有。售之於人。逕挾資而赴英倫。其時道克洛斯正喪偶。方鰥居也。勃克旣與道克洛斯別後。復獨事金鑛一年。得利亦裕。遂亦棄是弗業。旋遊而至英倫。復與道克洛斯相遇。舊雨重逢。交乃益洽。其是道克洛斯方將婚也。然勃克對於道克洛斯之行徑。亦殊不能無疑。以其常日之間。居恆踟躕。似處身於危險之中。且夕不安。非然者。何以棄美國致富之區。弗居而來此英倫僻處。作寓公耶。故就勃克之理想度之。則疑道克洛斯。殆爲祕密黨中之一人也。且必與黨中之人有隙。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。故其惴惴之心。乃至不能自己。勃克之理想雖於是。然道克洛斯。則未嘗一爲勃克言之。故其

中究爲如何之祕密。勃克亦弗審也。今者道克洛斯屍身之旁。所得詭異之名刺。署爲 V. V. 341 者。是否卽爲祕密黨名。而勃克亦未能以理想確定之也。勃克之言至此。馬克乃詢之曰。然則君與密斯特道克洛斯同居於美洲者。曾幾何年。勃克曰。可五年餘。馬克曰。然則道克洛斯此時縲乎。曰然。馬克又曰。然則道克洛斯前妻之歷史。君亦能知之乎。對曰否。但知爲瑞典產耳。其人生時頗著豔名。惜吾與道克洛斯相遇時。則已死久矣。據道克洛斯自言。謂其死在吾人相遇之一年前也。故吾於此事。絕弗之知。但於道克洛斯言語中。得以揣摩其前妻美豔之形容耳。馬克曰。道克洛斯與君未遇之前。亦嘗至美洲乎。勃克曰然。吾聞其曾至美洲之錫加哥。且於煤鑛中執工役。然密司特道克洛斯生平所至之地多矣。此亦不足異也。馬克曰。然則道克洛斯亦爲政治家乎。彼所隸之黨。亦有關係於國家者乎。勃克決然曰否。密斯特道克洛斯。固未嘗一

問政治學之途徑也。馬克曰。特不知密斯特道克洛斯生平。亦嘗有不軌之事。爲君所察覺乎。勃克曰。無之。且吾深信。吾平生所見之人。其道德與夫行爲。初無一人足以超過其上。馬克曰。然則彼在加利福理時。亦嘗有特別之舉動乎。勃克聞語。乃少沈吟。卽曰。然。蓋彼作工之時。輒好獨入深山窮谷之中。初不肯與人爲任。職是之故。吾甚疑之。其後又忽遽爾捨此弗業。竟赴英倫。而吾疑益復滋盛。然不三四日後。竟有來詢道克洛斯之住址者多人。以今思之。殆密斯特道克洛斯已預得警告。故於仇人未至之前先作徙也。馬克曰。其人之形狀如何。勃克曰。來者多。吾已不能一一憶之。然當其洵洵向予山上而來。察其面。吾固知其無好意也。馬克又曰。此輩亦爲當地人乎。勃克曰。是則不知。惟其爲美洲之人。吾固可以確定。但非鑛工耳。至其職業。則殊弗知。蓋當見其洵洵之狀。但求其速去卽已萬幸。又何暇詢彼之職業。馬克曰。此爲六年前事乎。勃克

曰然。或七年矣。馬克曰。然則道克洛斯被殺之禍根。且已種於十一年之前矣。勃克曰。然。以吾與道克洛斯相遇之時計之。固當然也。馬克曰。若是言之。此祕密黨之固結力亦云偉矣。密斯特勃克試思。天下之事。竟有因循至十一年之久。而終不免於報復者。其耐忍又何如耶。勃克曰。此言當也。以吾思之。惟此一事。實足爲密斯脫道克洛斯一生幸福之累。致其心中時時有所畏懼。而不能自臻於歡樂之地。亦可悲矣。馬克至此。因又發爲疑問曰。今有一問題於此。凡人處於危險之中。而又自知其爲危險者。乃有不求警察爲之保護者耶。勃克曰。此一問題。殊難成立。蓋道克洛斯亦知禍事之來。決非警察之力所能保護。且有一事。足爲此語之證。卽密斯特道克洛斯之生平。未嘗使手槍自離其身畔也。然不幸而昨日之夕。禍來倉卒。致道克洛斯竟未及備。蓋密斯特道克洛斯此時已易寢衣。致遺其手槍於寢室之中。乃至不能與敵人相抗。揣其意。殆

以吊橋既起。必無人能闖然而入。而孰知天下之事。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。哀哉。馬克此時微點其首。且曰。今可置此弗言。吾意欲將道克洛斯居於加利福理之年份。先爲晰辨。然後可以有所設法。密斯特勃克。道克洛斯之離加利福爾固已六年乎。而君卽於道克洛斯離加利福理之次年。亦捨其業。來英倫從道克洛斯遊乎。勃克曰然。馬克曰。然則汝來之時。正爲密斯特道克洛斯結婚之時矣。勃克曰。然。予至倫敦時。正爲道克洛斯未結婚前之一月。故猶列席爲其證婚人也。馬克曰。然則君於彼時。亦已識密昔司道克洛斯歟。勃克曰。否。予雖英產。然離我祖國已十年之久。舊交且疎。何能識密昔司道克洛斯。故吾之識渠。已在結婚後矣。馬克遽然曰。若是。則汝于二人結婚之後。當時時見密昔司道克洛斯矣。勃克聞語遽怒。目灼灼直視馬克之面。言曰。然。蓋吾旣與我老友常日相晤。則又何能弗晤其妻。警長。汝于此有疑義乎。則汝……勃克之語

未畢。而馬克已亟辯曰。否。吾何能以此疑君。特吾職份所在。故不能不以此爲問。願君恕之。勃克曰。恕乎。汝語殊唐突。吾何能恕汝哉。馬克乃申言曰。君毋怒。實以吾人探案。其第一要件。卽爲事實。故吾不能不以此爲問。雖知無關。亦復不能自己。密斯特勃克。君與密昔斯道克洛斯相見。密斯特道克洛斯固嘗以爲然乎。馬克既爲此語。而勃克之怒乃愈甚。面白如死灰。握拳透爪。厲聲言曰。止。汝無權能預此事。汝但探案與緝賊可耳。何得冒昧干預人家閨闈。勃克之聲雖厲。而馬克則夷然曰。此事。願君以實告我。請毋隱。勃克毅然曰。否。汝縱有問。吾必不汝答。馬克笑曰。汝弗我答乎。亦既答矣。蓋凡人而無隱祕之事者。又何必諱莫如深哉。勃克至此。乃弗語者少頃。面作鐵色。俯首至臆。吾於此時。雖不能知其心中所思。然亦能揣得其迴腸之中。正輪轉而無已也。既而果頷首。現爲笑容。且復柔和其聲。以語馬克曰。君之爲此語也。固亦爲職務之本當。吾

亦不復阻汝。惟願君等此後。弗更以此爲言。致擾及密昔斯道克洛斯之心。則深幸矣。今吾不妨自爲君告。蓋吾老友道克洛斯生平。惟有一事實。爲其特性。無他。蓋卽妬也。夫吾友之待予。吾可自信其交誼之深。更無一人足與相並。惟其伉儷之情篤。故每見予與密昔斯道克洛斯相語者。必立觸其嫉心之忌。以妬予。職是之故。曾有一次。予嘗自誓。謂予終身必不更入密斯特道克洛斯之家。然而吾二人之友情。固甚篤也。事過景遷。道克洛斯亦復深悔不應與予決絕。致自失其多年之老友。則復以書來告罪。且速予往。而予亦以故友之情。終不可却。乃復入勃爾斯東之別墅。爲其座上之賓。諸君乎。予可自信天下忠於其老友之人。實無有過於勃克者。而天下之忠於其夫者。亦未嘗有過於密昔斯道克洛斯者矣。勃克之爲此言時。輒掣其額。抑若含有無限之抑鬱。遂不自覺其言之沉痛耳。然馬克則殊不爲動。復進而言曰。君亦知密斯特道克洛斯

被殺之後。結婚之約指。已爲人所竊無矣。勃克曰然。似……馬克遽曰止。此事汝固明明見之。何得謂之似乎。勃克不慮遽遭此詰。則不禁游移其辭曰。予所謂似者。似恐爲道克洛斯所自卸。而非爲兇犯所竊去耳。非有他意也。馬克曰。此必不論。吾人但就此指環而論。則其事之內容。必與婚姻事。實有連屬之關係。勃克曰。此則不知。且弗能決。但汝必謂此事與其夫人之名譽有關。則汝之立意誤矣。勃克語至此。目光遽赤。然又自知其盛怒。乃強抑之。使其目光復斂。然猶燦燦於睫毛間也。馬克冷然曰。今問畢矣。君可出。勃克方欲出。而福爾摩斯又曰。今尙有一事詢君。願君少留。勃克果止。福爾摩斯曰。無他。即君入室之時。此案上果僅燃此一燭乎。勃克曰然。福爾摩斯曰。若是。則君之見此慘劇。卽藉是臘燭之微光矣。勃克頷之。福爾摩斯曰。彼時君卽掣鈴以呼衆人入乎。曰然。曰然則衆人卽聞聲而集乎。勃克曰。可一分鐘後始集。然其時間固甚暫也。

福爾摩斯曰。只一分鐘間。君卽易燭而燈乎。手腕捷哉。勃克聞語。復現爲猶疑之態。旣而曰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此事殆無足異。其時實因燭光過黯。故吾立易燭而燈。以此燈適在案上。故取之便耳。福爾摩斯曰。然則卽并熄其燭乎。曰然。福爾摩斯乃不復言。而勃克則且舉其銳利之目光。一一視吾人之面。乃始怏怏而出。觀其色。吾知其餘怒尙未已也。

第五章 (續)

當福爾摩斯與勃克語時。馬克已草一字條。付諸侍者。令上密昔司道克洛斯。謂願上樓相候。並有所詢。而密昔司道克洛斯答言。則謂當至餐室。以聆吾人之教。至是。乃忽啓門而入。其人身長玉立。年事可三十許。態度極從容。不迫。與予心中所懸想之驚慌而且悲哀之密昔司道克洛斯。乃大相逕庭。苟非先言者。吾人且不之知。讀者但觀其以手附此餐桌之邊。而與吾人相見時。其從容

之態。初與吾儕有何所異。而其憂戚之目光。遂亦隨其蟾蜍之頸。漸漸移轉。以遍射於吾人之面。似欲語而弗語者。久之。忽曰。諸君亦嘗有所得乎。予聆其語。覺其音浪之入予耳。足以知其恐怖心。實較希望心爲多也。或者爲吾當時之幻想而然。初不足以爲根據也。而馬克此時。則已離案而起。致其摀謙之詞曰。密昔司道克洛斯。願君毋慮。吾人當不致有所疎忽也。密昔司道克洛斯。灰白其面。懶聲答曰。謝君。然願君等。千萬勿爲吾人惜其金錢。以吾意。但在得罪人耳。他非所卹也。密昔司道克洛斯爲此語時。音至枯澀。初不類人語。吾於以知密昔司道克洛斯之心苦矣。而馬克則又言曰。然。吾甚願夫人有以助予。則深幸矣。密昔司道克洛斯曰。助君。予何敢當。然有所問。當必以告弗敢靳。馬克乃曰。謝君。然予聞自慘劇出現之後。據密斯特勃克之言。則君固未嘗入書室也。然乎。曰。然。以密斯特勃克。勿令予入耳。然予心。則殊不甯。馬克曰。若是。則密昔

司於一聞槍聲之後。卽下樓矣。密昔司道克洛斯曰否。吾先寢。乃衣長衣。始下耳。馬克曰。未知密昔司於聞槍聲之後。及至爲密斯特勃克所阻之間。其時間相去幾何。密昔司亦能憶之乎。對曰。其間不過兩分鐘耳。然亦不能確定。以凡人而於意外受絕大之驚慌時。必不能確憶其時間之長短也。警長乎。此事以今思之。實無殊於一噩夢也。馬克又曰。然則君亦能確定密斯特道克洛斯。自下樓之後。以至槍聲發起之時。其時間又相去幾何。密昔司道克洛斯乃蹙其額曰。此則不能知矣。以吾夫本在更衣室中更衣。亦不知其於何時下樓也。然吾夫平素於臨睡之前。必至別墅前後一爲逡巡。蓋吾夫最懼火患。故每夜必循常例。初不足怪也。警長當知吾夫生平。其所懼者。亦惟此一事耳。馬克曰。此乎。此正爲吾人所欲研究者矣。密昔司道克洛斯。君識密斯特道克洛斯。非在倫敦歟。曰然。且五年矣。馬克曰。然則密昔司亦聞君夫在美。洲之時。亦嘗有

事。不利於密斯特道克洛斯之身者乎。密昔司道克洛斯聞語。乃顰蹙而思者有頃。始曰然。吾亦覺其人之身。輒有無限驚恐。躡其足踪之後。然渠實未嘗肯爲予言。揣其意。蓋以吾人女子身。初不足分其憂。但足益其愁懣耳。馬克曰。然則君又何以知之。密昔司道克洛斯聞語。乃不禁現爲笑容。以向馬克曰。警長。天下安有凡人而終日蓄其危懼於心中。而其所愛之人。乃竟一毫弗之覺乎。且其平日之間。雖不以是事告予。然足以令予滋疑者。亦殊夥。卽彼平時。居恆不樂。似有所戒備。而每見一陌生之人至。輒必現爲驚慌之態。以是。予故能決定。吾夫必有一絕利害之敵人。日踪其後而爲之祟。而吾夫亦知之。故無一刻不爲之備也。故數年來。每當吾夫出門之時。歸來少晏。予必竊竊以爲憂。無他。恐其遇險耳。福爾摩斯至是。乃始驛言曰。密昔司道克洛斯。然則君夫生平。其最足以引起君之注意者。固何事耶。密昔司道克洛斯曰。恐怖窟也。密斯特福

爾摩斯乎。此一語者。吾夫於恐怖絕劇之時。輒爲吾言。予亦嘗以吾人此後。能
否脫離此恐怖窟爲問。而吾夫聞予言後。輒轉其面色。而爲慘白之色。喟然曰。
嗟乎。吾愛。有時思之。吾亦恐終我之身。無時能脫離此深窖之中也。福爾摩斯
曰。意君亦必詢密司特道克洛斯以恐怖窟立名之義矣。對曰。然。但吾夫輒隱
約其詞。不爲予答。詢之急。則曰。吾愛。但知凡人之身。而爲恐怖窟所籠罩者。則
其終身之不幸。當無已時。吾妻乎。吾甚願此恐怖。將來勿加於汝之身也。密斯
特福爾摩斯。當知此所謂恐怖窟者。實真有其地。初非臆造之名詞。且吾夫前
者。必嘗身入此窟。遇見種種可怖之事。此固吾可斷言之者。惟其內容如何。則
又非吾人所能知矣。福爾摩斯曰。若是。則渠亦嘗爲汝述其中之人名乎。對曰。
有之。蓋距此三年之前。吾夫以獵而病。嚙語中嘗呼身主馬金特不已。語時且
帶恐怖而忿怒之聲。吾是以疑之。及其病已。吾亦嘗詢以馬金特爲何人之名。

且身主之稱。又何用意。豈其身乃爲何人之主人耶。然而世界之上。恐無如是之名稱也。予爲此語時。吾夫則又遽變其色曰。吾妻。汝但知此名非爲何人之名可耳。言次微笑。然我固知其笑爲僞。藉以慰吾人之心耳。故吾亦不復問。但以吾意度之。則此身主馬金特之名。必不能與恐怖窟絕無關也。密斯特福爾摩斯以爲然乎。福爾摩斯尙未語。而馬克已屢言曰。君與密斯特道克洛斯結婚之初。固在倫敦。吾人已知之矣。特不知當君等結婚之時。亦嘗有人作爲蜚語。或詭闕之行動。以傷君等乎。密昔斯道克洛斯曰。蜚語乎。此安能無之。特是詭闕之行動。則殊未之見也。馬克曰。密司特道克洛斯生平。亦嘗爲情敵否耶。密昔司道克洛斯曰。無之。當時吾人之身。固極自由者。馬克曰。然則密昔司亦聞兇人竟取其結婚之指環事乎。由此設想。或者密司特道克洛斯。有一仇讎。一旦得而甘心。遂不自惜身罹法網。而爲此慘劇。然其仇讎。果何意而必取其

結婚指環歟。馬克言時。第覺密昔司道克洛斯之脣。略一顫動。露其些微之笑影。曰。此則吾人亦無從解。是誠不可思議者矣。馬克曰。今吾人亦不敢問密昔司絮絮矣。當此之際。尙復重煩密昔司之心。吾人實覺抱歉。惟將來或有請求賜教之需。其時再當趨謁。今請暫別。密昔司道克洛斯遂乃起立。而以俊銳之目光。向吾儕一瞬。雖不一言其意。然吾人就其目光中所露之意態。覘之。則已揣知其意。若曰。吾人一番之供辭。汝儕果有如何之感想否也。於時。卽向吾儕點首攬衣。推門而出。及門復扃後。馬克因顧予曰。此婦誠俊逸哉。吾知勃克必時時來此。而其風度。亦足爲婦女所傾倒。勃克亦嘗言道克洛斯之人。乃善妬者。然則勃克必知道克洛斯所以用妬之故。且此慘劇。乃有失却結婚指環之一點。是吾人對於勃克。要不能竟置之於度外矣。夫此兇手。竟於死人之手。脫此指環而去。……密司脫福爾摩斯。在君之意。以爲如何。其時吾友福君。方以兩

手捧其瘦額。隱几而用腦筋。以思其事。聞此。暫置弗答。卽起而擊呼人之鈴。俟總管安密司進。則向安密司曰。密司脫勃克。今在何所。安密司曰。唯。吾往覘之。卽去。有頃復入曰。密司脫勃克。乃在園林中耳。福曰。安密司。汝猶憶及昨日之夕。密司脫勃克。在汝主人書室之中。其足上所履者爲何。安密司曰。憶之。密司脫勃克於時。乃着軟履。迨後往報警察時。始由予以草履進。易。福曰。今此軟履安在。安密司曰。猶在廳事中坐椅之下。福曰。甚善。今吾人不得不以外來之路。及密司脫勃克出外之路。細爲一辨足跡。安密司曰。宜然。惟有一言必先陳述。蓋此軟履之上。實有血跡。然吾人之履。亦復如是。福爾摩斯曰。此亦當然之事。蓋當其時。地上血跡殆滿。因而沾惹。亦意中事也。安密司。汝言甚詳。今吾別無所問。徐或需汝。再擊鈴以速汝進。安密司遂去。數分鐘後。吾人已至書室。福爾摩斯因驗勃克之軟履。正如安密司所言。其底部沾染血跡。色甚深也。因手此

屐。以就窗口。藉光綫而爲細察。則自語曰。此誠奇哉。言次。倏如獵犬之搏兔。疾以手中之屐。覆諸窗檻血跡之上。則形式正合。因顧吾儕。笑而不言。馬克大愕。不禁露其蘇格蘭之鄉音。而吾聞之。則覺其聲音之生硬。有類以石槌擊鐵欄也。其時馬克已疾言曰。此則無他疑矣。此血跡乃勃克自印。故其闊度較巨於常。當時君嘗言此足印何其壯碩。今始明其所以。密司脫福爾摩斯。此中更有如何之祕密哉。福爾摩斯作沈吟曰。然……此果何哉。梅生在旁。方作乾笑。至是。則以肥而蠢之手。反覆自搓曰。吾早言之。此事蓋不可以思議。今果然如此矣。

第六章

其時福爾摩斯等三人。尚有多事須爲查問。予不耐。遂出。將歸旅所。行經花園中。乃小爲勾留。其地卽在道克洛斯陳屍處之背園。中楊樹絕多。綠陰遮日。有

如烟霧。疎枝爲和風所吹。垂垂作舞。則又似十三四女兒。放其如雲之髮。臨風嚟躑也。其中有草地一方。立以古式之日規。規係石製。古苔斑駁可愛。而花香一縷。時復參予鼻觀而入。予精神爲之陡長。予身雖出自慘境之中。至是乃盡忘之。然轉瞬間。忽又有一事。棖觸予心。使予念及道克洛斯之死弗已。蓋此垂楊深處。竟微微有男子語音。並婦人輕笑之聲也。予因大疑。立掩跡而前。欲窺其異。則見密昔斯道克洛斯。方含笑而立。適才餐室中所見之假面具。至是乃盡去矣。而其身畔。則又有一男子藉石而坐。握其手。而以兩臂置之膝上。向密昔司道克洛斯展爲含情之笑。嗟乎天乎。此男子非勃克而誰。彼密昔司道克洛斯者。竟背其夫矣。予方欲藏身樹後。思有所聽。顧不幸已爲彼輩所見。密昔司道克洛斯乃立變爲哀切之容。卽勃克亦卽蹙其雙眉。起迎予曰。君爲華生博士乎。予頷之。願以心鄙其人。乃不禁露爲傲態。而勃克則夷然曰。我固知君

卽華生。以觀於福爾摩斯對君之狀態知之也。華生君。密斯特道克洛斯。甚欲與君一言。君能許之乎。予聞語雖不欲。然亦卽從之而進。向密昔司道克洛斯。略一鞠躬。卽復回首他視。蓋予曩在餐室見彼愁慘之容。雖亦嘗爲彼易地而悲。及於今茲。則方鄙棄不暇。何能更與爲禮。見彼戚。予乃大恨曰。密昔司道克洛斯。果何事哉。吾事冗。將行矣。渠聞語乃益戚曰。華生博士。汝豈以我適才與密斯特勃克談笑爲不然乎。然此。君日後當知之。蓋予實不得已也。且……渠言至此。而勃克已怒止之曰。夫人。此何與於彼事。可勿復言。予亦慍曰。良然。吾行矣。乃舉予帽欲爲禮。密昔司道克洛斯亟攀予臂曰。少須。吾尙有以奉詢。蓋君與密斯特福爾摩斯相處久。知之當較審。然吾人苟以祕密語之者。渠亦將告之警察乎。嗟乎。博士華生。願君告我。此事實關係於予及道克洛斯匪淺也。勃克亦曰。然。願華生博士。趣以見告。予聞語。卽曰。主臣。吾不知。知亦不能相告。

密昔司道克洛斯慘然曰。天乎。然則已矣。渠語時。勃克復爲種種軟語懇予。予心動。乃爲言曰。密昔司道克洛斯。吾友福爾摩斯本爲私家偵探。操有自主之權。彼欲如何者。即可如何。然彼急於公義。苟有所得。足爲警察助者。亦必言之。不知其他。勃克尙欲有言。然予已不耐。乃舉予帽曰。密斯特勃克苟尙有問者。請問之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吾不知也。語已遂行。然至轉角時。則被二人又復喁喁而語。予視之色乃立變。顧其目光所矚。則固在予背也。予乃不禁竊笑。知彼輩正議論我耳。薄暮。福爾摩斯既歸旅館。予以此事告之。福爾摩斯乃微笑曰。華生。渠所言者。均詭語耳。願汝勿復信之。言時呼飢不已。侍者乃進餐。福爾摩斯啖之。且曰。華生勿愕。汝當知全案之線索。卽在一失去之啞鈴。果得啞鈴者。則……言至此。復大嚼。且曰。華生。汝少安無燥。今予飢甚。須將此三枚鷄子戰滅後。更當爲汝言之。予聞語愕曰。福君。此案與啞鈴何關。福爾摩斯此時已食

其第一枚鷄子。因曰華生。汝誠魯。汝乃未之一思耶。然吾知馬克亦未嘗一思及此。初不汝責也。但吾決定天下必無單獨不偶之啞鈴。足爲體操用者。若然。則其人而無偏廢之疾。吾雖死亦不之信。福爾摩斯語至此。又少息。嚼其麵包。睫毛微動。目灼灼視予面。予知福爾摩斯之功成矣。蓋其常態。每於偵探既得之後。胃必因之而健。卽其面。亦必因而愈形瘦削。今爲此態。卽其成功之表示也。餐已。乃燃其菸。移椅就屋角而坐。且昂首作沉思狀久之。始斷續爲予言曰。華生。此絕大之謊語也。非特勃克之言謊。卽密昔司道克洛斯之言亦謊。何以知之。蓋有已燃之燭爲之證也。夫勃克所供。不謂聞槍聲後之一分鐘。卽告警耶。然吾視燭。燃未及分。綜計下樓以至被殺。其時間之差。至多不過兩分鐘。而此兩分鐘間。此罪人者。竟得從容取其約指。復置名片於屍旁。從窗而逸。其人縱爲飛天之手。亦必無若是之神迅。故吾決定罪人之去。必在勃克熄燭燃燈

之後。華生。汝不憶密昔司愛倫。謂於告警之前半句鐘。曾聞一絕重闔門之聲耶。吾以此聲。必爲槍聲。特惜愛倫之耳不聽。聞之乃弗切耳。予曰。然則亦有證乎。福曰有之。蓋予嘗令馬克立於書室之中。任爲呼喊。而予則居於伙食房中聽之。縱爲如何聲響。但須書室之門一闔者。卽不之聞。惟愛倫之室則不然。以去書室近。故雖闔門。亦尙能略辨聲息也。且吾初入別墅之時。卽決定此事之發現。必在十點三刻左右。蓋十點以前。衆猶未寢。至是始寂。故罪人得以逞其兇耳。今以愛倫之言推之。確也。惟吾有所疑者。卽彼勃克與密昔司道克洛斯。既入書室之後。自十點三刻以至告警。此半句鐘間。在室中果何爲耶。予至此始悟福爾摩斯之用意。乃曰。然。吾亦早疑此矣。蓋密昔司道克洛斯。既爲死者之妻。在理宜如何悲痛。而於其夫被殺數小時後。卽公然與人談笑。略無哀戚。此中苟無隱祕者。天下必無是理也。福曰。華生語當。蓋彼初至餐室時。予卽已

覺其神情不類。今吾思之。殊爲道克洛斯呼冤不置。故吾竊謂。吾人不娶則已。苟娶者。必不使予妻當予死時。竟因他人一言。遂卽捨予上樓而去。言次微笑。予曰。然則死道克洛斯者。卽勃克與密昔斯道克洛斯矣。福爾摩斯遽然曰。嗟乎。此何語者。吾殊弗敢應也。若謂二人爲罪人之同謀。則可。必謂二人卽殺人之犯。則不可。且道克洛斯夫婦之間。伉儷絕篤。安能遂有此事。或者勃克忌道克洛斯之妬。而道克洛斯適因祕密社會之事。時生恐怖。故勃克得以乘隙殺之。托名爲人仇殺。一以償其素願。一以掩其犯罪之真跡。……然而吾終以爲必無此事也。予曰。老友。彼恐怖窟者。亦不過自密昔斯道克洛斯言之耳。又烏得信之爲真。福聞語。不禁笑曰。華生。汝理想之高。未免過度矣。汝謂彼二人之語無一而非誑乎。此想亦佳。吾當就此爲汝解釋。夫恐怖窟之名詞。旣僞。則是道克洛斯之死。必無外來之人無疑。然則窗檻之血跡也。屍旁之名片也。均可

以一言斷之曰。勃克所爲爲藉以淆偵探之耳目耳。然彼何爲捨利刃費用。而用截短之獵槍。幸而愛倫耳警。安密司又在飲食之房。否則黑夜槍聲。豈非可詫。設有人出而查問。則勃克與密昔司道克洛斯死。則死之可耳。何爲又取其亦愚不至此也。且不第此。夫勃克既欲道克洛斯死。則死之可耳。何爲又取其結婚之指環。豈恐他人不知爲妬殺。故留一隙。授人以柄乎。吾知天下必無是人也。福爾摩斯言至此少息。既而又曰。至於自由車一層。則其說尤不可通。夫自由車者。犯人逃罪之利器也。今乃捨之弗乘。且示其以所往之途徑。凡人而稍習偵探者。必能立辨。此車定爲犯人所僞爲。勃克又何必多此一舉耶。予曰。然則奈何。福曰。華生。此事不妨以理想度之。夫犯人之去。必爲勃克及密昔司道克洛斯既入書室之後。固無疑矣。但彼何不立時鳴警。而乃坐視其遁。因此一看。故吾以爲道克洛斯生平。必有一不可告人之仇隙。而其起因。必又原始。

於初婚之時。故必取其指環以去。予曰。此予亦知之。但勃克與密昔司道克洛斯果嘗見此兇手乎。福曰。然。彼二人者。必於其時聞警而至。然爲凶手所懾。或此凶手竟有如何之祕密。足以制此二人死命。故遂任其自遁。或且放其吊橋。以讓凶手行。亦未可知也。故凶手得以從容逃去。惟其來時。本以車至。至是乃不復乘。以乘車足以惹人之注意。不如徒步佳也。華生予意當乎。予漫應曰。當也。福曰。既當。則吾得推定二人於凶手既去之後。乃始悟及己身處境之難。不得已。約爲誑語。以欺吾人。冀自脫其縱凶之罪。顧尤以爲未足。乃僞作種種凶跡以實之。然後促密昔司道克洛斯登樓。僞爲聞警初下者。而勃克則鳴鈴以召衆人。用售其欺。而不知正自欺也。嗟乎華生。吾殊爲勃克憐之。予至此。乃抗議曰。福君。汝言果當。然又以何者爲證據耶。福乃不禁囁然笑曰。吾友乃難予耶。然吾人果獲此兇手者。則此案之證據。亦卽得矣。予聞語至此。乃知福爾摩

斯方才所言。皆戲語也。我乃靜心聽之。不亦冤乎。而福爾摩斯則尤以爲未足。復笑曰。華生乎。汝亦知予日來好靜。每喜參禪。故今者已與安密司約。假彼陳屍之室。爲我坐靜之所。華生。汝毋笑。汝亦嘗將汝巨傘攜來乎。福語至此。予乃不禁噴聲而笑。則亦調之曰在也。然汝欲以之作兵器者。亦太笨矣。福爾摩斯微笑不答。但自語曰。華生。吾今夜必往。但尙須少待馬克及梅生警長。畀予更有所得。足爲此案之輔助者。蓋彼二人。正赴湯勃理區市上。探取自由車之主人翁也。

及夜。梅生及馬克歸。狀至怵快。自謂此案偵探。實已進步無數。而馬克則曰。吾曩疑此案之有無外人。今則已知之。蓋此自由車。已有人識之。且爲予言此車主人之狀貌。故吾知此案必有外來之人無疑。福爾摩斯曰。如君言。則此案之破獲。且在旦夕。吾殊爲君二人慶。言次微笑。馬克又曰。此事本亦無從捉摸。惟

道克洛斯未死之前。固嘗一至湯勃理區。歸來乃致驚恐失其常態。故吾得以假定其人。必自湯勃理區來者。予心既爲此想。遂卽攜車詣彼處旅館訪問。不意鷹商旅館之主人果識之。謂此卽旅安哈葛來之物。惟日內已行。渠身無長物。僅此車與一提囊耳。彼簽字。雖謂來自倫敦。但未嘗有詳細之住址。至其提囊。固英國物。故吾信之。惟其人。則固明明爲美國人也。馬克語至此。福爾摩斯乃從旁贊曰。君此行誠不虛。予頃者。雖與吾友嘗爲種種幻想。然終不敵君實事之功偉也。言次又微笑。而馬克現爲得意之容曰然。

第六章 續

予知福爾摩斯又調之矣。乃曰。福爾摩斯。吾意此事。與君理想亦殊合。福曰然。顧亦未可必。今且聽吾友馬克之言。馬克遂又言曰。特是捨自由車外。其他證據絕少。於此可知其人之來。實爲有意犯罪。故其臥室中。除一當地之地圖外。

更無他物。旅館主人言。謂於次日之晨。乘車出後。實至今未嘗歸也。特其衣飾絕平常。卽見之。亦絕難辨認。語至此。梅生乃續言曰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惟此一看。吾實不解。蓋其人既不欲人知其犯罪。則當於是日之夕。仍歸旅館。僞爲無事。則其事又誰得而知之。今乃不此之圖。捨車他逸。授人以柄。毋亦愚不可及。福爾摩斯曰。君語當然。亦不能絕對謂其爲差。以彼固未嘗爲吾人弋獲也。梅生。今可勿言此。請馬克以其人之面貌告予。馬克乃從懷中出日記一。且翻且言曰。其人面貌。以旅館中人未嘗注意。故吾記之亦弗詳。特是館中人言。咸如此。故吾載之。或未至大差。其人年可五十許。身長則在五尺以內。髮作灰色。鬚亦如之。鼻下削作鈎形。狀甚兇狠。福爾摩斯乃呼異曰。若是言之。則與道克洛。斯直無異矣。馬克。此外尙有所聞乎。馬克曰有之。聞其所衣爲灰色厚呢所製。而其外衣則作黃色。且短。而其冠則爲灰色軟邊之便帽也。福爾摩斯曰。然則

於獵槍事亦有所聞否。馬克曰未也。然槍之長不過二尺。彼果藏諸囊中而攜之出。其孰能見。福曰。君既得此消息。又作若何之處置耶。馬克歡然曰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吾於得此消息後五分鐘。卽以電達倫敦。詳報此事。故吾意數日之內。必能弋獲其人。則此案之端倪。亦立可迎刃而解。密斯特福爾摩斯乎。吾自信此事。去達彼岸不遠也。夫彼之赴別墅。吾人雖未之見。但湯勃理區與勃爾斯東相去幾何里。乘自由車而行者。又幾何人。衆不之覺。亦理也。初不足怪。然吾得以斷定藏車之時。卽在初抵別墅之時。以時尙早。乃徘徊於林際。以待道克洛斯之出。而爲狙擊。蓋此截短之獵槍。用於室中固不類。然其初心。旣欲於林間用之。則在理亦殊當。以此槍力甚猛。射無不中。且以槍聲出於荒村之間。亦事之常。不致引起他人之注意。特是不幸。道克洛斯竟弗出。乃復易其初志。竟乘暮色。闖入別墅。且當其時。吊橋尙未曳起。自不難掩跡而入。旣入。又慮人

見。遂卽進第一室。而伏其身於垂幕之後。以俟深夜。更入道克洛斯之居。初不料道克洛斯竟自投其羅網也。既殺道克洛斯之後。遂卽從窗渡濠而逸。此事亦無足疑。以彼蟄伏時。既見吊橋曳起。自必先爲預備脫逃之計。至是亦不過依樣行之耳。惟其衣裳既濕。勢不得更歸旅館。而此自由之車。既爲館中人所見。深恐轉爲己累。則不如棄之而歸倫敦。蟄伏以待事寢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君意以爲吾語當乎。福爾摩斯曰。君語亦當。但吾意則謂此犯罪成立之時間。必較勃克所語者。早半句鐘。以此事。實爲勃克及密昔司道克洛斯所同謀。故凶人之逸。亦必自二人縱之。無他。以勃克及密昔司道克洛斯。聞警赴書室時。兇人必未逸也。馬克聞語。乃大惑曰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君語果當者。則我直模糊死矣。梅生亦曰然。吾意此疑陣。且較先者爲甚。夫密昔司道克洛斯。生平未嘗一赴美洲。吾人固知之矣。然則彼美人者。又具何神通。使彼有所中懾。福爾摩

斯曰。此吾未嘗思之。故吾今夜必欲至道克洛斯屍室中。小爲探索。明日必有所得。以告於汝。馬克曰。然則亦須吾人爲助乎。福爾摩斯曰。否。吾但得此黑暗之空氣。及華生之巨傘。佐吾足矣。然我知彼忠直之安密司。亦必能爲予助也。密斯特馬克。予心。今無他念。但念此道克洛斯生平。何爲乃用此單獨之啞鈴也。言次遂蹀躞而去。

吾人所居之室。雖甚樸陋。然在荒村中。則已爲無上之住處。無更出其右者。予室本置二榻。一備福爾摩斯寢者。福爾摩斯既不歸。予乃寂甚。顧倦極。亦卽就榻而臥。方朦朧間。忽聞革履躑躅之聲。震予耳鼓。起視。則福爾摩斯歸矣。予乃低呼之曰。福君。有所得乎。福爾摩斯時方手一燭。傍予榻而立。聞予言。則蹙額曰。華生。汝今不幸。乃與一神經贅亂之人同室。汝亦有所懼乎。予愕然曰。否。福曰。然則予之幸矣。此語而後。福卽就寢。終夜乃不復語。

第七章

翌日。吾人遂赴惠而森警長處。則梅生與馬克已先在。案上累累。盡置公牘。福爾摩斯進曰。吾友尙追蹤哈葛來事歟。然亦有所得乎。馬克蹙額曰。迷惘死矣。今來報告黃衣灰鬚之人者。竟有萊雪斯特。腦丁漢。豆蓓。東漢姆。十四處之多。而萊雪斯特。腦丁漢。及利佛布三處。則且謂已弋獲其人。按其被獲時刻。則三處又在同時。嗟乎福君。彼哈葛來苟無化身之術者。則此被獲之人。又何致有若是之多耶。福爾摩斯聞語。不禁憐之。因曰。密斯特馬克。警長梅生。實告君。此事吾已得其端倪。然今猶弗能遂爾宣布。以曩者曾與君等約。苟事非至十全者。必不能遽爲宣告。特是以此。乃使君等虛糜可貴之光陰。予亦不無抱歉。故予今者。特以簡捷之辭。用爲君告。無他。卽棄之耳。二人聞語大愕。瞪目以視吾友之面。同聲噫曰。棄之乎……久之。馬克始曰。福君。此案已無望乎。福曰否。特

君等已無望耳。馬克辨曰。然則乘自由車之人。亦虛構乎。雖然。其人之年貌衣飾。固明明有人見之。烏得謂之爲非。福爾摩斯曰。然。其人固在也。特君等乃繞道於利佛布萊雪斯特。而尋蹤跡。未免失之遠耳。馬克至是。乃不禁微愠曰。嗟乎。福君。汝乃欺吾。汝果何所見而云然。福爾摩斯曰。馬克恕予。此時予所以弗爲君告者。實尙有數種瑣屑之處。須爲證實。故不得不遲遲發表。然不久亦且知之。屆時。予當盡舉所得之效果。讓之於君。使君等坐享其成。不亦佳乎。馬克曰。福君。汝語殊令人悶。昨者。吾人自湯勃理區歸來。汝非絕對表示同意耶。奈何一夕之隔。乃竟盡翻陳案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汝固何所見而云然哉。福爾摩斯曰。實告君。吾之所見。實自昨夜由勃爾斯東別墅歸來之時始耳。然此。但能爲君簡略言之。以成熟期猶未至也。馬克乎。汝知我昨日之夕。所作果何事耶。予蓋盡一夜之目力。讀一別墅之古史也。此書。但須在別墅左近菸鋪中。費數

辨士即可得。初不希罕。言時。卽從袋內。出薄紙一冊。曰。馬克。此圖價。雖絕廉。然予獲益殊匪淺。以予讀此。始知此古屋之沿革。及其形狀也。密斯特馬克。汝毋不耐。願君許我讀之。其言曰。勃爾斯別墅。建於極姆斯在位之第五年。惟其地址。實去此尙遠。直可推爲甲科賓時代。最堅固之別墅……福爾摩斯讀至此。馬克乃大怒曰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汝直以我爲調笑矣。奈何讀此絕無緊要之書。福爾摩斯笑曰。馬克。汝乃善怒。良使人悸。然汝既不喜此者。則吾亦弗讀。當爲汝言之。然吾苟爲汝詳述此屋。當千六百四十四年。嘗爲一軍官而又爲代議士之人所購。而英國內亂之時。則又嘗爲却而斯所盤踞。此後喬治陛下。翠華臨幸。又復假此以爲行在之所者。則吾知汝亦且興致陡高。謂福爾摩斯之言。實至可聽。初非妄誕矣。密斯特馬克然乎。馬克乃抑其怒曰。福君。君語雖當。但又何與吾人之事。福爾摩斯乃延長其聲曰。無關乎……密斯特馬克。夫搜

集證見實爲吾人偵探家惟一之要素。雖些小事。而其後者。或嘗於此得絕大之效果。又何能概以無關二字括之。密斯特克馬勿怒。今此一事。於我本無責任可言。但君等既以此事托我。我又烏敢不盡我心。吾言雖唐突。然亦願汝恕之。予年較汝長。見識雖不敢自信爲高。但閱歷較君爲深。吾固能自信者也。馬克曰。君語固當。但言則言耳。何必又故緩其說。使人弗耐。福爾摩斯曰。佳。今吾可捨此古史。而言事實。蓋予昨夜往時。爲時已晏。故予亦不更與勃克並密昔斯道克洛斯相見。但見安密司。告以予意。安密司乃驚呼曰。嗟乎。汝來乃與此物作伴乎。其意蓋指道克洛斯屍也。予因微笑。告以無恐。安密司既出。予遂細爲搜索。馬克曰。福君。汝搜何物耶。福曰。實告君。吾尋此遺失之唾鈴耳。然後終爲我所覓得。馬克曰。然則覓得之處。又在何所。福曰。止。汝言又將溢出範圍之外。然更少耐。吾必將此全案告君。今則猶未可也。馬克曰。諾。但汝令我竟棄此

案。果何意歟。福爾摩斯曰。此無他。蓋汝最初探案之時。卽已誤認此案之內容。途逕既誤。愈行乃愈遠耳。密斯特馬克。汝所探者。果爲何案耶。馬克笑曰。勃爾斯東別墅之主人道克洛斯被殺案也。福爾摩斯曰。然哉。然汝又何爲而欲蹤跡此黃衣而乘自由車之人。不亦偵乎。馬克曰。然則奈何。福爾摩斯曰。但汝能隨我之意嚮而行者。則我當爲汝言之。馬克乃曰。福爾摩斯。汝誠怪傑。今我已乞降。南人不復反矣。願速有以命我。福爾摩斯乃視梅生曰。君又如何。梅生乃大窘。目灼灼左右視不已。蓋密斯特福爾摩斯之爲人。及其所爲之事。在此鄉間警長之生平。實未嘗見也。久之。始囁嚅曰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苟密斯特馬克以爲可者。我又烏敢弗可。福爾摩斯乃歡呼曰。佳哉。然則汝二人可相偕至森林中一吸新鮮空氣。吾聞勃爾斯東山背風景絕佳。二君勞矣。可至彼爲鎮日之游。惜吾於此地疎。未知誰家餐館看佳。然汝二人自能得之。毋容我爲

介紹。密斯特馬克君果遊倦者，則可逞夕陽返照之光，行吟而歸。吾當在此候汝也。福爾摩斯語未畢，而二人已呼曰：嗟乎福君，汝未免太戲我矣。福爾摩斯乃含笑以拍二人之肩曰：非戲也。今日之日任汝至何處，吾均不問。但至黃昏時，吾必在此候君。願勿誤。馬克曰：此則尙近情理。福爾摩斯曰：天乎。吾何嘗有弗近情理之語者。密斯特馬克君勿遂行。以予尙須君致書於密斯特勃克也。馬克曰：書乎。福爾摩斯曰：然。吾念汝書耳。乃念曰：密斯特勃克鑒。今吾人以偵探之職務所在，擬將濠中之水，盡行辱去……馬克忽停筆曰：福君，汝意犯人乃在濠中乎。此事吾固早已推測，毋勞君更問也。福爾摩斯乃微笑曰：休矣吾友。汝勿問。但如吾言書之耳。馬克諾。福乃續言曰：冀於此中或有所得。今工人已集。明日卽當動工。特先關照。福爾摩斯述已。乃曰：馬克趣簽字。可於下午四時。令人送往別墅。今則暫理所事。汝毋過問。以事勢使然。故不爲不暫爲延擱。

也。

第八章

黃昏之時既近。吾人復開聚議。持論至不一。福爾摩斯態至莊重。而梅生與馬克。則復多方辯難。似不以福語爲然。且含愠意。福爾摩斯遂莊容言曰。諸君毋爭。吾語驗否。卽在今日之夜。特是此事。恐非頃刻可了。今夜冷甚。願諸君禦重衣往。毋謂福爾摩斯。又累若儕受凍也。福爾摩斯語至此不禁微笑。旣又續言曰。今第一件事。卽不待天暮。吾人當須赴目的地。諸君車已預備者。可隨吾卽行。福言旣出。吾人遂行。抵勃爾斯東別墅後。復沿一矮牆之缺口而行。其地有矮樹一叢。濃葉密蔭。不露日光。福爾摩斯遂俯其身。以入叢樹。吾人效之。均屏息不聲。且不知福何意。頃之。馬克乃不耐曰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今吾人伏此固何事耶。福曰。馬克。汝少耐。毋作聲。馬克曰。毋作聲固也。但汝不宜詭秘至此。使

人弗耐。福爾摩斯聞語。不禁笑曰。馬克。若誠不諒我。汝試思。吾人職爲偵探。日坐枯索。又何趣味。所賴者。能自樂耳。華生每謂予之滑稽。實有類著名戲劇家。戲劇家率好以詭言欺人。而汝乃未知耶。且吾人今者之事。實又如獵者之待獸。本無趣味可言。汝奈何苛求。密斯特馬克。今吾無他求。惟求汝少耐弗聲。更一刻鐘者。雖予不言。汝且自知矣。馬克曰。佳。吾今但願吾人之得知此事。弗在吾人凍死之後始佳。言已。遂默。予當時聞馬克言。雖不語。然於馬克所言。亦未嘗不表同情。其時黑色之暮。已漸漸下垂。四野沉寂。有類鬼境。晚風冷然。直度叢樹而入。寒氣乃砭肌骨。予雖衣厚重之衣。顧猶慄不已。別墅門首。冷然初無人跡。惟一燈高懸。暈作綠燐。墅內殺人之室。亦時有燈光一線。自窗格中射出。漸遠漸大。逗成尖樞。濛濛如烟。此外則漆不辨五指矣。馬克至此。忽又言曰。嗟乎。福君。吾人受罪。必何時乃始已。福爾摩斯亦不耐曰。卽吾亦不知也。苟彼

罪人之行動。亦如鐵路公司之有辦公時刻表者。吾人亦不必先來此矣。福爾摩斯言至此。忽以手指曰。馬克視此。蓋於此時。室中之燈光。忽爲一人影掩沒。吾人所伏之處。去室不過百尺。故觀之極審。其時窗忽大闢。其人探首窗外。四視似有所偵察。久之。忽起其手。似有所作爲。濠溝去窗本近。至是忽起潑刺之聲。似爲人所激動者。其人乃又舉其手。則有一物。直自濠中躍出。以入其手中。其物體積絕大。作橢圓形。腰間鈎以長繩。蓋卽其人適才所擲下者。於時。福爾摩斯忽一躍起。呼曰。來。罪人得矣。言次。逕奔別墅之前門。吾人從之。惟是匍伏既久。足乃麻木不仁。然亦無奈。勉從其行。福爾摩斯此時。已狂曳門前之鈴。安密司啓門出。方欲有所致詢。福爾摩斯亦不顧。力推之。逕奪門入。且招吾人。遂同向殺人之室而奔。則洒秀兒勃克。已擎燈而立。面色絕堅毅。見吾人入。卽曰。若儕來。果何意耶。福爾摩斯不答。但轉其目色四視。頃之。突奔桌次。於桌案

之下。取出濕衣一束。其上尙縛長繩。福爾摩斯乃指而言曰。密斯特勃克。吾人來。印爲此。勃克乃大愕曰。福君。汝奈何知之。福爾摩斯笑曰。吾擲之。我奈何不知。勃克益愕曰。汝擲之耶。福爾摩斯曰。汝擲之。我取之。又重擲之耳。言次向馬克曰。密斯特馬克。吾不賞謂啞鈴之失。實於此案有關乎。凡地而近水。又失去重量之物。則其結果。不難度測而得。必用以沉物無疑。以此。吾遂立心一試。昨日。遂得安密司之允諾。許予在殺人之室中。作竟夜探索。夜旣深。予乃以華生之傘。從濠中驗得比物。視之。啞鈴果在其中。惟尙有所疑者。則卽沉此衣服者爲誰耳。故重擲之河中。且去函恐駭。以視其人來取否。今果驗矣。言次。乃拍勃克之肩曰。密斯特勃克。今證據已得。釋此疑團者。惟賴汝矣。勃克無言。福爾摩斯遂返身。去濕衣上所縛之繩。繩解。啞鈴果現。福爾摩斯取之。置於門側。使與其他一啞鈴相並。式果合也。福爾摩斯復從衣堆中。取革履二。長刀一。指而言

曰。諸君視之。此非美國式乎。言次。又取灰色之衣袴。並襪。一一以示衆人。最後復取黃色之大衣。言曰。衆視之。此大衣。有異處否。言時。以手探其裏襟。則有一絕長之袋。直縫至衣之下沿而止。爲平常衣式所無者。福曰。此袋之深。直可以貯截短之獵槍而有餘。然乎。衆未之應。福爾摩斯又曰。製衣店之商標。則在衣領之下。其地爲北美合衆國負鳴賽。(Vermessa)之利爾衣莊所製造。負鳴賽者。予初亦不知爲何地。惟今者。予在藏書樓中讀書。始知其地。實爲美國產煤鐵之區。且爲有名之市鎮。言次。又向勃克曰。密斯特勃克。曩者君爲予言時。嘗以密昔司道克洛斯與美洲產煤之區並論。故吾遂推想彼名片上。V.V.二字。實爲負鳴賽山谷之縮寫。(Vermessa Valley)而此所謂山谷者。殆卽爲彼殺人之徒。藪聚之所。故密斯特道克洛斯遂命其名曰恐怖之窟。(Valley of Fear)亦未可知。言次。向勃克曰。密斯特勃克。然乎。於時勃克方鶴立。面色至不寧。鬱

怒驚詫。兼而有之。聞語。則微掀其鼻曰。摩爾福斯君。吾初不意。君乃知之若是之詳。然則此後之事。不妨再試言之。福爾摩斯曰。此間內容。予雖不難揣度而得。然揣度之事。終覺有所隔膜。不如請君告我爲當。勃克岸然曰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吾不能語。吾雖不與此事。然欲我洩漏祕密者。則吾不能。馬克因驕言曰。密斯特勃克。君果不言者。則吾人不能不行強制手段。拘汝以入警察之署。勃克曰。此則任君。吾無懼。吾人至此。山窮水盡矣。視勃克堅決之態。必無更有傾吐之希望。於是而一室遂寂。寂既久。忽有一蠻靴碎響之聲。起自門外。則密昔司道克洛司入也。且曰。密斯特勃克。吾謝君。君助吾人已足。……福爾摩斯忽驕言曰。其人言當。然吾意思之。匪特已足。且已過之。密昔司道克洛司。今願君恕吾唐突。此事。還請密斯特道克洛司出。自爲吾人言之。此語既出。一室盡愕。而密昔司道克洛司尤愕。予模糊中。忽見一人。出自壁間。步行乃如鬼。蓋燈光

暗。屋隅不明。故其人似壁間出也。既出。密昔司道克洛斯立張其臂。投於其人
之懷。勃克亦趣前。握其手。密昔司道克洛斯因曰。哲克。吾思實惟此法爲佳。福
爾摩斯亦應曰。然。此法佳也。其人遂張其目。四視衆人。其目乃細不容線。蓋凡
人出自暗黑之中。往往作此狀態。實則其人。雙目極巨。且作灰色。花白之鬚。繞
其頰下。口乃半隱。諦視久。忽趨予前。以紙一束授予。操英美之言曰。華生博士。
予耳君名久矣。凡各罪犯之事。經君目而筆之於書者。雖不知己凡幾。然吾能
自信。必無一事。更較今者之事爲奇。今吾以此授子。願汝略爲點綴。纂以已意。
述而行之於世。吾知此書出後。亦不致令君等讀者。遂失望也。蓋予數日來。蟄
居鼠穴中。專心握筆。始成此冊。今授君矣。予受之。福爾摩斯乃曰。密斯特道克
洛斯。此過去事。今吾人可暫置之。請君以現在事提前爲言。如何。道克洛斯曰。
可。但我講述之時。許我吸烟乎。福爾摩斯頷之。因以雪茄授之。道克洛斯遂倚

其身於火鑪之次。狂吸。且曰。福君。吾慕君名久。不圖竟有晤面之時。則此幸會。又奚似。言次。以手指予所握之紙卷曰。君視之。凡恐怖窟之歷史。均在於是。吾知君將來展讀之時。必且呼奇不置也。馬克至此。乃大不耐。呼曰。若卽密斯特道克洛耶。嗟乎。異矣。果信者。則吾人日來所見之死人。又爲誰氏。且汝今者之出現。果自何處而來。吾視之。乃大似破壁出也。福爾摩斯因舉其手止馬克勿言。且解之曰。馬克。吾曩者爲汝讀勃爾斯東別墅之歷史。及其建築。君乃怒我。不願聞。君當知曩時怯爾斯王既據此爲蟄伏所。則其間必有秘密之室可知。馬克汝試思之。此秘密者。前人既能用之。則後人又何妨襲之。故吾自見此濕衣之後。久已決定。覓密斯特道克洛耶。必在此別墅中矣。無他。以書中具述之結搆知之也。馬克因怒曰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君既知之。奈何不先予告。幾使吾人作無謂之搜求。福曰。嗟乎。冤哉。吾初何嘗先知。不過昨日之夕。得見河中

之濕衣。始決定受槍死者。必非密斯特道克洛斯。而爲自湯勃理區乘自由車來之黃衣男子耳。其後。從烟店中購得勃爾斯東別墅建造之書。遂又決定密斯特道克洛斯。必正藏身鼠穴。以預備最後之脫逃。福言至此。道克洛斯乃微點其首。似許可。因曰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吾之爲此。初以爲已可逃脫黨人之暗殺。及英國法律矣。警長。汝毋多言。吾生平不作惡事。亦不作誑語也。言次向馬克。又以手指予所握之紙曰。吾今所言。但擇其要。不更絮絮。以予一生。盡在於此。不必俟予再緒述也。福君當知予之爲人。雖自信無大惡。然被輩嫉予甚。乃必欲死予。自予從錫加哥至加利福理後。予乃無一日之甯。卒至遷出美境。僻居於此。以爲此後當不致更有危險。此風燭殘年。或可平安而度。然予諸事。初未嘗一語吾妻。蓋彼善愁。果知之者。且日爲恐怖所縛。無復快樂之一日。特予視其狀態。則於無意之中。每露驚憂。似已知予事者。然予之告彼。則尚在昨夕。

蓋以曩日之夜。禍來倉卒。恐怖且不暇。何暇更爲語此。故當日吾妻所告君者。亦盡其所知而已。初未嘗隱也。事發之前一日。予赴湯勃理區購物。忽遇其人於途次。雖祇一瞬。然予目銳。已早識其人。蓋素與予爲仇者。惟其人爲甚。偵予乃如獵犬之偵兔。今遇彼。予知禍事至矣。幸彼尙未予見。否則尾予而行。卽以獵槍嚮予者。則予殆矣。次日。予遂蟄居不出。以待其來。蓋予自居錫加哥以來。遇險者已非一次。然咸幸免。合衆國中識予者。多咸稱予曰幸運之人。予思之亦殊當。蓋此一語。不圖今者又重驗也。黃昏之色既近。予心始稍稍放。知吊橋已曳。其人必不能插翅而渡。故予恐怖亦稍已。及至餐後。予且全然忘此事矣。惟予常例。每當寢時。必須預爲巡察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當知凡人之身。而有危險隱伏其後者。則其心經必有異常之感覺。一似司運之神。特執紅旗以召之者。故予初入書室之時。卽異常留意。移予目四顧。忽於窗幃之後。見一靴尖。予

乃立悟。置予燭。取斧以撲其人。其人乃一躍下。以長刀揮予。顧稍緩。刀柄爲予斧所格。浪然一聲。已墮地矣。其人旣敗。遂蛇行而退。從大衣中取其獵槍。予此時雖危。然心絕鎮定。不俟其振機。遽前握其槍管。與之相奪。密斯特福爾摩斯當知。際此死生一髮之時。誰失者則誰死。則彼又何能相讓。特是不幸。槍機忽因震動而開。闐然一聲。雙管齊發。視之。則其人蓋已死矣。其人初至之時。予固識之。卽與予交鋒時。予亦識之。特今則面目焦爛。雖彼生身之母來者。亦且不彼識矣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予之遇險。雖已數見不鮮。然被殺之人。從無如今日之慘者。予乃不禁愕然。於時。勃克已聞聲至。予妻亦至。予乃立出阻之。以室中景像。殊不宜令彼見也。然勃克覩狀。固已知之。然事已至此。亦無可悔。惟坐待諸人之集耳。久之。安密司仍不至。予始悟彼輩。實未嘗聞警。知此事惟予三人而已。予乃大喜。機智立生。於時忽見死人臂上。亦烙爲Ⓐ之印。此蓋吾人黨中

所烙之會記。卽如予者。言次捲其袖。烙印果露。一如死人臂上者。頃之。道克洛
斯又曰。惟此一事。予計遂生。乃卸吾晚衣。衣之死者。蓋其面部已糜爛。不可認。
而其體材適又與予相等。除予等三人外。必無一人更知此者。爲非道克洛斯
也。勃克既助予衣已。予乃以予指環。一一爲之約於指上。惟予結婚指環。則自
結襪以來。未嘗一卸。飢肉旣長。不能去矣。故遂止。但以其衣服縛爲一束。繫以
鈴啞。沉之藻底。而以其 V. V. 134 之名刺。置諸屍畔。卽彼欲以置予屍畔者。
然後以象皮之膏。貼其面部。使肖予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汝平生聰敏。惟此乃受
吾欺。汝苟指其所貼之膏藥視之者。當見其所貼之處。固未受絲毫之傷也。言
次微笑。福爾摩斯亦微笑。道克洛斯又曰。此事旣了。予遂出室。惟俟事靜之後。
再往他處。以度予殘年。至於鼠穴。安密斯雖亦知其屬。惟彼信我已死。必不疑
此室。遂與是案有關也。後此之事。則由勃克爲之。然諸君亦不難揣想而得。其

法雖拙。但於此時。吊橋正已曳起。捨此亦無別法也。事既已。勃克始掣鈴以召衆人。事既發。於是密斯特道克洛斯被殺之事。遂傳遍於英倫矣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今吾語已已。至英國之法律。則吾不知。願君有以告我。福曰。吾英之法律。至公平。君可無慮。卽得罪。亦極輕。不致枉受無辜。但彼兇人固何爲。又知君居處。并能伏以候君。此事願君爲我言之。道克洛斯爽然曰。福君。此予不能知矣。此語既出。福爾摩斯之面乃遽白。致無血色。毅聲言曰。密斯特道克洛斯。若是言之。則君之危險正猶未過。捨英國之法律外。尙有較當時錫加哥之危險爲劇者在。密斯特道克洛斯願君慎之。

今吾書當追述二十年前。數千里外。可怖之事矣。此事初非出予杜撰。蓋道克洛斯所自述者。今當供之於讀者之前。諸君毋謂華生惡作劇。於案事模糊之際。遽爾中斷。諸君果欲見福爾摩斯者。則諸君於吾敘述之後。當能更見彼於

倍克之街。倍克街者。卽百凡離奇案事結束處也。諸君果賞識福君者。當已識其處。初無待華生之介紹。

卷之十一 The Scowlers

第一章

千八百七十五年二月之四日。潔而馬登高嶺之山坡。爲積雪所蔽。深乃沒其踝。工人無數。方以蒸氣之犁。犁軌道之積雪。使不阻車行。煤鑛區中之晚車。遂自斯坦維爾徐徐上山來。蜿蜒有如長蛇。直向負鳴賽車站。負鳴賽者。卽此負鳴賽谷口著名之集鎮也。自負鳴賽以下。車道乃陡削。經海兒臺直至農業極盛之謀登府始至。此路車線。雖爲單軌。車輛不多。然道旁迤邐。堆積者盡爲煤鑛。其高有如邱城。故負鳴賽鑛區。雖爲僻冷之地。然以此。乃能吸收一般野蠻

之人。使咸蒼集於此。以力自給。冀得暴富。負鳴賽地極偏僻。石崎嶇作黑色。有如鬼臉。密樹叢勝。幾不容一人隻身而入。然其中之所蘊蓄。實較美洲一國之府庫爲富。其中山勢尤陡峻。石上銳如獠鬼之露其齒。此時踽踽之晚車。蓋已入鬼口矣。密樹叢其四周。車中乃陡黑。幾不辨五指。車之第一室。卽爲客車。於時煤氣之燈已燃。坐客雜遝。可三十餘人。然以鑛工爲多。蓋工苦一日。至此始歸。車之一隅。有男子一人。衣製服。氣度至糾糾。一望而知爲警察中人。故衆語時。咸以目睨之不已。此外則爲山下貧賤之人。亦復偶坐喁喁而語。似言今日天色冷。惟一少年獨默。似有深思。讀吾書者。亦願吾一狀其形容乎。其人態度極壯碩。眸子作灰色。且極巨。目光爍爍。時露滑稽之容。其外架以白玻璃之鏡。年齡似在三十右。丰度絕瀟灑。然其胸中。實含有城府。使人一望而知爲愛爾蘭人。然既久。乃與身旁之鑛工語。冀破岑寂。然彼輩所言。類多率直無味。故

少年亦卽復默。但舉其目。以視窗外之山景。其時天色已垂暮。鑛中爐火已燄燄作光。遙作紅色。與雪光相映。沿路均堆煤鐵之屬。其中植以烟筍。更後。則爲茅舍。燈光隱約。時復穿窗而出。與屋中人影相映掩。景至蕭索可悲。一無生趣。少年注視久。乃迴其目光。以自視其衣襟。復從其袋中。取巨函一。細爲諦視。無聊中。乃以鉛筆劃其紙邊不已。既復藏之。背其手。從護肩中。出手鎗一。鎗爲蓮蓬式。當其向燈光斜視時。黃銅之彈。纍纍盡現。少年防爲人見。亟仍藏之。願已爲其旁之鑛工所見。乃拍其肩曰。朋友。汝乃已準備乎。少年冷然曰。然。吾獨行荒僻。不得不然耳。鑛工又曰。然則君自何處來。來自錫加哥耶。少年曰。然。吾來此爲初次。鑛工曰。初次歟。汝於此間事。乃一未知耶。少年曰。未也。吾未嘗聞有特別之事。鑛工曰。此則妄語。汝當知負鳴賽者。實爲詭奇之窟。無事。篋有少須。君當卽有所見。少年曰。然則予來此。亦能得一噉飯地乎。鑛工曰。屬於工黨乎。

此則必能有之。特汝亦有戚友居此者否。少年曰。今尙未。然吾有法結之。鑛工曰。朋友。其法奈何。少年曰。吾固菲力門會中舊輩。隨地均可尖息。故予毋慮無友也。此語既出。鑛工忽現爲異色。舉其目四望同伴。則皆未之注意。而警察則已朦朧入睡。鑛工突伸其掌曰。置此。少年聞語。亦不猶豫。遽伸其手。令鑛工握。鑛工乃點其首曰。是矣。汝實予伙伴。言次。舉其右手。自撫其眉。少年亦舉左手。自按其左眉。鑛工又曰。朋友。黑夜旅行。乏味殊甚。少年曰。然。生客尤甚。鑛工曰。佳。予爲司克拉弟兄。隸負鳴賽谷四百三十一尖。今遇君於此。幸會又奚若。少年曰。謝君。予爲約翰麻古多兄弟。隸錫加哥二十九尖。身主則爲斯各得。（譯者按。身主意言首領也。）今獨行至此。竟得遇予同伴。殆予幸也。鑛工曰。兄弟。此間同伴殊不少。汝不久卽當自知。蓋吾黨勢力之膨脹。實以負鳴賽谷爲最也。特君既隸領加哥。何爲又單行至此。少年初弗言。但掀其唇以向睡熟之警

察。既而曰。此原因殊不能言。鑛工乃胡蘆而笑。似已知其意者。頃之乃低聲曰。兄弟。豈遭禍歟。少年曰。劇甚。鑛工曰。刑事乎。少年曰。近之。鑛工司克拉又曰。約翰兄弟。殺人乎。約翰忽曰。止。今語此事尙早。約翰言至此。忽自咎。不應與之言此祕密。因怒曰。若究如何人。乃欲探我祕密。其意又何在。言次。舉其灰色之目。灼灼視不已。司克拉曰。朋友毋怒。吾無惡意。汝英雄。汝縱爲如何事者。吾儕亦不以之輕君。兄弟。汝今何往耶。約翰曰。吾往負鳴賽耳。然則後此第三站卽是。特汝寓。又在何所。約翰遂伸其腰。探巨信出。指曰。予寓利秀塘街之約庫伯夏附特。蓋予在錫加哥時。予友爲予所介紹者。司克拉曰。此地名殊生。或者予不嘗往負鳴賽。故不之知。亦未可定。吾居則爲哈伯森園。去此地甚邇。今且至矣。麻古多兄弟。今吾有一事。當預爲汝忠告者。卽此抵負鳴賽後。莫有危險者。可趣赴吾黨本部。見身主馬金特。彼必有力庇子。言次。車已停止。司克拉遂起。

立曰。兄弟再見。或者後此尙能見於尖中。亦未可知。言時以手授麻古多。令握。且曰。兄弟。毋忘馬金特也。司克拉既下車。車復行。麻古多遂又覓然獨坐。自思其思。於時。天已深黑。鑪火之光。時復上燄。黯然微紅。工人三四。伏身積雪中。工作。景至可怖。此時乃有一人。微歎曰。嗟乎吾友。試視此種境界。不其類地獄耶。麻古多視之。則語者方爲警察。蓋已從睡鄉中返其魂靈。警察本有二人。言時其一乃答曰。且特彷彿。直有過之。蓋地獄中之小鬼。必不如此間之鬼惡也。言次向麻古多曰。少年汝初來耶。麻古多冷然曰。初來奈何。警察曰。無他。吾戒汝此後。擇友宜慎。毋與彼司克拉。及其羽黨伍也。麻古多乃怒止曰。吾交友。又何與汝。汝意汝所言者。我卽奉爲法律乎佳。吾今亦警告汝。後此。苟非人與汝言者。汝必毋開口。然汝欲與我言者。則終此生亦不必妄想。上帝在上。吾一生不作虛言也。麻古多語時。聲浪至高。致車中乘客。盡集其視線於少年之面。麻古

多乃露其齒作獠笑。警察之爲此言。本非惡意。今見少年怒。乃曰密斯特。吾人本無惡意。……麻古多曰止。吾至此。雖初來。然汝輩之作惡。吾固久知之。汝毋自欺。并以欺予。警察因自言曰。屏好言弗聽。吾殊不知汝是何心肝。其一人曰。以吾視之。其人亦非善流。今來此荒僻。或逋逃耳。麻古多聞語。乃大怒曰。狗。我逋逃耶。吾人頂天立地。行坐未嘗移名。予爲約翰麻古多。汝欲見予者。可來負鳴賽鎮秀利塔街約庫伯夏附特之家見我。予必弗懼汝而匿。此語既出。車中人盡相顧現異容。似壯少年之言。警察勢孤。乃默。口中尙咕嗶訾不止。幾分鐘後。車已抵站。麻古多方提其手囊欲行。忽有鑛工一人。突前握其臂曰。密斯特。吾殊佩君談鋒。乃使彼懶漢。竟無一詞之答來。君憊矣。可以手囊授予。言次。自麻古多手中。奪其囊提之。且曰。密斯特。君初來。吾當導君行。以吾家亦在夏附特左近。歸途蓋甚便也。麻古多謝之。遂相偕出月台而行。車中人見麻古多去。

則咸脫其帽呼曰。密斯特晚安。著者曰。麻古多之足。雖尙未着。負鳴賽道上之泥。然其名。則已行。遍負鳴賽矣。負鳴賽。雖爲鑛區集市之場。顧其景物。尤惡劣不堪。不足使人寓目。野原莽莽。遙與天接。間有小屋。夾爲街衢。路燈之光。照地乃黯然如漆。有若鬼境。直至鎮之中心。燈光始少明。賭肆酒店之屬。觸目皆是。鑛工咸集。以其日間辛苦所得。作孤注。勝者固喜。負者則大呼。間以慢罵。蓋結習然也。二人既至。其人乃指以酒肆之較大者。向麻古多曰。朋友。此爲吾黨本部。卽身主約克馬金特所居者。麻古多因低聲曰。朋友。馬金特固如何人耶。其人乃愕曰。朋友。汝乃並馬金特未之知耶。麻古多曰。然。蓋吾初至。此間一切事。均莫之審也。其人曰。吾意汝必能知之。其人非特在負鳴賽。負名極重。卽報紙間。亦嘗揭登其事。麻古多曰。揭登者。爲何事耶。其人曰。無他。卽彼死枯體 (S. 0. wrens) 事耳。麻古多曰。死枯體。非會黨名耶。然則彼爲黨中殺人之兇犯矣。其

人大驚。遽捫其口曰。禁聲。辟矣。此如何事。汝乃大聲疾呼。汝當知已有多人。因此一語。而失其頭者矣。抑其所語。猶不若汝之甚。麻古多夷然曰。吾友。毋急。吾不過見之報載耳。初未知其真否。其人曰。嗟乎。吾友。汝苟以殺人爲可怖之事者。則此頁鳴賽山谷者。實可謂爲恐怖之窟。報載事。初非僞也。但汝後此呼馬金特。必勿與殺人二字并提。蓋彼耳目多。雖汝以口自問其心者。彼亦能聞之。彼聞之者。則汝殆矣。言時已行過酒肆。其人乃指曰。吾友至矣。彼牆門微斜者。卽夏附特家也。汝見彼主人。乞爲我道意。彼蓋鎮中最誠實之君子也。麻古多乃舉其手。與其人告別。復提其手囊。逕前叩門。鈴聲旣震。則有一人應門而出。然此應門之人。初實出乎麻古多意料之外。其人蓋爲一娟美之女郎也。觀其狀。似爲瑞典產。髮極美。黑色之眸子中。時露媚態。見少年入。雙頰乃不禁而頰。麻古多自錫加哥至此。途中景物。咸慘淡無歡。至是。心花乃忽放。自念此荒寒

之鄉。不圖乃有此女郎。厥狀似植紫羅蘭於鑛渣之中。乃益形其高貴。思至此。不禁而癡。女郎覩狀。則微笑曰。吾以爲阿父歸耳。先生來訪吾父耶。特渠出鎮。尙未歸。先生有所事乎。麻古多初弗答。但以視線癡注女郎。女郎之首乃不禁而低。麻古多始覺。則曰。密斯。吾來初無要事。特願假君舍。爲吾下榻所耳。密斯亦許我乎。女郎曰。此則當詢之阿父。吾不能知。予名靄萊夏附特。予母已早卒。家事均吾理之。今君可入室。俟吾父言次。忽曰阿父歸矣。則有一龍鍾之老人。扶杖而至。麻古多遂以來意告之。並謂此來。實爲其友馬非所介紹者。老人覩少年似喜。遂諾。惟每月中。必付房金十二。麻古多亦諾。議既定。麻古多家中之寓客。讀者識之。此卽死枯骸 (De Vriets) 開場之第一幕也。

第二章

麻古多居夏附特之家未一禮拜。聲名乃遍全鎮。於夏附特之家。亦復佔絕高

位置。蓋老人之家。租客極多。爲數可十外。然均爲平常之工人及店夥。與麻古多初實異其趣向。特是麻古多之爲人。至爲和靄。恆足使人親近。居常集其同寓之人。縱爲談笑。然談鋒咸不及麻古多之爲雋妙也。爲歌。又不及麻古多之聲韻清且越也。一若天生其人。特爲助人樂者。顧雖如此。而其怒亦無常。一如當時負鳴賽谷車中狀態。足以使人震越。故愛麻古多者。咸存敬畏之心焉。且其爲人。恆藐視法律。及與法律有連帶關係者。若不甚措意。此事。贊其膽之巨者果多。然因是而起疑駭者。亦復不少。麻古多之情性。既如此矣。但其情絲。亦復易着。且至深擊。渠自第一日見靄萊時。卽深種一情苗於心田之裏。故第二日。卽以其擊愛之意。告之女郎。初亦不計女郎於意之云何。居嘗自語曰。靄萊愛予。予亦愛靄萊。後此苟有一人。欲乘間而插入我二人之中者。則卽爲其人之不幸。靄萊。汝今欲嫁我乎。汝今雖否之。但吾年尙輕。必有一日。能得汝之承

諾也。蓋麻古多之爲人。苟不爲情人則已耳。既爲情人。則必達其情人二字之目的始已。愛爾蘭人之健談。本爲其種之特性。麻古多至是。遂掉其粲花之舌。日與其所愛者喁喁情語。麻古多經歷既多。故所見亦廣。時以其所見之佳山勝水。述之諸人。彷彿使人身入其境。讀吾書者試思之。以麻古多妙蓮之舌。如磁之目光。出而與人接交。雖倫敦女郎。亦不能不墮其情網。矧靄萊乃爲寒荒雪窖中之美人耶。麻古多雖爲愛爾蘭產。然居南方亦至久。密愈根及勃克洛。本爲產木之區。故麻古多亦卽隸於錫加奇之伐木廠中任事。厥後。遂出一事。願事至長。茲且不述。然麻古多則不能更居其地矣。乃束裝來此。另求生活。至此後前途。則猶墨墨如漆。未可知也。以常所語。卽麻古多常以告靄萊者。靄萊聞語。亦不禁起爲憐惜。夫情絲猶游絲也。而憐惜則爲其媒介。故二人此時。已有游絲飄忽其間矣。其時。麻古多已因介紹。爲一工廠中簿記之員。日間乃無

半隙暇。麻古多來此。雖已多日。然未嘗一赴菲力門之本部報到。故會中人亦無知者。一日。司克拉忽來訪。彼自在車中別後。至今尙未與麻古多一面。今相見。樂乃無藝。麻古多亦樂。取惠克司饗之。且詢來意。司克拉乃言曰。吾來無他意。蓋與子闊別久。故特相訪。但吾似聞汝猶未向本部報到。此又何耶。麻古多曰。此蓋吾日來亟欲得一謀食之地。故遂無暇。司克拉曰。嗟乎。汝乃無暇乎。然身主馬金特。固未嘗許汝無暇也。汝當知彼陰鷲。苟觸其忌者。則……汝必……既而曰。吾語止此。願君慎之。麻古多。汝何爲不入籍簽名。麻古多曰。司克拉。予雖爲個中人。已二稔。然實未知有此條件。且急切至此。或者此地爲然。若錫加哥則未必然也。司克拉聞語。熟視者頃之。始曰。然乎。烏得非然。司克拉乃點首不語。既而曰。曩者當吾下車之後。聞汝嘗與警察口角。有之乎。麻古多詫曰。司克拉汝奈何知之。司克拉曰。烏得勿知。蓋負鳴養無事則已耳。苟有事。則

無論纖巨。威能令人盡知。矧汝事乃足使人欽拜乎。麻古多曰。若是則果有之。蓋予實告彼獵狗。謂予日中實無彼輩也。司克拉實告子。予心中實至不以彼輩爲然。故亦不願與彼輩交談耳。司克拉曰。若是言之。則汝將來必能爲馬金特心腹。麻古多詫曰。馬金特亦惡警察乎。司克拉聞語。不禁失笑曰。苟不惡警察。奈何爲吾人之身主。孺子休矣。今可聽汝老友之言。趣往見彼。否則彼且以恨警察之心恨汝矣。麻古多諾。司克拉遂辭去。是日復有一事。趨纏麻古多之身。使彼不得不往。此事著者初未之知。或者以麻古多戀靄萊過甚。遂使此腦飭遲鈍之瑞典老人。亦微有所覺觸。及夕。乃召麻古多入其坐室。逕語曰。密斯特。邇來察君狀態。似深戀吾女。然乎。麻古多率然應曰。然。老人曰。然則吾殊爲君憐。蓋已有人較汝捷足而登者矣。麻古多曰。知之。靄萊已爲我言之再矣。老人曰。已語汝乎。此則殊佳。汝當知彼語。初非僞也。特彼亦嘗告汝以名姓乎。曰。

未也。吾雖屢以爲問。奈彼其之不語何。老人曰。吾固料彼不言。或者彼恐以此致君駭走。故不言。麻古多果駭曰。駭乎。此何語哉。老人曰。孺子。汝懼彼。亦不足爲辱。其人蓋大有名。卽秦特苞而溫也。麻古多曰。苞而溫。彼爲如何人。老人曰。死枯髀會中之一耳。麻古多曰。死枯髀！吾每至一處。恆聞其名。但究爲如何之黨會耶。老人至此。不禁低其聲浪曰。無他。蓋菲力門之舊輩耳。麻古多乃大駭。旣而曰。妄哉。吾亦菲力門舊輩中一人。奈何弗知。老人亦大駭曰。嗟乎。天也。汝亦爲菲力門會中人耶。使予果前知者。雖以百金一月奉我。我亦不敢以屋賃汝矣。麻古多曰。此又何爲。且吾黨本意。但爲連絡感情。及慈善事業起見。汝奈何畏之如蛇蝎。老人曰。他處之菲力門。或如此耳。若此間。則真一殺人之社會。麻古多不待老人語畢。卽不禁笑曰。丈。汝有明證歟。語次。似不信老人之言。老人乃曰。嗟乎。此又何用明證。汝乃不見新聞紙上。纍纍載殺人案件乎。麻古

多曰丈。吾入此會。亦已久矣。但知其爲工黨中聯絡感情起見。卽其中規則。亦未嘗不完美盡善。密斯特夏附特。此非我之謬言。丈縱走遍美洲。當亦不致與吾言相背。今者。予來此。而丈竟以此言告予。謂此會黨。卽爲殺人不悛之結會。且加以詭異之名詞曰死枯體。密斯特夏附特。此事汝宜更圓其說。否則毋怒吾無禮於。…麻古多言至此忽止。容色至不甯。老人曰。密斯特。汝當知菲力門之首領。卽死枯體之首領。故凡有人不幸而得罪於菲力門黨人者。雖菲力門中人。不以爲意。然死枯體中之首領。必且出而干預也。至汝之所謂見證。則可謂無日無之。初不可以僂指計。汝苟居此久。亦行當自見之。旣而曰。吾幾忘矣。汝亦黨中之一。今雖初來。然數日之後。行且與彼輩同惡。老人膽薄。殊不敢更留君子。願君趣自往。另覓屋而居始可。蓋予不幸。使吾女竟爲死枯體中之惡魔所纏。一之已甚。豈可再乎。老人語時。態至堅定。麻古多乃知此身。實已爲老

人所屏棄。自是之後。將不得更見其情人。及夜。乃以此事告之靄萊。且曰。今將別矣。吾來此。雖僅一禮拜。但吾之心。則久已與君心相銜。靄萊。汝當知我。初無性命。性命卽君。今乃與君相離。吾其死矣。靄萊曰止。毋如是言。吾雖愛君。但君來已晏。往者吾不嘗爲君言。吾身已爲一人所得乎。吾雖未嘗允彼婚約。但彼有力。能使我不能不允彼人。麻古多曰。然則使我先彼來者。又如何。靄萊乃泣曰。嗟乎。上帝見憐。吾甚願汝先彼人至也。麻古多至是。不禁曲其雙膝。踞於女郎之前曰。吾願君替上帝之心。權視我爲先至。吾愛汝。汝心欲如何者。可如何行之。毋畏。吾思此。必較空言勝也。於是握靄萊搓玉之手。於棕色且巨之掌中。言曰。靄萊。汝但允我。日後必爲予妻者。則吾二人。必能竭力禦彼使敗。靄萊曰。汝禦彼於此乎。曰然。靄萊乃驚呼曰。天呼。此何能哉。願君趣偕予離此。否則禍必集身。麻古多初亦失驚。久之。乃忽鎮定。毅聲曰。靄萊。吾必無行。吾身旣奴於

君。雖君雖升天而入地。亦了無所懼。彼亦人。吾乃懼彼乎。靄萊曰。約翰。汝不能偕我返錫加哥耶。麻古多曰。不然。蓋吾之離錫加哥。實爲被逐。今返。終覺有所芒刺。故不如居此爲佳。吾愛汝思之。吾人果何懼者。懼苞而溫耶。此則妄甚。蓋吾生平。遇強項之人屢矣。終然至爲吾折服始已。靄萊曰。特汝未嘗見馬金特苞而溫諸人耳。麻古多曰。然。吾固未見彼。且亦不信此事。靄萊果若父所語爲信者。則彼輩奈何未嘗有一人置於法耶。靄萊曰。約翰當知。汝輩猶虎也。虎之食人。蓋其本份。又何人敢捋虎鬚。約翰。汝果勿信者。可取歷來之新聞紙視之。蓋此一事。凡全美中無一非登載備詳也。麻古多曰。然。報紙所載。吾固見之。但吾初意。必好事者所嚮壁虛造。今汝言亦如此。是當信其爲真。雖然。英雄末路。往往以殺入劫貨爲餘生。藉以洩其憤懣。彼輩爲此。或亦如此耳。靄萊乃曰。嗟乎。約翰。汝毋言此。蓋彼人往者。亦恆作此言語。令人生厭。約翰。今予當明白告

汝。蓋苞而溫之在負鳴騶中。實至有勢力。逆之者輒死。予不幸。乃適爲其所暱。在理。予當拒絕。然果拒之者。則吾頭卽可不生頭上。吾死弗足卹。又奈我老父何。以是。予乃半爲應許。藉以緩禍。嗟乎約翰。吾人之生存。實有如黃昏時之斜陽。一半入生。一半入死也。故吾意不如他遁。至奸人勢力所不及之處。乃始爲佳。但吾人果遁者。必宜攜阿父同住始可。麻古多聞語。面上復起爲猶豫之色。既而乃復堅決曰否。然吾必能力保汝及汝父。無毫髮之損失。靄萊汝當知。吾之兇惡。實較彼死枯體中兇惡者爲猶兇惡也。靄萊急曰。約翰。汝毋如是。吾身已托君。吾終能信君也。麻古多乃露爲淒慘之笑容曰。靄萊汝知我僅耳。蓋汝一塊天真中。又何能知我心中如潮之熱念者。麻古多語至此忽止。蓋已有一人推門而進。狀態至傲睨。冠黑邊之冠。年齡約與麻古多相仿。身軀亦如之。面白皙。然于美秀中時現殺氣。雙目絕精銳。恆橫怒睨人。鼻下削有若鷹隼。見麻

古多。乃怒瞪其目。嘴角下窪作輕人狀。然靄萊已起立呼曰。苞而溫君來乎。殊使儂歡悅無似。苞而溫叉手腰際。初不答其言。但以目視麻古多曰。靄萊。此何人。靄萊曰。此爲新來之富客密斯特麻古多。言時向麻古多曰。吾請爲君二人介紹如何。於是二少年互相招呼。狀至落寞。苞而溫復率然曰。密斯特麻古多。吾儕之關係。靄萊或已語君。麻古多亦冷然曰否。君輩之關係。吾初未知。乞君見恕。苞而溫曰。汝未知耶。此則佳甚。吾今當告汝。此少年女郎。久已屬予。今者夫氣佳。君曷一至外間散步。言次。以手指門令出。麻古多岸然曰否。今日吾興致不佳。殊勿願出。苞而溫聞語。怒遽。目光閃閃如火。厲聲曰。密斯特房客。汝既不願出。曷與我決鬥。麻古多至是。乃一躍而起曰。此則誠佳。靄萊乃驚呼曰。約翰。汝毋如此。……苞而溫遽皺其修眉曰。約翰。汝儕竟已至此乎。（西禮非至親密者不能呼名）佳。言次以目視靄萊。靄萊乃哀求曰。苞而溫。汝毋如是。

凡事當以理行。汝果愛我者。願少假恕彼。靄萊語時。二人均不顧。麻古多曰。苞而溫。今夕天氣果佳。良如汝言。汝曷隨吾一行。去此不數武。卽有廣場。吾人至彼。再決誰是愛靄萊者。苞而溫乃冷笑曰。汝賤子。烏足污吾手。汝俟之。汝行且自悔。不應以汝足踵入此門限也。麻古多曰。毋多言。吾人今可卽行。苞而溫不答。揜其袖曰來。視此。則臂間有一火烙之印。作⊗形。麻古多曰。吾不知此。且不脣知。苞而溫曰。不知亦佳。但更一刻鐘後。汝亦且不能知。蓋汝將死矣。旣而曰。或者汝不久亦且知之。蓋吾能決定汝壽。必不長也。言次。乃向靄萊曰。靄萊。汝此後但能長蹠見我矣。女郎識之。汝此後宜長蹠來。吾當與汝以相當之罰。語次。乃歎古女郎。吾殊爲汝惜之。吾恐汝司命之神。且別汝去也。言次。乃逕推門而出。倏忽不見影。苞而溫出。二人並立目送之。久之不瞬。如是者不知幾何時。靄萊始伸其手。以握麻古多之臂曰。約翰。今禍至矣。麻古多俯其首。以脣附靄

萊之額。慰之曰。無恐。吾視彼。直狂鬼耳。汝當知我亦菲力門中之一人。初何懼彼。特汝果愛我乎。抑將拒我如拒苞而溫乎。靄萊曰。此何能者。吾聞除負鳴賽外。雖爲菲力門。亦無傷。約翰。汝直爲我司命之神。我何能拒汝。但汝旣爲菲力門。何爲不先往見馬金特。告以此事。約翰。汝當知先入者主。後入者奴。汝果先彼以告馬金特。則彼羣凶。自不能乘汝矣。麻古多曰。然。吾亦作如是想。今吾當卽去。但汝當爲我言於君父。今夕倥促。不克他徒。但能寓於此矣。

第二章 (續)

馬金特之酒肆中。座客恆滿。蓋負鳴賽中多不逞之徒。物以類聚。乃恆集於此。馬金特之爲人。雖至粗率。然亦多愉快之容。至其粗率與愉快之間。其所隱藏者爲何物。則人不可知矣。其所以能得人歡心者。今且不論。但被雖爲區區酒肆主人。願負鳴賽周圍二十里中。乃無一人不聞其名。且懼其勢力。惟恐馬金

特之或怒。禮之如禮天帝。則又無怪其酒肆中。座客乃恆滿也。馬金特不但爲死骷髏會中首領已耳。且又爲當地高級之長官。負鳴賽區域雖狹。而馬金特兼職乃有二。一爲市政廳議董。一爲路政委員。凡此均爲其黨徒欲見好於彼。特爲舉任者。負鳴賽之路政腐敗久矣。今以欲得馬金特歡心故。乃益相委蛇。公款大半盡入馬金特之私囊。年復一年。而馬金特胸前鑽石之針。乃逐漸而大。彼錢練本極長。自胸間橫壓股際。至是乃益重而粗。燦然發爲黃光。卽其酒肆。亦復逐年擴充。幾有吞盡全市場之概矣。麻古多既至。遂推其轉機之門而入。門既闢。嘈雜之人聲。遂直挾酒氣奪門而出。撲麻古多耳鼻。其時室中座客方滿。燈光亦燦亮。壁間咸嵌大鏡。鑲以黃金之邊。熒耀發爲奇彩。結眼生花。櫃之盡端。時方有人斜倚而立。啣雪茄於嘴角。時時噴其餘煙。蓋馬金特也。馬金特年事約在四五十之間。黑毛茸茸。被其身幾遍。有若山魃。初不類人。虬髯纒

其頰。直至耳根而止。髮蹙曲不櫛。披垂且至領肩。目深黑。微微作斜視。至其身材。則亦魁偉。初未嘗與常人殊。且與其僞裝之愉快態適相稱。使人與之乍接。不能辨其真僞也。雖其出言粗率。然亦坦率者之常事耳。特其目光可畏。人苟爲馬金特之目光所射者。則其心房必不能更甯。乃知其人。必爲一膽大心大之人。且復包含無限之隱惡者也。然麻古多獨弗懼。諦視有頃。遂逕排衆而入。於時馬金特適迴其首。無意中見麻古多人。乃曰少年。汝面殊生。言次。橫其目微睨。麻古多亦報之以目。且曰密斯特馬金特。吾此地乃爲初來。馬金特曰。初來則初來耳。奈何并稱呼弗知。於時有人牽麻古多衣角者。私呼曰。少年。汝當稱馬金特議董。麻古多乃曰。議董。吾未前知。乞恕我。然我此來。實因人言。故特來瞻仰。馬金特笑。笑聲至宏。且曰。汝特來見我耶。然則汝之於我。究以爲如何。麻古多曰。吾未知。特汝之心。果能如汝身之大。汝之靈魂。亦如汝儀表之偉。則

吾亦無多求。馬金特聞語。則曰。少年。吾初不料汝。乃有愛爾蘭之舌。出此妙議。然則卽以予之外貌定予佳否如何。麻古多曰諾。馬金特復曰。少年。果何人遣汝來耶。麻古多曰。其人爲司克拉。隸負鳴賽三百四十一尖。言次。遂舉桌上酒杯。一飲而盡。飲次。翹其小指。馬金特諦視頃之言曰。似之。但此形式上事。未能全取信於人。今予當爲驗察。密斯特……麻古多曰。予姓麻古多。汝可呼之。馬金特乃曰。密斯特麻古多。願隨我一至櫃之後面。麻古多乃行。其間爲一斗室。滿疊酒器。馬金特遂踞一酒桶坐。默然視麻古多。不作一語。麻古多亦不理。但自拈其棕色之鬚。頃之。馬金特忽曰。愛爾蘭之舌人。汝試視此。麻古多視之。則馬金特已握手槍於手。槍口擬其面。在理。麻古多當駭。顧麻古多竟弗駭。但曰。以一菲力門之身主。其歡迎會友之禮。乃如此。吾殊未之前聞。馬金特曰。朋友。汝雖自稱會友。但以何者爲證。少年。趣言之。否則汝但能望上帝憐汝矣。少年

汝在何處入會耶。錫加哥二十九號會尖。馬金特曰。入會又在何時。麻古多曰。千八百七十二年六月念四號。身主爲極姆斯司考德。馬金特曰。區主爲誰。曰。惠而森。馬金特乃翕其鼻。微哼曰。汝舌殊流利。但汝至此。又職何業。麻古多曰。亦自食其力而已。馬金特曰。少年汝答言殊敏捷。麻古多亦然。予亦生性然耳。馬金特曰。然則汝舉動亦敏捷乎。麻古多曰。漸愧。吾固以此見稱儕輩。馬金特曰。特汝又何爲離錫加哥歟。麻古多曰。此則不能爲汝言。夫馬金特之一生。初未嘗有人抗彼如麻古多者。今有之。乃不怒而反樂。私心實贊其人膽巨。因歎。汝事竟不爲我言耶。曰。然。以會中規則。例無謊言。故吾不能以謊言欺君。馬金特曰。然則汝之真情不能言矣。麻古多曰。汝以爲如此者。則如此可耳。馬金特曰。汝來此。於會中亦有聞乎。曰。未也。但吾聞其會中必能收留其會友。馬金特曰。否。其人來歷苟不明者。則吾亦不能留彼。麻古多聞語。乃不禁起爲躊躇。

之色。取其巨函。從中出一剪下之新聞紙。低呼曰。汝能不洩其會友之祕密乎。馬金特至此始怒曰。少年。汝更語此者。吾拳汝矣。其意以爲殺人平常事。而汝乃以洩漏疑我。則辱我甚矣。麻古多亦知其意。因曰。佳。言次。乃以紙授馬金特曰。議董試視此。馬金特視之。則其中蓋述一殺人之事。其事乃爲一八七四年之正月。喬那比冬被殺於錫加哥河海酒店之事。馬金特視已。還其紙於麻古多曰。朋友。汝作此事乎。麻古多微點其首曰。然。馬金特曰。汝何事乃殺被。麻古多曰。予助恩格兒酒姆。Uncle Sam 鑄錢。（譯者按 U.S. 卽美國之縮寫 United States 故西諸恆以此爲戲 Uncle 譯言叔也而 Sam 則爲人名）而喬那斯比冬則助予發銷。以使流通。其後。被忽欲折夥。故予不俟其折之而自折其。馬金特至此。不禁笑曰。麻古多。汝先爲私鑄之人。後又爲殺人之犯。今至此。殆欲受此間人之歡迎乎。麻古多亦不禁笑曰。或者似之。馬金特曰。朋友。汝今尙能鼓

鑄乎。麻古多點其首。探手衣袋中出銀幣一握。授馬金特曰。議董。凡此皆未經過華盛頓造幣者。馬金特取之。向火諦視曰。佳甚。吾竟不能辨察真僞。麻古多汝實吾非力門有用之會員也。吾予當知。吾人雖不與彼輩相抗。特彼輩生性得寸只尺。行且視吾人爲畏彼。吾人苟不併力拒彼。彼且推吾入墓墟矣。麻古多曰。議董言當。此後汝之兒輩欲習藝者。吾亦不妨盡吾一份子之力。以爲教授。其意蓋謂私鑄也。馬金特至此。不禁拜服。因曰。朋友。汝膽力誠匪細。吾頃者以鎗擬汝。汝乃毫不之懼。麻古多曰。吾爲汝危耳。若我則何嘗知懼。馬金特曰。汝爲我危耶。此則使故。麻古多乃揚其手曰。視此。言時。一蓮蓬式之手鎗突現。鎗中累累。盡實銅子。舉向馬金特曰。議董。吾以此擬君久矣。君當時苟放其鎗者。則吾鎗子必且先君而出。汝乃爲我危。不其值乎。馬金特初則盛怒。繼則大笑曰。朋友。汝誠知趣。吾自有生以來。實未嘗犯此重險。而弗自知。吾實疑子周

身都是瞻也。吾會中得友如君。殆實天幸。麻古多。汝來有何求歟。麻古多方欲有言。馬金特忽迴其首向門外曰。吾友毋擾我。我尙與新客有言。蓋於此時。已有一人推門而進。聞語。乃懽謝曰。議董乞恕我。但密斯特苞而溫欲見君。其人語未畢。苞而溫殘酷之面。已冒其肩而出。力推其人出。遽闔其門。以目視麻古多曰。賤子。汝已先我來耶。言次。又向馬金特曰。議董。予請以適才之事奉白。使議董知彼爲人。馬金特呼曰。苞而溫。可趣語之。苞而溫曰否。此當俟我之時間。茲不喜語也。馬金特乃怒曰。此何可者。今且與彼相見。語次。視麻古多。又向苞而溫曰。孺子趣出爾手。以補方才之失禮。趣而溫怒呼曰。此則不能。麻古多伸之手曰。議董。吾早已與彼言。彼果以我爲得罪於彼者。則吾人不妨決鬥。今此地狹。但以空拳相搏。亦不妨。彼果以爲不足。則不如彼之意。彼欲如何者。卽如何耳。議董。汝爲吾人之身主。此事願汝裁判之。馬金特曰。汝儕究以何事耶。麻

古多曰。以一少年之女耶耳。擇所愛。本其自進之權。苞而溫乃欲強之。此又爲何。而苞溫曰。彼又有自由權乎。馬金特至此。亦自酒桶一躍而下曰。彼於會員中擇選其一。初亦非謬。烏得謂無此權。苞而溫至此。乃怒極曰。馬金特。此爲汝之法律乎。馬金特亦怒應曰。然。苞而溫乃點其首。作猶笑之容。厲聲曰。汝今者乃棄其五年相共之老同志。而愛一新來之孺子乎。馬金特。汝自信汝身主之職位。可以永保耶佳。汝俟之。後此選舉時……馬金特大怒。遽以手抗其頭。力擲之。苞而溫之身乃不自主。逕向桶後而飛。頽然踣地。顧馬金特之怒猶未息。目睽睽如熾灰。苟非麻古多從旁勸阻者。則苞而溫之生命。早隨此一擲往矣。麻古多乃力挽馬金特之臂。令母怒。苞而溫則方伏於桶後而顫。見馬金特退。始植其身。坐於適才躍過之桶上。喘息弗已。馬金特厲聲曰。苞而溫。汝邇來狂妄甚。今事實汝自取。汝意以爲我一旦不爲身主者。汝卽可以嗣吾之位而

繼乎。此則汝在夢中耳。即使能之。吾亦不使吾會中之儕輩。竟與吾抗。且背吾法律。有如汝者。苞而溫。乃以手自撫其喉。蠅聲言曰。議董吾烏敢抗君。馬金特曰。佳。言時顏色立霽。且曰。苞而溫。今吾當爲汝儕解和。言時卽壁間取香檳。注爵中爵。凡三舉其一言。曰。苞而溫飲此於。是三人盡飲。馬金特曰。今茲雲障。可以承遠散矣。苞而溫曰。議董吾能誓之。馬金特曰。誓則不必。設更犯者。當處以會中之裁判。此罰。初非輕。苞而溫汝當知之。又向麻古多曰。汝苟喜肇禍者。則不久亦當知之。麻古多曰。此則汝可信我。我必不致此。言時伸其手以授苞而溫曰。吾怒固易。但恕人亦速。此蓋吾生性使然。亦不足怪。苞而溫。汝可親此。苞而溫無奈。乃伸手握之。蓋以馬金特橫斜之目光。方睽然射己面也。馬金特亦伸其手。輕拍二人之肩曰。汝子之魔力大矣。然汝儕當知吾人事至宄。不宜戀戀女色。致敗乃公事也。於是向麻古多曰。汝今可歸入四百三十一會矣。惟此

間規則。與錫加哥弗同。星期六。則爲吾人會期。汝必詣至。此外汝但謹慎行之。則負鳴賽卽汝自由地矣。孺子勉之。

第三章

是夜之後。麻古多遂自夏附特家遷出。僑寓於馬克納穆拉寡婦之家。司克拉亦遷來同寓。主房婦爲一愛爾蘭人。至和可易親。故於二人之事。多弗過問。夏附特老人。本與麻古多善。今遷去。轉覺寂寞。因傳言於麻古多。令暇時仍來共餐。因是之故。麻古多與靄萊之情。亦得免於中斷。且益密矣。麻古多既遷入新居。遂亦無所顧忌。出其鑄弊之模。陳列室中。令會友兄弟往爲參觀。麻古多鑄弊之法至精。而儲蓄亦富。時復分贈會友。故有人自麻古多寓中出者。其囊恆滿飽也。但麻古多既能有此多金。在理正可坐食。何必又自屈尊。作此生活。然麻古多嘗以其用意。語司克拉矣。其言曰。予來時。不過一窶人。設但坐食。而

不於社會中謀生活者。行且動警察之疑。故不如吾行吾素爲佳。於此可見麻古多生平之精細。然而警察已疑之矣。蓋麻古多自與馬金特相晤後。英雄所見大略相同。崇拜身主。殆無其匹。每日夕。必住酒肆與一般孺子閑談。孺子者。會中呼其會友之別名也。麻古多爲人至豪邁。恆受人歡迎。然亦麻古多之運佳也。復有一事出現。使人敬愛麻古多之心。因之增高。蓋是日之夕。衆方集酒肆中。聚啄如鳩。聲至嘈雜。頃之。門忽關。一藍衣軍人入。冠平頂鴨舌之冠。蓋爲礦區中特別警察。良以負鳴賽中奸徒過多。平常警察。往往不能制服。故特設此。以輔弗逮。其人入時。肆中之聲浪忽寂。爭以灼灼之目光。視其人不瞬。然負鳴賽之警察。與罪犯中關係。實與他處相異。共肆而飲。亦爲常事。故其人入。馬金特乃不之懼。獸視者頃之。其人微笑曰。議董。吾人殆未嘗相識乎。馬金特冷然曰。以吾思之。汝或爲新來之甲必丹。曰然。吾爲甲必丹馬汝。新由他處遷擢。

至此。此間法律。實抑仗議董維特。厥功甚偉。殊令人欽倒。馬金特作獮笑曰。吾人法律。吾人自能保之。初無需乎舶來品也。公不過受政府之雇用。以殘殺同胞者耳。馬汶聞語。亦不與辯。吸其酒。起身欲行。無意中忽見麻古多。則詫曰。不圖此間又遇舊相識矣。麻古多悻然曰。忘哉。吾胡爲識子。馬汶作冷笑曰。汝未識我。我固識汝。汝非錫加哥之麻古多乎。麻古多曰。是也。吾胡爲埋名而隱姓。馬汶曰。或者似之。麻古多乃大怒。握拳透爪曰。咄。若語。何謂耶。馬汶笑曰。毋噪。汝爲此態。殊不足以號我。實告汝。吾卽錫加哥警官。今遷職於此者。麻古多色乃遽變。厲聲曰。若卽替泰馬噴耶。馬噴亦曰。約翰。是也。汝乃尙未忘殺人之事乎。麻古多曰。止。吾安肯殺人。馬汶曰。喬那斯比冬。非汝所殺耶。噴噴。吾今始思之。然其人實與汝有益。蓋如其人更延一刻不死。則汝身被繯縲矣。今則證據已泯。汝仍可以自由出入於錫加哥也。麻古多曰。予居此正樂。何必再入鬼窟。

馬汝曰。此亦任汝。惟汝此後。苟能改其宿昔之行爲。則吾亦不復與聞汝事。非然者。則汝慎之。吾行矣。孺子晚安。又向馬金特曰。議董。明日更見。遂推門自去。馬汝既出。而麻古多之英雄立顯。當彼來時。衆即以錫加哥事爲問。而麻古多輒一笑置之。一若此種勳榮。不必當衆旌表者。今忽由此警察口中。宣布而出。衆人乃益崇拜。以爲馬金特而下。無第二人矣。乃爭前握手。且舉香檳爲賀。麻古多雖善飲。然是日設無司克拉扶之歸者。則此蓋世之英雄。亦且高臥於酒桶中矣。麻古多入會之日。爲禮拜六夜間。會中乃開特別會議。集者凡六十餘人。但以全數計之。僅不過六分之一。蓋負鳴騶會尖至多。總計會友。當在五六百人之間。顧不集合。各有會場。惟有事時。則可以會友交換任事。此蓋會中定例。必令他會中人行其所事。庶不致易破獲也。此次會所。即在酒肆後空室之中。係特備作會議用者。中列長案。置酒餅玻璃盞無數。馬金特盤膝據中座。冠黑

絨平頂之冠。以紫色花巾披之肩際。厥狀大似縹髡之嗉誦。醜態可哂。座之兩旁。則爲會中高級之徒黨。胸前雜懸徽章。以爲標識。殘酷而美頤之苞而溫。亦時復露其面於稠人之中。此輩以年長者居多。極類已過值年之惡煞。雖不噬人。而凶殘之氣。仍時見於面。更下。則咸爲少年。自十八歲至二十五歲不等。血氣旣旺。殺人乃不眨眼。每犯一罪。猶自相爭不已。爭自認爲罪首。以爲此乃至榮耀事也。往者彼輩犯罪。猶有所隱避。今則公然無諱。蓋視警察已如黔驢。更無所用其懼。卽被獲。亦有高等之律師。出爲辯護。故十年以來。竟未嘗有一事受法律之裁判。故視法律亦虛設。就其心目中覘之。則惟懼被害人耳。蓋因獸猶鬥。或者轉爲所戕。亦未可知也。麻古多旣入。將至會場。遂有二人出曰。身主命令。新會友當罨目束臂而進。麻古多許可。遂有二人近前。去麻古多衷衣。踝而縛之。又以黑巾直罨其頭。惟露鼻尖。乃扶之入室。麻古多旣無所覩。乃側耳

而聽。頃之。馬金特遂抵聲語曰。約翰麻古多。汝爲菲力門舊輩乎。麻古多點其首。又曰。汝會尖爲錫加哥二十九號乎。麻古多又點其首。馬金特曰。朋友。黑夜旅行。乏味殊甚。麻古多曰。然。生客尤甚。曰。黑雲彌天際矣。麻古多應曰。將有風雨。於是馬金特向右左曰。衆意滿乎。馬金特語出。衆切切議不止。似皆以爲可。馬金特又曰。麻古多。汝固吾道中人。但有一事。今須加之汝身。卽亦吾會中特別禮節。汝能無懼乎。麻古多曰。能之。馬金特曰。然則汝可向前一步。麻古多方欲舉趾。忽覺眼前有一鋒利之物。適當其目。苟稍動者。勢必刺眶而入。顧亦無懼。逕舉步而前。足甫舉。而刃竟退去。似聞滿堂均發讚美之聲。馬金特曰。佳。汝胆誠巨。但此事猶未足。須汝少受痛告。汝能之乎。麻古多曰。吾死且無畏。乃畏痛乎。馬金特曰。然則姑爲試之。言次。忽有一物直熾其臂。痛乃刺心。麻古多緊握其拳。忍痛言曰。身主。卽更重者。吾能受之。麻古多語出。喝彩之聲乃四動。轟

然如春雷。霧面之巾亦隨去。雙眼條明。馬金特曰朋友。汝誠英勇。此後汝能僅守會中條約。及身主命令乎。曰能之曰。然則吾當代三百四十一號會尖全體。歡迎汝入黨。又向司克拉曰。汝可注酒。祝汝友幸福。其時麻古多之衣服亦至。麻古多接之。遂俛首視其右臂。則已烙有一印。作△形。深而且赤。衆人見麻古多俯視。則亦各捲其袖。示麻古多曰朋友。此印。吾儕亦同有之。蓋爲尖中記號。惟烙時。未能如君之勇敢耳。於是一室皆矣。

(此章未完)

第三章 (續)

酒將半。馬金特忽起立。宣言曰。今事已定。吾當宣佈生死州中第一事矣。昨者。梅頓府二百四十九尖分區。身主惠痕特來函。謂日內將有事於礦工主人安杜來理。曩者。吾人因警察之事。嘗假彼之會友二人。今當相報。吾人苟倩人往者。彼當令雪格零司格招待。凡事均詢之於彼。吾思惠痕特平時。助吾之事亦

多。今日當勿可却。執願往者。趣舉手。言時。遂有二人同舉。馬金特覩狀。似甚嘉許。舍笑言曰。黑虎考馬克。汝往必勝任。又曰。惠而司。汝亦願往耶。佳惠而司之年未二十。聞語則曰。固所願也。特無手鎗。奈何。馬金特曰。孺子乃初次出手耶。此毋慮。有黑虎爲若助。當不致僨事。禮拜六。汝可自來報到。考馬克之形狀至殘酷。黑而魁梧。故得黑虎名。至是。乃曰。身主。此次之事有獎乎。馬金特曰。安柱之家。當有金錢無數。昂首以待汝也。惠而司曰。身主。其人果犯何罪哉。馬金特曰。此則毋庸過問。卽彼會尖中人。爲吾治事。亦復如此。總之。其人已受會中之裁判而已。既而又曰。幾忘之事。蓋數日後。彼會中尙有二人來。又一人曰。身主。其人何名耶。馬金特曰。止。汝毋問。多一人知。卽多一人漏洩。朋友。願汝許我毋問。苞而溫忽。欻然起曰。身主言當。彼勃來克實有應得之罪。吾人當有以饗之。二人來。殆卽以此乎。麻古多聞語。乃私問曰。朋友。饗之以何物耶。其人遽高其

聲浪曰。饗以獵槍之子耳。汝意以爲如何。麻古多此時。槓身魔窟。惡燄高乃萬丈。遽應曰佳。吾來此。殊有幸。蓋此間實爲吾人用武地也。麻古多語出。掌聲又雷動。馬金特問曰。衆何事耶。其人起立。以此事告。麻古多亦起曰。身主苟有命令。某雖赴湯蹈火。亦決不辭。於是衆人歡乎。其視麻古多。殆如新出之日光。芒且照宇宙間也。而老成者。則以爲麻古多。究爲新進。不宜重用。乃有一人起曰。麻古多兄弟。吾殊佩君果毅。但今者已有人告奮先登。君欲往者。但能俟下次矣。麻古多曰。吾亦云然。一唯羣公之命。馬金特曰。哈拉惠之言亦當。但今晚尙有一小事。麻古多兄弟願往者。不妨與偕。麻古多曰。但吾亦不妨少俟。俟更有事。吾當再往効力。其意蓋輕此夜間之事也。馬金特曰否。今夜汝可同往。亦以見吾會中內容及其勢力。麻古多乃弗語。馬金特曰。今尙有兩事須報告。哈拉惠。請君告我。吾人存於銀行中者。至今尙有若干。以便議給琦姆康納惠寡。

婦之恤金。渠天爲會中盡力捐軀。非有厚酬。無以昭賞罰。願諸公籌之。於時又有一人告麻古多曰。兄弟。此琦姆康納惠者。實好男子。以暗殺汲痕攷克司。致中彈而死。吾人今猶惜之。麻古多微領其首。以目視哈拉惠。則此老會計員者。方以吐津濕指。翻其銀行之冊。喃喃語曰。身主。吾人經費尙充足。麥克司林特公司。願捐美金五百爲助。兄弟公司。爲數亦五百。但吾人已還之。今當令其更出巨款。否則焚其鄭重之機。蓋彼輩崛起。非此不足以制伏也。西區煤礦公司。年費亦已繳清。會中設有所需。則存款儘足應用。願身主毋慮。哈拉惠語旣。忽有一人語曰。雅區素英登。今如何矣。則又一人答曰。此老畜已遁去。且遺書致予。謂願在紐約爲一自由貢報之人。弗願居此爲礦工。致受一般強徒之欺也。吾友誠思之。目吾人爲強徒。其罪尙可恕耶。幸哉此老已遁。否則必膏予刃。問彼尙能曉舌否。對馬金特坐者爲一老人。頰微紅。靄然露茲光。至是乃起曰。敢

問會計。雅區所遣之礦產。爲誰購者。哈拉惠曰。梅頓鐵路公司曰。然則道得門及理爾之產。購者亦爲梅頓鐵路公司乎。哈拉惠曰。馬理斯是也。曰。尙有曼恩生及休門之鐵廠。又誰講者。哈拉惠曰。此則爲西節而梅頓礦務公司所購。於是馬金特起曰。馬理斯。吾殊不知此事。與會中有何關係。君乃以之爲問。吾思產主雖能易主。然終不能易地。無論如何。終在吾人勢力之下。又何必問。馬理斯曰。身主恕吾多問。但吾意此事實至要。蓋吾人之依此而行。已近十年。其目的。無非欲令此輩小資本家遠去。產業均入吾人之手。今乃以虎易狼。凡此產業。均入大公司手中。彼輩資本既足。而主人又遠在紐約。不懼吾輩恐嚇。雖吾人不妨去其經理。但朝去其舊者。而新者日夕至矣。殊於吾人無益而有害。若是。則吾會中資本。不其危乎。馬理斯語出。一座盡寂。似皆陷入疑難之境。然公理終不能勝其好殺之心。一霎時後。又復舉座狂噪。似怒馬理斯多言。馬金特

乃起曰。馬理斯兄弟。在汝意。以爲此輩小資本家。不宜過於虐待。至以窮極而遁。吾會中經費。行將無所取償。但吾則謂小公司與大公司。其資本雖有巨細之分。然其畏死之心則一也。吾人但以年常慣技待之。又何患其不樂輸款。汝不憶去歲之秋。西區煤礦公司。不願出其常年經費。吾人焚其煤窟。公司中人懼。立輸巨款。且較尋常有加。以彼例此。正復相同。又何患乎。馬理斯乃默然而坐。馬金特舉其酒盞曰。今會議已終。吾人可盡醉。雖猶有小事。不妨於散會時提議。語出。衆人乃盡舉其盞而吸。訥訥有聲。若長鯨之吞海。頃之漸醉。面上各現凶光。幾欲攫人而啖。彼輩平生。寡人之妻。孤人之子。亦已不知凡幾。覩其心肝。似爲鐵石所鑄。無復可動。所可怪者。則此輩一聞纏綿悽惻之歌聲。其心乃能立錫。與前判若兩人。麻古多之歌喉。在負鳴賽中。固稱第一。彼雖爲新來會員。但得衆人之欽敬已備。至時復舉盞相酌。麻古多酒乃大酣。馬金特忽起言

曰。今者。吾人當往訓導及姆斯太琦矣。渠爲礦區中新聞主筆。諸人當已知之。於是衆人盡點其首。雜以私訾。馬金特曰。此老畜。今益狂悖。吾當爲諸君誦其所記新聞一則。其題爲「法律及秩序」。「煤鐵礦區中恐怖」。其辭曰。邇來於礦區之中。發現盜窟。專以劫人越貨爲生涯者。已將十二年矣。近且變本加厲。無頭之案。日有所聞。彼輩本爲歐洲專制國中之亡命者。吾人憫而收之。今乃得此效果。又豈初望所及。凡此諸事。卽在東方專制國中。亦未必有是。今竟發見於光明磊落合衆國星旗之下。恥辱伊於胡底。個中黨魁。吾人已知其名。今所當討論者。抑竟張目視其猖獗乎。抑……馬金特誦至此。遽擲其紙曰。足矣。彼既敢爲此語。吾人之意將如何。衆乃暴呼曰。殲之耳。馬理斯曰。兄弟。此吾未能贊同。吾人在此。所染之血腥已多。正官少事戒抑。矧及姆斯太琦。又爲望重之人。全國信仰。有如泰斗。設果一旦推倒。行且引起全國驚怖。其結果。則吾

人自取滅亡而已。願身主及諸兄弟三思之。馬金特怒呼曰。汝乃無勇。畏首而畏尾。吾試問汝。孰敢滅亡我者。警察乎。咄。黔驢之技。久爲吾人所輕。裁判官乎。彼畏我且不暇。又安所施其技。馬理斯曰。鄰區之裁判官。或能理涉此事。馬金特乃大怒曰。汝無心肝之人。乃欲滅吾人志氣。吾知汝。汝在世已久。行將求吾以汝名登之生死冊耳。此亦不難。吾立可爲汝入之。馬理斯大驚。兩頰盡白。力舉其酒飲之。藉壯其腦。始顫聲曰。身主恕我。此後當黔。吾不敢更贅一辭。身主縱怒予。亦當憐我爲會中舊輩。而高舉其天神之手。馬金特聞語。不禁嗤盟然笑。蓋馬金特好人諛已。吵則怒立隱。乃言曰。馬理斯兄弟。汝毋懼。吾人既同而當生死以之。又舉其蓋曰。馬理斯兄弟。盡此。又向諸人曰。今夜之事。不宜過於凶殘。果殲之者。則美洲各報。立卽同聲而呼。故吾意不如薄警之已足。苞而溫兄弟。汝能擔任此事乎。苞而溫欬然起曰。能之。格安。汝可爲予助。司克拉及惠

拉倍兄弟亦不妨隨予往。馬金特曰：苞而溫。吾新來之兄弟。初已許之。不可令其向隅。苞而溫皺其眉曰：然則借往可耳。言次。以目視麻古多面。似未忘前者。議定。衆乃遂散。五人相偕出肆。因恐警察注意。乃分作數起而行。其時夜色已深。寒氣砭骨。孤星背月。熠熠似窺人隱。頂之已抵一處。遙見牆上有負鳴賽。每日新聞社數字。苞而溫乃向麻古多曰：朋友佇此。又曰：若毋懼。吾人在酒肆中。已植有未嘗出肆之證據。無慮警察駁詰。言次。逕推門上樓。僅到古多佇立樓下而待。鬚之忽有呼救之聲。直破空氣而出。樓梯亦震響。似有人亟奔而下。麻古多視之。則其人年事已多。鬚髮作花白。顛創極。已不能轉動。幾而溫諸人猶持木棍毆之不已。棍下如雨點。既而諸人均罷。餓而溫獨弗息手。舉棍曰：老人之背。嗒嗒有聲。麻古多怒。立前以手格之曰：止。若奈何欲死彼。苞而溫欲格棍不得下。乃大怒曰：鼠子。汝不過一新進會員。乃干敢預吾事。趣退。否則吾棍

且下。麻古多遽出其手槍曰。汝敢動者。汝腦漿且立迸。身主之命。不啻令汝勿死彼耶。其時。忽有一人語曰。二人毋爭。爭則捕者且至。汝不見樓上之燈。已盡亮矣。麻古多視之。果然。乃一躍出。衆亦隨之。方及街角。則報館中人聲大噪。苞而溫乃立返酒肆。告成功。麻古多亦自歸其家。

第四章

次日之晨。麻古多宿酒猶未醒。頭痛如劈。臂亦紅腫。遂作書寓其友。今日不復赴館治事。書既發。乃取一晨報。倚床而讀。藉破岑悶。其後有一條略云。記者受傷甚重。未能搖筆。故時評一欄。祇能暫付闕如。對於讀者毋任抱歉云云。更有一則。卽紀昨夜之事。然麻古多之於此事。心中正瞭如指掌。所知且較報載爲晰。故亦略而不視。但讀其結語曰。此事雖已報告警署。然一般輿論。亦無望於破獲。蓋死骷髏黨人之未嘗失敗。亦舊例然也。此事之原因。實由斯太琦每

譏警祕密社會黨而起。黨中人故乘間而施其報復。由此推想。尙有蛛絲馬跡可尋。且昨夜行凶之人。館中人已大半覩其面貌。或者凶人尙不難緝得也。麻古多讀已。不禁展頰而笑。置其報於桌。燃火吸烟。悄然作遐想。頃之。屋主婦忽以一信至。授麻古多曰。先生。此信爲一孺子所送來者。予因先生方睡。故不敢驚擾。今以呈先生。麻古多讀之。則其下并無簽名。但寥寥數語曰。吾甚願與君相見。然又不願至君所。今在蜜蠟山棋杆下待君。請君卽來。麻古多讀已。不禁起爲狐疑。使此信而爲女郎之筆跡也。則麻古多尙可懸想而得其人。顧其筆跡。獨又矯健而秀。不類婦人書。則非靄萊可知。麻古多思久。遂決意往。與其人一見。乃插其菸斗袋中。躑躅而起。蜜蠟山者。一場敗之公園也。適當鎮之中心。每屆夏時。居民恆藉爲納涼之所。今則尙在冬令。寂寞幾可見鬼。於此下望人家。全鎮俱歷歷在目。廬舍井然。更遠。則工廠與礦區。相持夾立。蜿蜒如長蛇。幾

不可以道里計。直接蔚藍之天色而止。麻古多既至。竟向一酒肆而行。肆之外。卽爲旗杆植立處。然已有杆而無旗。其下有人。叉手鵠立。麻古多視之。則卽昨夜遭馬金特斥責之馬理斯也。馬理斯見麻古多至。乃自捲其袖。以烙印示其同伴。此蓋會中定禮。麻古多遂亦捲袖示之如法。馬理斯乃曰。吾友。汝來吾甚欣幸。言此。神色至恍惚不甯。一若有無限恐怖之氣。籠罩其全身者。麻古多曰。密斯特。汝既以書予我。奈何不書名姓。馬理斯曰。先生。吾人作事。自不得不慎耳。與其授人以柄。不如不落痕跡爲佳。麻古多曰。對於人。固當如是。但同爲會中兄弟。又何必諱飾。馬理斯曰。朋友。會中兄弟。亦有良莠之分。未能一概深信。朋友。吾告汝。吾人非特所語之言。足以賈禍。卽私心所思。亦足以殺身。蓋其人之耳長也。其人匪他。卽馬金特耳。馬理斯言至此。神色至抗岸。麻古多亦正色曰。密斯特馬理斯。吾不過昨日初入會。汝今者乃卽欲問我。使我自背其盟誓。

乎。馬理斯曰。恕我狂悖。屈君來此。今既不以予說爲然。請從此別。言次又歎曰。井人之言論而禁之。馬金特毋亦酷矣。然而麻古多之胆亦殊怯。麻古多遽曰。汝語可耳。吾烏敢不聽子言。但欲我信子。或助子者。則吾不能。毛理斯曰。狡哉。汝將以我所言。供之馬金特乎。麻古多怒曰。咄咄。汝誠儉。乃以此量乃翁。是何理由。汝趣言。出汝口。入我耳而已。必無第三人聞。亦必無第三人知也。惟欲予信汝。或馬理斯曰。止。吾未必望汝信我。亦弗望汝助我。惟我今與汝語。我之性命。卽在汝反掌之中。汝欲賣汝友者。則天必知之。麻古多曰。朋友又妄語矣。吾胡爲賣汝。馬理斯曰。或者汝入會未久。宅心未如彼輩之惡。不致陷予。亦弗可知。麻古多。吾試問子。汝最初入菲力門時。抑亦知會中竟有犯罪之行爲乎。麻古多曰。犯罪耶。馬理斯曰。毋強辯。卽以昨夜而言。汝輩竟敢持械張燈。夜入人家私室。毆其老人。瀕於創死。此卽是罪。麻古多辯曰。此不過私人之

戰鬥而已。弱者亡而強者吞。公理也。烏得謂之犯罪。馬理斯曰。然則汝入會於非力門時。亦嘗料及有此公理乎。麻古多爽然曰。未也。馬理斯乃歎曰。嗟乎。吾友。當予入會於菲來台矣。非時。亦何嘗料及有此。爾時。予不過以爲慈善之舉耳。故居之無疑。又以飢寒驅人。勿能老死故鄉。不得不出而謀生活。聞負鳴賽礦產盛。故挈妻若子。來遷於此。設肆鎮中。藉謀什一之利。不幸乃爲馬金特黨人探知。強予入會。烙火印於臂間。一如汝昨晚。嗟乎。吾友。此實大辱。洩滌無時矣。其後。予心終覺有所疚病。故不時以正言規之。不特不蒙採擇。且轉遭斥責。如昨夜汝所見者。吾友。吾之性命。直有如懸旌也。馬理斯言至此。以手自捧其面。嗚咽而哭。麻古多曰。汝太懦。馬理斯立續曰。懦。吾惟尙有良知。故不願見此慘無酷人理事耳。又安得謂之爲懦。嘗有一次。吾竟爲會中強逼。爲黨徒巡風於去此二十里外一小村落中。旣而諸人出手。乃盡赤。復聞孺子哭聲。嚶

哨達於戶外。傷哉此稚。尙未五齡。竟已喪其父矣。爾時。予爲黨中勢力所迫。心雖覺不適。顧亦不能不僞爲笑容。非然者。則明日之日。予卽今日死者之續。而哭其父者。又不爲此雛。而爲予子。非來特矣。麻古多。自是以後。予卽永爲犯罪之人矣。予本爲舊教徒。惟以入會之故。至不齒於神甫。毋亦可哀之甚。吾今召汝來。亦非他意。不過告汝此中內容。俾得自警。聽不聽則在汝。若予。則必乘隙他遁。此間非久戀所也。麻古多聞語。遽殺聲曰。然則汝亦欲向警署中告密乎。馬理斯噫聲曰。上帝鑒之。此吾烏敢。吾但有此念。卽足殺身。乃敢告密乎。麻古多曰。然則尙可恕。馬理斯曰。咄咄。汝竟甘此犯罪之事乎。麻古多聳其肩曰。甘亦未必。但汝視此事。亦未免過重。馬理斯曰。重耶。汝試下望山谷之烟。其黑。惱已可被天。然使與黨中之惡焰較。直不敵十分之一。麻古多。汝久後當知之。負鳴賽實一恐怖窟也。麻古多曰。足矣。予當識汝所言。庸俟後驗。今且行矣。馬

理斯曰。止。設馬金特詢汝以吾人私語何事者。將奈何。彼耳目多。雖纖隙事亦能知之。矧吾人已聚語久耶。麻古多曰。然。將奈何。馬理斯昂首思少頃。乃曰。得矣。吾意不如謂吾將請汝就席於吾肆中。任會計之事。故來此磋商。較爲近理。麻古多曰。佳。遂別馬理斯行。逕歸其家。午後。馬金持忽排闥至。麻古多大驚。然仍表歡迎狀。出酒饗之。馬金特執杯語曰。吾友。吾不常出門訪人。今爲汝乃破其例。麻古多含笑謝之。方欲有言。馬金特忽曰。麻古多。汝今在密蠟山與馬理斯相語。果何語耶。高金特之爲此語。至爲迅疾。兔起鶻落。幾令人不防。幸麻古多已預備。始未至失措。聞語。乃不遽答。既而忽縱聲笑曰。身主。馬理斯殆未嘗知予能助恩格兒洒姆鑄錢之事。乃欲以其肆中會計一席屈予。實則予每日在室中工作之四小時。所入殆較彼月薪爲巨也。馬金特曰。然則汝已却之乎。麻古多曰。然。馬金特曰。却之佳也。此人吾實未之能信。故亦不願汝與之相近。

汝知之乎。麻古多曰。議董。吾友不喜其人。汝勿疑予也。馬金特曰。然則甚佳。今吾暫別。

馬金特言至此。身後之門忽闢。有衣警衣者三人。探頭而入。爭以鎗指麻古多之面。其一人卽甲必丹馬汝也。麻古多突一躍起。方欲取鎗。而馬汝已進。呼其伴曰。朋友。以鎗擬其面。毋令動。吾當搜其凶器。馬金特曰止。汝胡爲捕彼。馬汝笑曰。議董。吾蓋特來謝彼。昨夜斯聞報社之記者。未致釀及慘殺案者。殆彼力也。馬金特笑曰。然則汝可趣去。不必多此一舉。蓋昨日之夜。彼方與我賭撲克。至黎明始歸。又安有暇。出而犯罪。汝苟弗信。吾可立集多人。以證吾言之非誑。馬汝曰。此則無預於我。汝可自至公堂。爲之辯護。又問麻古多曰。罪人趣行。不則予鎗且下矣。又曰。密斯特議董。請少讓。毋阻彼路。馬金特無奈。乃附麻古多耳曰。毋懼。吾當請藍來律師。爲汝辯護。又翹其拇指曰。此事如何矣。其意蓋指私鑄之機器也。麻古多搖首示無妨。其時馬汝已攫得麻古多之

手鎗。遂呼其伴曰。朋友。可以鎗對之。彼敢動者。可擊殺之。吾當入室一爲搜索也。言次。自入室去。然犯禁之物。麻古多已預先掩埋。仍不可得。乃出而引麻古多以去。麻古多既入獄。則苞而溫諸人已先在。時方轟酒。絕不類犯罪。蓋死骷髏手臂之長。其勢力直可探入獄中也。次日復審。果以無證可據。盡行釋放。馬金特且進爲證人。謂昨日之夕。麻古多諸人。實方賭於其家。安得出而犯罪。原告理屈。遂自退去。觀者盡笑。惟一人獨怒容曰。可惡之罪人。今又脫羅網矣。然終有一日。盡入吾人之手而置之死地也。

第五章

自是之後。麻古多之聲譽乃益震。蓋凡人於入黨之初。卽立大功。且呈其身於法庭之上。受裁判官之詢問。在歷史上實未多覩。有之。要自麻古多始耳。馬金特亦自幸得人。制麻古多直如獵狗。拉其轡乃不敢稍放。惟恐其稍縱而卽逸。

者。故於纖小之事。每不驅之出陣。以爲大將自宜獨當一面。不可與噲等伍也。然而敬之者固多。忌之者亦不少。祇以麻古多之性過鷲。笑固易。而怒亦宜。遂皆隱而不發。苞而溫亦其一也。特有一事。不能不謂爲麻古多之失敗者。蓋彼自上法堂之後。夏附特老人畏之。乃如蛇蝎。下令不許其再入門限一步。然而靄萊之情絲不殺。終纏於麻古多之身。欲俟隙有所規勸。非彼脫離於死骷髏黨中。毋因犯罪而占滅頂。一日夏附特方他出。靄萊遽往造麻古多之家。叩其門。知爲虛掩。則不禁孺稚之心頓起。思欲有所驚之。逕推門躡足以前。則麻古多方面窗而立。以背向己。目光下注。方讀一信。靄萊乃匿笑前。以手拍其肩。麻古多果大驚。立搓其紙入袋。轉身向靄萊而撲。伸手扼其喉。目光睽睽。乃如此。靄萊呼麻古多始驚覺。亟下其手曰。靄萊。汝耶。嗟乎。吾之靈魂。汝幾驚死我矣。言時。展微笑。而其面色。則仍白如死灰。時復泛作紅色。頰頰不甯。靄萊不

禁起爲疑慮曰。約翰。汝試以紙示我。麻古多岸然曰否。此吾不能。靄萊乃大疑。頰然曰。吾知之矣。此必汝寄汝情人。或情人寄汝之書。唯我。麻古多不俟言畢。立曰。吾愛。吾能以十字架爲誓。普天以下。捨汝外。實無一人。足當予愛。靄萊曰。然則汝又何爲不以示我。麻古多此時。神色已漸定。乃以手挽靄萊之臂。曼聲曰。吾愛毋恐。此蓋吾黨中書信。吾嘗爲吾友誓。不以其書信示人。故今不以其書信示汝。亦猶不以汝書信示彼等也。靄萊曰。然則汝又何爲恐駭。至是麻古多曰。吾愛汝思之。吾人所爲事。却與彼警狗之意見不同。設拍我肩者。不爲汝而爲偵探者。則我不其殆耶。靄萊不禁失笑。麻古多乃亦笑曰。吾愛。汝驚矣。容我爲汝負荊。言時。以手環靄萊之頸。吻其頰無數。而鼻而目而櫻唇。亦復親之殆遍。然後扶之入坐。笑曰。此爲予斗室中之寶座。今以居汝皇后矣。靄萊吾愛。汝心已甯貼乎。靄萊曰。嗟乎約翰。吾安得甯。汝試思。汝今之所爲。莫不觸

警察之忌。設一旦不幸。汝竟爲塔下之囚。使愛汝者。但能目擊其慘狀。而無所施其營救。其苦痛又如何哉。麻古多微笑曰。吾愛。汝言似之。然亦何至於此。實告蓋吾人此會。汝亦騎虎難下耳。靄萊立張其臂。以抱麻古多之肩。柔聲曰。約翰。然則汝趣離此。汝蓋籌之已熟。此間現狀。直無異恐怖之窟。吾父亦久已厭棄。爲今之計。吾人直不如逃往菲萊台。完菲愛或紐約爲佳。麻古多曰。黨中之臂至長。吾人縱逃。彼獨不能攫吾人之髮。而使之歸耶。靄萊曰。然則吾人逃往英倫或瑞典。蓋予無他望。但願早離此恐怖窟耳。麻古多聞語。忽憶及馬理斯之言。則曰。吾愛。吾聞此新名詞。於今實已爲第二次。以此視之。則黨中恐怖之黑影。籠罩於全村中者。實非淺矣。靄萊曰。豈特非淺。苟死骷髏。一日不消滅者。吾人直無撥雲見天之一日耳。麻古多曰。可憐哉。女郎。我今與君約。更六月之後。吾必能離此。蓋今者有如騎虎。殊欲下不得也。靄萊乃大喜。似於此希望之。

中。已得一線端倪。故歸時。亦不復如前之鎖其愁眉矣。

死骷髏黨之傳播於美利堅。實至廣漠。雖馬金特亦且不能詳知。身主之上。更有一人爲之管束。其人曰義文司泡得。身軀至瘦小。鬚已頽白。而目光絕銳。雖強項如馬金特者見之。亦復退三舍。其居爲撲得斯園。然不嘗出。故麻古多自入黨以來。見之者僅三次耳。一日。司克拉忽以一信示麻古多。蓋馬金特所寄來者。略謂兩日之內。義文司泡得處將有人來。以後肆中人過多。不能祕密。故將假麻古多家。爲僑寓之所也。是日之夕。二人果至。其一人曰勞婁。年事較長。兩目時露兇光。彼嘗自言。殺人者蓋已十二次。其一則正幼。不過弱冠。其名曰安柱。然殺人亦已三次。二人之性。均簡默無倫。不嘗作語。特於酒酣耳熱。自述其平生之功績時。則又慷慨如國家大偉人之自述。其一生之歷史。麻古多因請曰。勞婁兄弟。君此來果欲殺夾克腦克斯耶。果若是。則吾亦欲得而甘心之。

勞婁曰否否。此人去死尙遠。麻古多曰。然則海門忒洛司耶勞。婁仍搖其首。麻古多曰。然則吾殊不能知矣。但吾儕固兄弟。汝又何必諱。勞婁曰。烏云乎諱。但此種事。終以少一人知。卽易一步進行也。麻古多兄弟。願汝恕我。言次。以刀割牛排而食。蓋此輩皆戒酒者也。一日之晚。已屆行事之期。麻古多忽發奇想。思必欲得其究竟。躡足呼司克拉醒。同起着衣。則見此殺人未嘗眨眼之二魔星。已袖其電筒。開窗外躍。直向街之彼端而去。積雪沒其踝。乃不少減其速度。麻古多略不猶疑。立偕司克逕出。逕踵其後而行。麻古多之家。本去鎮之邊界至邇。故不一刻。卽已出鎮。遙見路燈之下。有黑衣者二人。鵠立而待。見勞婁二人。則立互爲暗號。合行向老鴉山而去。此山本爲礦產最盛所。其經理曰鄧恩。膽大而心細。故處此恐怖窟中。而廠內事務。秩序井然。麻古多見勞婁折道向北以行。則不禁私點其首。知鄧恩之命運已矣。行行久之。天已漸白。道中時有工

人一小隊。合羣而行。麻古多遂與司克拉雜身於人羣之中。令人不致注目。已則仍時時視勞婁等不已。此時忽有汽笛之聲。直破空氣而出。蓋召廠中小工。告以工作之時已至者。麻古多遂側行上一礦渣所堆之山。司克腹從之。放眼一視。則見工人無數。咸皆坐於引擎之處。以面向日。張雙手於叻。呵氣取暖。勞婁諸人亦儼然在其中也。既而工程司曼西出。吹其叫鞭。衆乃大亂。爭趨升降之機。將入礦治其工作。其時忽有一少年至。蓋卽經理鄧恩。氣概矯然。望而知爲腹有經濟者也。既行盡引擎。忽見勞婁諸人。正向陽而坐。面目爲高領所遮。都不可見。鄧恩不禁大駭。覺喉間已爲死神之手所握。不可得釋。頃之。乃曰。若儕何人。安柱不待其語畢。立躍起。對其胸一鎗。鄧恩胸乃立洞。力以雙手自捧其創。尙欲向前。而第二鎗又至。鄧恩遂立斃。曼西覩狀。大怒而爲暴呼。招其工人。欲與諸人決鬥。願勞婁殊不慌迫。舉鎗向諸人之頭上而射。衆受擊。乃

東西四竄。及驚魂定後。則一般惡犯。早隨朝霧而散矣。而血泊之中。則又多一人。蓋工程師曼西也。司克拉觀此血戰。神氣不禁喪沮。蓋彼自入會以來。目覩殺人之事。今實爲第一次也。歸途之頃。乃語麻古多曰。約翰。今而後。負鳴賽又將多一哭聲矣。

是日之夜。馬金特復大開晏飲。慶祝同黨兄弟。蓋其本部同亦有一事。適同時告成功也。先是謀登府有富翁曰海兒者。擁產之巨。直可甲於美利堅北部諸省。但其治下甚嚴。恆不許工人飲酒濫賭。否則罰無赦。於是一般無賴之被黜者。嚙之乃特甚。以其所苦。訴諸馬金特。求爲仇復。馬金特者。豪俠士也。聞語立怒。定海兒以死罪。遣苞而溫率二人往。俟之於山頂者兩日。直至薄暮。始見其人。駕馬車而來。苞而溫乃曳之出。饗以手鎗。而其人遂棄其命。事後歸來。論功行賞。苞而溫居第一。大受衆人之歡迎。馬金特且遜之上座。以爲一般人模仿。

但有一事。吾書亦不可不紀者。蓋當苞而溫以鎗飲海兒時。復有馬車一輛。緩緩上山而來。坐者似爲夫婦。苞而溫亦欲死之。而尙有兩人。則謂不宜濫殺無辜。遂並赦之。此時酒旣半闌。苞而溫遂復言此事。至再至三。其狀直有如邊疆大將。立不世之勳。旌旗影裏。告諸人以成功也。衆聞語。有贊其勇者。有謂其不應此乘車之夫婦者。而馬金特獨默。蓋彼心中又在計算一人矣。酒闌人散。馬金特私指麻古多之肩。引之入一私室。卽麻古多與馬金特相見之處。馬金特乃微笑曰。孺子。今吾有事需汝矣。麻古多喜曰。果耶。馬金特曰。然。其人曰。惠而考克斯。嘗任軍官多年。故至勇悍。遍身皆有白毛。鬚鬣如野人。平日握其手鎗不去掌。見人卽發。故最難力取。唯夜則藏之桌中。與其妻女同室。此外尙有一人爲護。故欲刺之。亦至難。汝果往者。則可以炸藥置其家。炸之。務使勿留一人。麻古多曰。特是其人果犯何罪。乃須受此酷。馬金特曰。烏得謂酷。彼固嘗

以鎗死吾黨中兄弟卡拉惠也。麻古多。汝敢往乎。苟怯者。則吾將另遣他人。麻古多曰。否。否。吾烏爲怯。吾必往。但須寬假時日。吾將一探其門巷。馬金特曰。其家爲鐵柵之十字路口。距此固至邇也。盟古多諾。馬金特乃與握手爲慶。曰。孺子。苟惠而考克斯亦爲吾人所敗者。則吾人更無所掣肘之時矣。三日後。麻古多遂負其藥囊向鐵柵而行。是夜天氣尙和。微風起自西北。涼雲抱月而飛。麻古多默聽久之。知屋中諸人。均已睡熟。遂插藥引於藥囊之中。藥之逕返身而退。伏於溝次。瞬息間。卽聞有絕大之聲浪。直塌天而下。惠而考克斯一家。竟葬火中。著者曰。麻古多此次之功勳。在罪孽史中。直可以金字書之矣。孰知消息傳來。此美滿之功勞。竟成虛望。蓋惠而考克斯以鑒于前車之覆。不願再居于。此。于一月前。已徙其家他去。麻古多所炸者。蓋空居也。麻古多乃怒曰。鼠遁耶。然吾則獵狗也。又烏容其遁。此事可付我。我必能了此一事。數日後。果報紙喧

傳。謂惠而考克司而爲人所狙擊。中鎗而斃。兇手尙未獲。然黨中人則固知其爲麻古多也。自是之後。死骷髏黨之威名益震。而恐怖窟中之陰雲亦益盛。殺案累累。幾於無日無之。然凡此諸事。尙猶小者。以之較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夏季之事。則直不足言矣。

第六章

死骷髏黨自得麻古多後。勢力乃益盛。而麻古多之聲譽亦益震。當其閒步過負鳴賽時。每有多人以咒罵代歡迎。蓋因獸猶鬥。矧負鳴賽之居民乃爲人耶。以被逼之故。乃時欲躍躍一試。以爲反抗。其詈麻古多者。亦卽挑釁之一端耳。死骷髏黨中。亦時有謠言傳入。謂極姆斯太琦之每日新聞社中。邇來每有多人。爲祕密之集合。謀與馬金特相抗。而鎮中居民。則且各備軍械。以爲聲援。此消息既傳入馬金特耳中。馬金特乃大笑。謂此輩直有如草上游魂。安能持久。

當數年之前。彼輩亦不嘗集黨陰謀。以圖復仇耶。而今又何如。馬金特之言既如此。麻古多諸人遂亦同聲和之。以爲身主之言。實至當也。禮拜六下午。爲黨中集會之期。麻古多方自其家更衣欲出。馬理斯忽歎然至。眉間似鎖重憂。遂皺爲深結。向麻古多曰。吾友。汝能假我一分鐘之時間。與君一開談判乎。麻古多曰可。馬理斯乃以手自撫其胸曰。吾友。吾此間乃有一祕密在。久久不能去。卽吾心肝亦將被焚而錫。麻古多曰。然則曷以告我。馬理斯曰。我豈不欲告人哉。但告之黨中。必又有一番至慘痛流血之事。然不告。則吾人亦必被彼輩一網打盡。而無一幸脫。嗟乎。吾親愛之上帝佑予。吾今者實智窮而力盡矣。麻古多曰。然則可趣告我。我必不汝洩。馬理斯曰。吾可以一語了之。蓋吾人已有偵探蹤跡之矣。言次。全身顫動不已。以手自捧其面。麻古多不禁嗤然笑曰。馬理斯汝殊慎矣。夫偵探之蹤跡吾人。又豈僅今此一次。然其效果何如哉。汝乃偵

得如此驚恐。馬理斯曰。嗟乎吾友。蹤吾輩者。果爲當地之警察。吾輩又何必恐。特今者乃爲品格登之偵探社中人也。品格登社中之偵探。其名汝當亦知之。凡物與事。苟不爲彼輩注意則已。設一旦而爲彼輩所認爲目的者。則此目的無不立時破敗。此實屢經而屢驗。初非予之誑語也。麻古多曰。然則殺之可耳。馬理斯曰。麻古多。吾固知汝必爲此語。卽汝黨中人。亦莫不以此念爲前鋒。特凡人因我而喪其性命者。吾雖死。靈魂終弗能安也。嗟乎上帝相我。吾實不知其所可矣。言次。坐於一椅之上而哭。麻古多夷然曰。馬理斯。汝曷由知此事之內容。馬理斯曰。吾往者不嘗告汝。謂我於未來負鳴賽之前。嘗居東方乎。此事卽吾友所函告予者。今信在此。汝可讀之。麻古多乃接書讀曰。該汝黨中之事如何矣。此間已有公司數處。合力以謀抵制。且已倩品格登之偵探曰愛德華者。前來探訪。茲已得手。不久死骷髏卽當失敗。故吾人深信一月之後。負鳴賽

其中之迷霧。行且悉行消滅矣。與麻古多談已。胸襟忽然開朗。似大雨之後。忽見蔚藍天色。乃曰。馬理斯。吾知之矣。但汝友以此書致汝時。亦嘗以書致他人乎。馬理斯曰。或者未必。彼亦不過得此消息於商業中。固未知其細也。麻古多突躍起曰。是矣。彼老悖平素慣設阱以陷人。今吾亦當令其自陷。馬理斯。汝卽以此事委我可乎。馬理斯曰。感甚。吾固求之而不得也。特汝將殺此偵探乎。麻古多曰。此則汝可不必過問。吾但不提汝名可耳。今汝可自去。靜待好消息也。馬理斯乃蹣跚起。惘然出室。且自語曰。天乎。今又見一人。從吾之手而死矣。天乎。赦予。麻古多曰。馬理斯。以自衛而致人於死者。不得與殺人同語。汝可無慮也。言次微笑。而其顏色則殊忸怩。揣其意。殆以懾於品格登之名。而遂爲憂慮也。馬理斯既去。麻古多乃返身入室。凡黨中書札。悉聚而燬之。且散其灰。使不留一絲痕跡。然後取冠出室。折道向夏附特之家而行。麻古多者強項人也。彼

久已爲老人所屏。然輒不從其命。每伺隙。必往見靄萊。今者往。已第三次矣。靄萊既應門出。迓麻古多入坐。既而詫曰。約翰。汝奈何色變至此。豈有如何之危險耶。麻古多曰。吾愛。危險果有之。但吾尙能立爲捍御。可不必急。唯汝不嘗許我。謂此後有事。汝當隨我以行。而我亦許汝。於此五月之內。必捨此以往乎。吾愛乎。今其時矣。靄萊喜曰。果歟。安得勿確。蓋此次之事。爲兆至險。無論成與不成。但吾身必終爲犯罪之的。不能再出現於此間。故予不能不借汝同遁耳。麻古多語既。遂出赴馬金特酒肆。至則衆人已集廣室。雪茄之烟氣。氤氳一室。苞而溫與哈拉惠適夾馬金特而坐。見麻古多至。則皆曰。麻古多兄弟。君來正佳。蓋蘭特方與愛根爭功。乞君一判決耳。麻古多舉其手。正色曰。身主聽予。今予有一事。爲諸君報告。惟諸君籌之。蓋予昨從夫人處得一消息。彼品格登之偵探。竟敢踪跡吾人。伺隙以爲傾軋也。麻古多語出。衆乃立寂。互竊竊相耳語。

馬金特曰。兄弟。汝得此消息。亦有證據乎。麻古多曰。有之。言時。乃取馬理斯之函而誦。特匿其名不言。誦已。衆私議。乃益劇。麻古多揮其手曰。衆母噪。彼愛德華之爲人。吾固識之。諸君苟許爲我助者。則一鼓而殲之。亦反掌事耳。馬金特曰。汝識之耶。曰然。馬金特曰。識之亦佳。但彼輩偵探者。黔驢耳。吾儕又曷懼。衆兄弟試思之。彼偵探者。果能得吾黨中如何之證據乎。麻古多曰。此亦未可必。蓋人心不齊。有正亦有邪。而愛德華之能力又偉。安知其不以金錢之勢力。買吾黨中祕密耶。但吾則有一策。可以補救。苞而濫曰。吾意。則以不令其生離。負鳴賽。策爲最佳。麻古多曰。苞而濫之言當也。但欲死其人。亦非輕易可舉。身主果欲聽吾之策劃者。則請盡退諸人。蓋此雖爲吾會中公事。然亦以少一人知爲妙也。衆聞語果退。惟苞而濫。哈拉惠等七人留。麻古多曰。身主聽我。予今言此事矣。愛德華之爲人。至精銳而有膽。吾嘗見之二次。一次在火車之中。彼自

稱曰惠爾生。居哈柏生園。爲報館中新聞記者。且以言餽予。謂苟能告以黨中之祕密者。則彼必以重價購之。馬金特曰。然則汝嘗語之乎。曰。吾曷爲語之。然吾當時。則猶以爲彼之探聽祕密。殆欲實報中之登載耳。頃之。車既抵站。予乃與之分道而行。迨事已。折赴電報局。則其人已在。方付電費。見予亦不爲禮。逡蹠自出。電報生目視其去遠。乃乎予曰。先生。汝視之。此電報果作何解哉。吾乃竟不識其一字。予視之。則其狀有如蚪蚪。蓋密碼也。而其署名。則爲愛德華。然予當時。猶以爲其人殆致其報館中者。而今則知其非。蓋電報生語予。謂其人必來此發電一次也。馬金特曰。是矣。此電必致品格登可知。特爲今之計奈何。麻古多曰。爲今之計。吾可於明日赴哈柏生園。親見其人。告以予實死骷髏黨中人。爲身主所辱。故不願再留。今特以祕密來售。苟能出重價者。則可於晚間十點鐘來吾所。視一切祕密。吾知彼欲得祕密之心熱。必入吾彀定也。

馬金特曰。吾親愛之兄弟。此後之事。又如何曰。此後之事。則君輩可自爲計。吾所居地。冷而僻。屋主婦又聾且聵。同居惟司克拉一人。必不致僨吾人事也。馬金特曰。然則其人者。殆毋望生出矣。言次。格格縱聲而笑。又曰。麻古多。汝責引之入室已足。此後事。吾儕當勉任其勞也。

第七章

麻古多所居。適當鎮之極邊。冷且僻實。有如麻古多所言者。蓋一天造地設之犯罪處也。若今者所欲死之之人。不爲愛德華而爲另一人者。則但一鎗已足。固不必費如許周折。特愛德華者。品格登之偵探也。死骷髏中之祕密。爲彼所握。究有幾何。死骷髏之命脈。究已否危險。凡此諸事。皆馬金特等所欲自其人口中而知之者。則又不得不借僻冷之地。而一開其審鞠矣。是日之晨。麻古多果赴哈柏生園。途次復與馬汝相遇。喃喃詈不休。麻古多不顧。掉首進行。旁晚

時。麻古多果來見。身主於酒肆中。馬金特時方默坐。長而且重之金練。圍其股際。燦然作黃色。領上鑽石。亦復自其虬髯之鈿。熠熠作光。彼平日之日。固自昂首天外。生殺與奪之權。唯彼操之。然今者則亦不禁默默而爲深思。覺有牢獄之門。直自平地湧出。逞耀於其眼簾。見麻古多入。則曰。事定乎。曰。定矣。馬金特曰。吾不知其人所得吾黨祕密。究有幾何。設彼竟在數日之前。已報告其會中。鑄成鐵案。則大錯已定。吾儕殺彼。豈非徒勞耶。麻古多曰。吾意思之。彼所知者。必不甚多。蓋以吾人衆志如城。又誰肯洩漏。致爲外界所知。馬金特曰。吾所慮者。馬理斯耳。彼其爲人。鷲猾而奸。難免不爲其人之利所動。而賣吾人。麻古多。吾提及彼儉之名。吾心卽作惡。吾殊恨不倩孺子數人往。有所警戒於彼也。麻古多曰。身主卽欲罪彼。亦宜挨過今日。蓋今晚對付偵探且不暇。必不可再驚動警察也。馬金特以爲然。乃點其首不語。既而又曰。麻古多。今夜之事。實汝仔

肩爲最重。蓋吾人殺一愛德華。雖不過有如舉一鴻毛。惟負鳴賽鎮中。突然失一愛德華。而汝又適於是日至其家中。則人不將疑汝乎。麻古多笑曰。議董毋慮。此事予早已計定。必不授人以可疑之形迹。特是愛德華之爲人。最是機警。設入門之後。陡見君等。必駭詫而生決鬪。則事之敗裂。俄頃間事也。故吾之意。擬請君等六人。居於餐室。而予則引愛德華入會客之廳。俟其坐定。予復托故出。來與君輩接洽。然後更取予所僞造之祕密函件往。俟其坐而瀏覽時。予乃突前而捉其臂。以大呼爲號。君等可趣至。以速爲妙。蓋其人至強健。予恐非其敵也。馬金特笑拍其肩曰。兄弟。汝誠勞苦矣。然吾會中之感汝。當亦匪淺。言次。又自拍其椅曰。此後此椅。非君其又誰屬。麻古多亟歎謝。出而歸其家。料量晚間之事。其第一着。卽擦其蓮蓬之鎗。以待決鬪。裝拭既已。乃赴會客之廳。略爲諦視。廳身廣而長。中列長桌一。窗上護以薄紗。可以外視。在理。以此透明之室。

而爲犯罪之所。殊非所宜。而麻古多竟以爲可。誠未知其用心矣。頃之。司克拉來。麻古多告以今夜之事。司克拉乃蹙其額曰。奈何殺人於是室耶。麻古多曰。汝懼者。則汝今夕可不必歸。俟事定再來如何。司克拉亟曰。謝君。實告汝。予心非不欲助君等。特予一生。未嘗慣見流血。故不覺中心惴惴耳。今汝既許我勿居於此。則予感謝匪淺矣。

晚間之九句半鐘。馬金特等七人。遂咸集於麻古多之家。其中以馬金特之狀貌尤爲獷惡。次之則苞而溫。黑虎考馬克與惠拉倍弟兄二人。則皆各擦其拳以待決鬥。哈拉惠與卞特。黨中司會計與財政者也。是夕亦在座。爭以酒自澆其胆令壯。既醉。兇態乃益露。目瞶瞶四視。幾欲擢人而食。凡此七人。其以手染血者。殆毋慮十餘次矣。頃之時鐘已鳴十下。寂靜中微聞叩門之聲。凡三次。麻古多抵聲曰。毋噪。至矣。言次自去。馬金特諸人乃屏息以聽。微聞有二人步履

之聲。行入隔室。絕似闔門之聲。黑虎考馬克曰。謝上帝。暴徒至矣。吾……馬金特不待其語畢。立伸巨掌。捫其口曰。禁聲。考馬克默。麻古多乃彳亍而進。以一指自掩其唇。令衆勿聲。態度沉毅。儼然大將之臨前敵。馬金特曰。兄弟。愛德華已來乎。麻古多聞語。色遽變。殺氣被面如霜雪。厲聲曰。咄。誰爲汝兄弟。予卽愛德華也。此語既出。室中乃陡寂。一無聲息。但爐火之上。瓶笙沸如怒潮。如是可五秒鐘。麻古多身後。突又有一人現。以槍指馬金特。則甲必丹馬汝也。苞而渴乃立起怒呼。顧呼聲未已。而四窗竇之玻璃。乒乓盡碎。森森槍管。直自窗外探入。可四十餘支。苞而溫雖勇。至此亦不禁意消而魄散。仍頽然就椅坐。麻古多乃言曰。此間荷槍之士凡四十。均莫不欲得汝輩之腥血。以滌其槍管。汝儕試計。以四十人敵七人。汝儕固誰。又可得生望者。苞而溫毋動。動則吾槍貫汝腦矣。又曰。馬金。將爲我收其兇器。馬汝趣語汝。盡收其槍械而堆之門外。麻古多

笑眞曰。議汝。汝今爲我禽矣。惠待予恩汝多。予今亦當爲汝儕。略述我之生平。他蓋予非人。卽品格登社中人員。愛德華也。當予之來。實受西煤礦公司之所托付。特來禽汝。臬渠爾時。予尙未肯深信。以爲世界上之黨會多矣。然安有如此。至無天理着。惟以旣受人托。亦不得不了其事。乃預先至錫加哥投入菲律賓會中。然後僞作逃犯。逃入負鳴賽。來投於汝。見汝儕所爲。乃始深信。知他人所告我者。蓋非調語也。實告汝。吾平生實未嘗殺一人。並私鑄一先令。曩所告汝者。皆僞耳。卽予所便給汝輩金錢。亦莫不產自國家。何嘗出我私鑄。所以浪費而不卹者。不過欲以蒙絡汝儕。而成我功耳。今功成果矣。視汝儕此後。尙敢作惡否。麻古多言至此。乃展顏而笑。以手自撫其槍。旣又曰。然自吾入黨後。汝儕所受之損失。殊亦不少。汝輩今可以悟亦彭太斯之所以遁。意米斯之所以不死。與其他種種之故矣。唯煤礦中槍殺其經理及工師一事。吾目覩而不能

救。吾所深感耳。然吾今者已爲復仇。則死者之目。或得少瞑。議董珍重。吾人行再相見也。言次自去。馬金特被禽之明日。從負鳴賽開往錫加哥之火車中。忽來少年男女二人。同向錫加哥而去。伊何人。卽愛德華與靄萊是矣。二人既至錫加哥。夏附特老人亦至。乃結婚於禮拜堂中。有情人成了眷屬。愛德華心願自此了矣。而孰知事有出於意外者。遂使愛德華日處於危險之中。而無一刻之寧帖。蓋馬金特此時。雖已定死罪。而苞而溫與惠拉倍弟兄三人。獨以賄得免。僅定十年禁錮之罪。此外五十人。則皆流配有差。夫十年之光陰。固覺其久。若在平常言之。則亦轉瞬間事耳。苞而溫諸人既得釋。乃互相嚼血立誓。誓殺其仇。雖死勿怯。既知愛德華方居錫加哥。遂尋蹤而至。愛德華覺之。乃易各挈其妻遁於加利福里。而孰知苞而溫諸人仇讎不已。復尋蹤而至。瀕愛德華於死者二次。而靄萊復以疾死。愛德華乃大懊喪。又易名爲道克洛斯。與其友勃

克開礦於荒山之中。遂因之大富。既而苞而溫諸人。又追蹤至。愛德華乃捨其及。遁至英倫。遂於密昔司道克洛斯遇。而結婚焉。至其結果。則卽如上卷所述。讀者已知之矣。

第八章

道克洛斯之案既白。法庭以道克洛斯以自衛而殺人。故不爲罪。略一審詞。卽釋放。福爾摩斯乃以信致其夫人。勸速離此遠行。不然。尙有大禍。道克洛斯從之。遂擇日趁輪向南斐洲而行。兩月以後。吾人亦且忘此事矣。而孰知詭異之事。又復蹤跡而至。蓋於一日之晚。吾人忽得一匿名之函。其辭曰。很嗟乎福爾摩斯。嗟乎福爾摩斯的字跡至草率。既不簽名。亦無住址。予視竟。乃不覺大笑。而福爾摩斯忽復正容。拈此片紙。反復諦視。若甚有關係者。乃諦視未已。而屋主婦忽排闥入。謂有人欲見福君。福方欲答。而其人已越屋主婦之前而進。面

目憔悴。若重有憂者。視之。則勃克也。福曰。密斯特勃克。殆賚得惡消息來歟。勃克詫曰。汝豈已得其電報歟。曰否。吾未得電報。僅一信耳。勃克無語。但以一電報授福爾摩斯。其辭曰。船抵希零納島口。吾夫忽爲大風吹入海中。唯其如何墮海。則未有人知。其下署名爲密昔司道克洛斯。福爾摩斯視已。乃言曰。勃克。此消息尙未確也。風縱大。安有能吹人落海之勃克斯。然曰。殆爲人所謀殺歟。福點首。勃克斯恨曰。可憐者吾友。……然而死乃髑者亦殊可惡。福曰。否否。此必非死髑體所爲。夫犯罪之事。亦猶畫也。識畫之人。但須一見此畫之落筆。卽可料知繪此畫之主人。今吾之探案。亦正猶是。密斯特勃克。實告汝。殺道克洛斯者。大教師馬利亞德也。蓋此等暗殺之法。殊非斲輪老手。不能辦也。勃克益詫曰。密斯特福爾摩斯。君語吾乃不解。夫道克洛斯之死。死髑體黨中人爲之祟耳。與馬利亞德奚事。福爾摩斯曰。實告君。此事之起原。雖爲死髑體黨中之

人。而其結果。則馬利亞德實爲之主耳。此事之線索。吾實德自其手下大將曰包洛克者。蓋死骷髏黨人雖兇滿。然於英國地理既疎。勢力亦薄。乃不得逞。然而惡心未消。乃改計而求於此殺人之魔王。當其初。馬利亞德殆猶小視此事。故但遺其屬將。往而行事。事竟失敗。乃不得不自出首。以爲憤然一擊之計。特是愛德華不幸。竟以是死矣。勃克。汝不憶我曩者對密昔司道克洛斯之言乎。曰。危險之來。正恐較今爲甚。今不幸驗矣。勃克暴怒曰。福爾摩斯。然則汝卽無力對付此魔王乎。嗟乎福君。吾甚願汝出手。與彼一爲較量。使吾儕黎庶。得以安甯也。福爾摩斯點其首。目光赤然。俯視地毯不瞬。

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再版

福爾摩斯偵探奇案 **恐怖窟** (全一册)

(定價大洋一元四角)

原著者 科南達里

合譯者 常覺·小蝶

出版者 春明書店

發行者 春明書店
中央書店

代售處 上海及各省 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
星

總

7157
249043

87

249043

